

寓意草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新建喻嘉言先生著

寓意草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寓意草自序

聞之醫者意也一病當前先以意為運量後乃經之以法緯之以方內經所謂微妙在意是也醫耽無意而淺深由是  
枘鑿由是徑庭由是而病機之安危倚伏莫不因是意之凝釋剖判荒茫顧不危耶大學誠意之功在於格致而其辨  
尤嚴於欺謙之兩途蓋以殺機每隨於陰幽而生機恒在於粹白莊周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萬一肺腑能語升墜可  
憐先儒人鬼闕之辨精矣昌謂醫事中之欺謙即眾人之人鬼闕也奈何世之業醫者輒豔而稱儒儒之誦讀無靈者  
輒從而言醫究竟無主之衷二三雜揉醫與儒之門兩無當也求其拔類者長沙一人而已代有詰人然比之仙釋則  
寥寥易於指數豈非以小道自隘莫溯三氏淵源乎夫人生驅光逐景偶影同遊欣慨交心況於生死安危忽懷僥倖  
芸芸者物也何以不格昭昭者知也何以不致惟虛惟無萌於太素者意也何以不誠格一物即致知尚恐逐物求知  
乃終日勘病不知病為何勞而欲生其意之隨舉隨當也不亦難乎昌於此道無他長但自少至老耳目所及之病無  
不靜氣微心呼吸與會始化我身為病身負影隻立而呻吟愁毒恍惚而來既化我心為病心苟見其生竇欲其可而  
頭骨腦髓捐之不惜倘病多委折治少精詳早以內照他病未痊我身先瘁淵明所謂情無假以故不能廣及然求誠  
一念歛於生死輪上寂寂坡迴不知者謂昌乃從紙上得之夫活法在人豈紙上所能與耶譬之兵法軍機馬上且不  
能得況於紙上妄說孫吳但令此心勤密在先冥靈之下神挺自頤邇年先議病後用藥如射者引弓預定中的之高  
下其後不失亦自可觀何必剜腸潑肺乃稱奇特哉不揣欲偏厯名封大彰其志不謂一身將老日態日紛三年之久  
不鳴一呂幸值諫議國臣胡老先生建言歸里一切修舉愚從朝廷振興化育起見即昌之一得微長并蒙格外引與  
參定俚案之近理者命名寓意草捐貲付梓其意欲使四方周覽之士大破成局同心懇痛以登斯民於壽域而為  
聖天子中興變理之一助云然則小試寓意豈易易能哉

崇禎癸未歲季冬之月南昌喻昌嘉甫識

寓意草目錄

先議病後用藥

與門人定議病式

論金道賓真陽上脫之證

金道賓後案治真陽上脫之證

辨袁仲卿小男死證再生奇驗并詳誨門人

辨黃長人傷寒疑難危證治驗并詳誨門人

治金鑑傷寒死證奇驗

辨徐國楨傷寒疑難危證治驗

治錢仲昭傷寒發癰危證奇驗

治傷寒壞證兩腰腫廢奇驗

辨黃起潛黃曙修時氣傷寒治各不同

附戴陽證

辨王玉原傷寒從餘熱并永定善後要法

答門人問將中尊受病致死之因

論內傷轉瘡宜防虛脫并治驗

推原陸中尊瘡患病機及善後法

力爭截瘡成脹臨危救安奇驗

詳述陸平叔傷寒危證治驗并釋門人之疑

面議何茂倩令嫂病單腹脹脾虛將絕之候

辨痢疾種種受證不同隨證治驗缺七

面議少司馬李萍槎先生誤治宜用急瘻之法

面議陳彥質臨危之證有五可治

論黃湛侯吐血暴證治驗

論顧枝先失血證治病機比常不同

面論顧李振乃室奇證治之奇驗

面論姜宜人奇證與爻腸不同治法迥異

治陸令儀乃堂肺癰奇驗

面議郭台尹將成血盡之病

答門人問州守錢希聲先生吐血治法

治李思萱乃室膈氣危病奇驗

辨黃咫旭乃室膈氣危證宜用緩治法果驗

面論倪慶雲膈證臨危再生奇驗

論吳聖符文學單腹脹治法

面論大司馬王岵翁公祖耳鳴用方大意附答東

直敍王岵翁公祖病中垂危復安始末

直推王岵翁公祖病後再候貽患

直敍立刻救甦劉筠枝不終其用之故

面論徐徵生將成瘻瘍之證

論江沖寰先生足患治法

論錢太封翁足患不宜用熱藥再誤

論浦居塾喘病療治之法奇驗

辨江鼎翁公祖頤養天和宜用之藥

論吳吉長乃室及王氏婦肺病誤藥之治驗

詳吳太封翁疝證治法并及運會理勦寇之事

詳辨諫議胡國臣先生痰飲小恙并答明問

論顧明仲痞塊錮疾及根源治法

論袁聚東痞塊危證治驗

論楊季衡風發之證并答門人四問

治葉茂卿小男肺病奇證效驗并詳誨門人

議沈若茲乃郎腸癖危證并治驗

辨治楊季登兩女奇證奇驗

直敘顧謨明兩郎佈痘為宵小所誤

論劉筠翁長郎失血之證

論錢小魯嗜酒積熱之證治法不同

面論李繼江瘧病奇證

治吳添官乃母厥顛疾乃自病真大脫出之驗

論體盛絕孕治法

華太夫人餌丸方論

陸子堅調攝方論

與黃我兼世兄書

辨黃鴻軒臂生癰癧之證并治驗

論士大夫喜服種子壯陽熱藥之誤

論治傷寒藥中宜用人參之法以解世俗之惑

## 先議病後用藥

從上古以至今時。一代有一代之醫。雖聖神賢明。分量不同。然必不能舍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也。故治病必先識病。識病然後議藥。藥者所以勝病者也。識病則千百藥中。任舉一二種用之。且通神。不識病則歧多而用眩。凡藥皆可傷人。況於性最偏駁者乎。邇來習醫者。數醫學愈荒。遂成一議藥不議病之世界。其天枉不可勝悼。或以為殺運使然。不知天道豈好殺。惡生耶。每見仕宦家。診畢即令定方。以示慎重。初不論病從何起。藥以何應。致庸師以模稜迎合之術。妄為擬議。迨藥之不效。多咎於無藥。非無藥也。可以勝病之藥。以不識病情而未敢議用也。危哉靈樞素問甲乙難經無方之書。全不致究。而後來一切有方之書。奉為靈寶。如朱丹溪一家之言。其脈因症治一書。先論脈次。因症然後乃論治。其書即不行。而心法一書。層相錯雜。則共宗之。又本草止述藥性之功能。人不加嗜。又繆氏經疏。兼述藥性之過劣。則莫不懸之肘後。不知草木之性。亦取其偏以適人之用。其過劣不必言也。言之而棄置者衆矣。曷不將本草諸藥。盡行刪抹。獨留無過之藥。五七十種而用之乎。其於周禮令醫人採毒藥以供醫事之旨。及歷代帝王恐本草為未備。而博采增益之意。不大刺謬乎。欲破此惑。無如議病精詳。病經議明。則有是病。即有是藥。病千變。藥亦千變。且勿論造化生心之妙。即某病之以其藥為良。某藥為刲者。至是始有定名。若不論病。則藥之良毒善惡。何從定之哉。可見藥性所謂良毒善惡。與病體所謂良毒善惡不同也。而不知者。必欲執藥性為去取。何其陋耶。故昌之議病。非不得已也。昔人登壇指顧。後效不爽前言。聚米如山。先事已饑碩畫。醫雖小道。何獨不然。昌即不能變俗。實欲借此榜樣。闡發病機。其能用不能用。何計焉。胡白臣先生曰。先議病後用藥。真金匱未抽之論。多將燭燭。不可救藥。是能議病者。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是能用藥者。

## 與門人定議病方

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紀若干。形之肥瘦長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潤。若何聲。之清濁長短。若何人。之形志苦樂。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藥。次後再服何藥。某藥稍效。其藥不效。時下晝夜孰重寒熱孰多。飲食喜惡多寡。一便滑滯無有。脈之

三部九候何候獨異二十四脈中。何脈獨見何脈兼見其證或內傷或外感或兼內外或不內外。依經斷為何病。其標本先後何在。汗吐下和。寒溫補瀉何施。其藥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劑中何劑。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以何湯名。為加減和合。其効驗定於何時。一一詳明務令纖毫不爽。起眾信從。允為醫門矜式。不必演文可也。某年者。年上之干支。治病先明運氣也。某月者。治病必本四時也。某地者。辨高卑燥濕五方異宜也。某齡某形。某聲某氣者。用之合脈圖萬全也。形志苦樂者。驗七情勞逸也。始於何日者。察久近傳變也。歷問病癥。藥物驗否者。以之斟酌已見也。晝夜寒熱者。辨氣分血分也。飲食二便者。察腸胃平和也。三部九候何候獨異。推十二經脈受病之所也。二十四脈見何脈者。審陰陽表裏無差忒也。依經斷為何病者。名正則言順。事成如律度也。標本先後何在者。識輕重次第也。汗吐下和寒溫補瀉。何施者。求一定不差之法也。七方。大小緩急奇耦複乃藥之制。不敢濫也。十劑。宣通補瀉。輕重滑滯燥濕乃藥之宜。不敢泛也。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者。用藥最上之法。寒熱溫涼平。合之酸辛甘苦鹹也。引湯名為加減者。循古不自用也。刻効於何時者。逐款辨之不差。以病之新久。五行定痊期也。若是。則醫案之在人者。上拙自定積之數十年。治千萬人而不爽也。胡白臣先生曰。如此條理始終。智聖之事已備。

### 論金道賓真陽上脫之證

金道賓之診。左尺脈和平。右尺脈如控弦。如貫索上中甚銳。子為之駭曰。是病枝葉未有害。本寔先撥。必得之醉而使內也。曰誠有之。但已絕慾三年。服人參助許。迄今諸無所苦。惟閉目轉盼。則身非已有。恍若離魂者然。不識可治與否。予曰可治。一四求疏。未知方中之意。歸語門人。因請立案。予曰凡人佳治當前。費勇以明得意。又助之以鞠篋。五臟翻覆。宗筋縱弛。百脈動搖。以供一時之樂。不知難為繼也。嘗有未離女軀。頃刻告殞者矣。是病之有今日者。幸也。絕慾三年。此丈夫之行。可收桑榆者。但不知能之不為乎。抑為之不能乎。不為者。一陽時生。斗柄常運。不能者。相安於無事而已。夫人身之陰陽相抱而不脫。是以百年有富。故陽欲上脫。陰欲下吸之不能脫也。陰欲下脫。陽上吸之不能脫也。即病能非一。陰陽時有亢戰。旋必兩協其半。惟大醉大勞。亂其常度。二氣乖之。脫離所爭。不必其多。即寸中脫出一分。此一分便孤而無耦。使營魄不能自主。治法要在尋其罅漏而緘固之。斷鱉立極。煉石補天。非飾說也。若不識病所。而博搜以冀弋獲。雖日服人參。徒竭重質。究鮮實益。蓋上脫者。妄見妄聞。有如神靈下脫者。不見不聞。有如聾瞶上脫者。身

輕快而汗多淋漓下脫者身重着而肉多青紫皆有新貴人馬上揚揚得意未及回寫一笑而逝者此上脫也。又有入寢而遭壓身如被杖九竅出血者此下脫也。其有上下一時俱脫者此則暴而又暴不多經見者。其有左右相疎而脫者右從下左從上魂升魄降同例也。但治分新久藥貴引用。新病者陰陽相乖補偏救散宜用其偏久病者陰陽漸入扶元養正宜用其平若久病誤以重藥轉增其竭絕耳。引用之法上脫者用七分陽藥三分陰藥而夜服從陰以引其陽下脫者用七分陰藥三分陽藥而晝服從陽以引其陰引之又引陰陽忽不覺其相抱雖登高臨深無所恐發表攻裏無所傷矣。經云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正謂此也。善調者使坎中之真陽上升則週身之氣如冬至一陽初生便葭管飛矣。天地翕然從其陽使離中之真陰下降則週身之氣如夏至一陰初生便要蠣迷應天地翕然從其陰是身中原有多大樂豈區區草木所能方且萬一者耶。胡白臣先生曰言脫微矣言治脫更微蓋天地其猶橐籥理固然也。

### 金道賓後案

金道賓前案次年始見而問治焉。今再伸治法。夫道賓之病也。真陽上脫之病也。真陽者父母攝精喚一一點真氣結為露水小珠而成胎之本也。故胎在母腹先結兩岐即兩腎也。腎為水藏而真陽居於其中。在易坎中之陽為真陽即此義也。真陽既以腎為窟宅而潛伏水中凝然不動嘿與一身相管攝是以足供百年之用。惟夫縱慾無度腎水日竭真陽之面目始露大陽者親上者也。至於露則鼻汗淋漓目中有光面如渥丹其飛揚泄越孰從把握之哉所謂神魂飄蕩三年未有寧宇也。故每歲至冬而發至春轉劇蓋無以為冬水收藏之本無春木發生之基以故腰脊牽強督脈縮而不舒且眩掉動搖有風之象總由自伐其生生之根耳。夫生長化收藏之運有一不稱其職便為不治之症。今奉藏者少奉生者更少為不治無疑矣而僕斷為可治者以有法治之也。且再經寒暑陰陽有漸入之機而驗之人事三年間如處絕域居圓城莫必旦夕之命得於懲創者必深夫是以知其可治也。初以前劑治之。劑中兼用三法。一者以瀆固脫一者以重治怯一者以補理虛緩真陽散越於外如求亡子不得不多方圖之服之果獲大效於是為外迎之法以導之更進而治其本馬治本一法寔有鬼神不覩之機未可以言語形容者姑以格物之理明之。畜魚千頭者必置介類魚池中不則其魚乘雷雨而冉冉騰散蓋魚雖潛物而性樂於動以介類沉重下伏之物而引魚之潛伏不動同氣相求理通互興也。故治真陽之飛騰泄越不以蟲鼈之類引之下伏不能也。此義真與奠互通而告平成施八索以維

地脈同符合撰前案中所謂斷蟄立極早已言之矣。然此法不可賣也。賣則魚亂於下矣。其次用半引半收之法。必其次用大封大固之法。封固之法。世雖無傳。先賢多有解其旨者。觀其命方之名。有云三才封髓丸者。有云金鎖正元丹者。封鎖真陽。不使外越。意自顯然。先得我心之同矣。前江鼎翁公祖案中。蓋中加油。則燈愈明。爐中覆灰。則火不息之說。亦早已言之矣。誠使真陽復返其宅。而凝然與真陰相應。然後清明在躬。百年嘗保無患。然道賓之病。始於溺情。今雖小愈。倘無以大奪其情。勢必為情所壞。惟是精氣以自剛。積氣以自衛。精神以自王。再加平日之把持。庶乎參天之幹。非斧斤所能驟傷者。若以其時之久。而難於忍耐也。彼立功異域。囓雪虜廷。白首始得生還者。夫獨非人也歟哉。前案中以絕慾三年為丈夫行。可收桑榆者。亦早已言之矣。今以藥石生之。更不得不以苦言繼之。僕不自度量。輒以一葦障狂瀨也。其能乎否耶。胡由臣先生曰。妙理微機。一經抽發。真有一彈而三日樂。一徹而終日悲者。

辨袁仲卿小男死症再生奇驗并誨門人

袁仲卿乃郎入水捉蟛蜞為戲。偶仆水中。家人救出。少噴大熱呻吟。諸小兒醫以鎮驚清熱合成丸散與服。一日遂至昏迷不醒。胸高三寸。頸軟頭往側倒。氣已垂絕。萬無生理。再四求余。往往視其脈止似蛛絲。過指全無。以湯二茶匙滴入口中。微有吞意。謂之曰。吾從來不懼外症之重。但脈已無根。不可救矣。一趙姓醫曰。鼻如烟煤。肺氣已絕。縱有靈丹。不可復活。余曰。此兒受症何至此極。主人及客俱請稍速待吾一人獨坐。靜籌其故。良久曰。得之矣。其父且驚且喜。醫者顧聞其說。余曰。驚風一症。乃前人鑿空妄譚。後之小兒受其害者。不知幾千百億兆。昔與余鄉幼科爭論。殊無證據。後見方中行先生傷寒條辨。後附煙書一冊。顯言其事。始知先賢先得我心。於道為不孤。如此症因驚而得。其實跌仆水中。感冷濕之氣。為外感發熱之病。其實物在胃中者。因而不化。當比夾食傷寒例。用五積散治之。醫者不明。以金石寒冷藥鎮墜外邪。深入臟腑。神識因而不清。其食停胃中者。得寒涼而不運。所進之藥。皆在胃口之上。不能透入。轉積轉多。以致胸高而炎。宜以理中藥運轉前藥。倘得症減脈出。然後從傷寒門用藥。尚有生理。醫者曰。鼻如烟煤。肺氣已絕。而用理中。得毋重其絕乎。余曰。所以獨坐沉思者。正為此耳。蓋烟處不過大腸燥結之微。若果肺絕。當汗出大喘。何得身熱無汗。又何得胸高而氣不逼。且鼻准有微潤耶。此余之所以望其有生也。於是煎理中湯一盞。與服灌入喉中。大吐一口。果然從前兩日所受之藥。一齊俱出。胸突頓平。頭亦稍硬。但脈仍不出。人亦不甦。余曰。其事已驗。即是轉機。

此為食之未動，關竅堵塞之故。再灌前藥少，熱已漸退，症復遞減。乃從傷寒下例以玄明粉一味化水連灌三次。以開其大腸之燥結。是夜下黑糞甚多。次早忽言一聲云：我要酒吃。此後尚不知人事。以生津藥頻灌。一日而甦。胡白臣先生曰：驚風一症，小兒生死大關，孰知其為外感耶？習幼科者，纔虛心領會此案，便可免乎殃咎。若駁為異說，則造孽無極矣。

附沙室小兒治驗

衛庠沙無翼門人王生之表兄也。得子甚遲，然縱咬生硬冷物。一夕吐食，暴僵不醒。人事醫以驚風藥治之，渾身壯熱，面若裝硃，眼吊唇掀，下利不計其數，滿床皆污。至寓長跪請救，診異謂曰：此慢脾風候也。脾氣素傷，更以金石藥重傷，今已將絕。故顯若干危症，本有法可救，但須七日方醒。恐信不篤，而更醫商無識，反得誣罪生謗。王生堅請監督其家，且以代勞。且以壯膽。於是用烏蝎四君子湯，每日灌一大劑，每劑用人參一錢，其家雖暗慌，然見面赤退，而色轉明潤，便瀉止，而動移輕活似有欲言不言之意，亦自隱忍。至第六晚，忽覺手足不寧，揭去衣被，喜谷湯水始極誠人參之害。王生先自張皇，竟不來寓告明，任其轉請他醫，纔用牛黃少許。從前危症復出，面上一團死氣，但大便不瀉耳。重服理脾藥，又五日方甦。是役也，王生於袁仲卿一案，若罔見而平日提命，凡治陰病得其轉為陽病，則不藥自愈，縱不愈，用陰分藥一劑，或四物二連湯，或六味地黃湯，以剷其偏，亦無不愈。何其置若罔聞，姑為鳴鼓之攻，以明不屑之誨焉。

門人問曰：驚風一症，雖不見於古典，然相傳幾千年。吾師雖闢其謬，頑鈍輩尚不能無疑。請明辨之。以閑聾贖答。曰：此問亦不可少。吾為子輩大破其惑，以因破天下後世之惑。蓋小兒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臟腑血脈俱未充長，陽則有餘，陰則不足，不比七尺之軀，陰陽交盛也。惟陰不足，陽有餘，故身內易至於生熱，熱盛則生瘡，生風，生驚，亦所恒有。設當日直以四字立名，熱瘡風驚，則後人不炫，因四字不便立名，乃節去二字，以驚字領頭，風字煞尾。後人不解，遂以為奇特之病也。且謂此病有八候，以其頭搖手動也，而立抽掣之名，以其卒口噤脚攣急也，而立目邪，心亂搐搦之名，以其脊強背反也，而立角弓反張之名。相傳既久，不知其妄造，遇見此等證出，無不以為奇特，而不知小兒之腠理未密，易於感冒風寒，風寒中人，必先中入太陽，經太陽之脈起於目內，上額交嶺入腦，還出別下項，夾脊抵腰中，是以病則筋脈牽強，因筋脉牽強，生出抽掣搐搦，角弓反張，種種不通名目。而用金石藥鎮墜外邪。

深入臟腑千中千死萬中萬死間有體堅證輕得愈者又訖為再造奇功。遂致各守額門雖日殺數兒不自知其罪矣。百年之內千里之遠出一二明哲終不能一一盡剖疑闕。如方書中有云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此等胡言竟出自高明偏足為驚風之說。樹懶曾不思小兒不耐傷寒初傳太陽一經早已身強汗多筋脈牽動人事昏沉勢已極於本經湯藥亂投死亡接踵何由見其傳經解散耶。此所以誤言小兒無傷寒也不知小兒易於外感易於發熱傷寒為獨多世所妄稱為驚風者即是也。小兒傷寒要在三日內即愈為貴若待經盡方解必不能耐矣。又剛痙無汗柔痙有汗小兒剛痙少柔痙多世醫見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往往以慢驚風為名而用參耆木附等藥閉其腠理勢邪不得外越亦為大害但比金石藥為差減耳所以凡治小兒之勢但當徹其出表不當固其入裏也。仲景原有桂枝法若舍而不用從事東垣內傷為治毫釐千里最宜詳細又新產婦人去血過多陰虛陽盛其感冒發熱原與小兒無別醫者相傳稱為產後驚風尤堪笑破口賴要知吾闡驚風之說非謂無驚病也小兒氣怯神弱凡遇異形異聲驟然跌仆皆生驚怖其候面青裏青多煩多哭嘗過於分別不比熱邪塞數神識昏迷對面撞鐘放銃全然不聞者細詳勘驗自識驚風鑿空之謬子輩既游吾門曰引光明勝義洗濯肺腸忽然靈悟頓開便與飲上池無二若但於言下索解則不能盡傳者多矣門人又問曰傷寒原有一表一裏之法今謂勢邪當從表出不當令其深入則裏藥全在所措矣豈於古法有未合與答曰此問亦不可少古法甚明但後人鹵莽不悟耳蓋人身一個殼子包着臟腑在內從殼子上論即骨亦表而從近殼子處論即膀胱尾閨之間亦出表之路也在外以皮毛為表之表在肉以大小孔道為裏之表總驅熱邪從外出也惟有五臟之間精神魂魄意之所居乃真謂之裏而不可令外邪深入耳如盜至人家近大門則驅從大門出皆非自全之道也試觀心肺脾肝腎之內並無血脉皮毛肌肉筋骨也而所主者乃在外之血脉皮毛肌肉筋骨則安得以在外者即名為表耶所以傷寒之邪入內有傳腑傳臟之不同而傳腑復有淺深之不同胃之腑外主肌肉而近大門故可施解肌之法內通大小腸而近後門故間有可下之法至膽與腑則深藏肝葉乃寢室之內去前後門俱遠故汗下兩有不宜但從和解而已若傳至三陰則已舍大門而逼近寢室設無他證牽制惟有大開後門極力攻之使從大便出耳今之治傷寒者誤以包臟腑之殼子分表裏故動輒乖錯誠如五臟深藏於殼內而分主在外之血脉皮毛肌肉筋骨也胸中了然矣門人又問曰獲聞軀殼包乎

五臟奉之為主之誨。心地頓開。但尚有一疑。不識人身之頭。奉何臟為主耶。答曰。頭為一身之元首。穹然居上。乃主臟而不奉藏者也。雖目通肝。耳通腎。鼻通肺。口通脾。舌通心。不過借之為戶牖。不得而主之也。其所主之臟。則以頭之外殼。包藏腦髓。腦為髓之海。主統一身骨中之精髓。以故老人髓減。即頭傾視深也。內經原有九臟之說。五臟加腦。髓骨脈膽。女子胞。神臟五形臟四。共合為九。豈非腦之自為一臟之主耶。吾謂腦之中雖不藏神。而腦之上為天門。身中萬神集會之所。況九一宮。所謂上入景也。惟致虛之極者。始能冥漠上通。子輩奈何妄問所主耶。凡傷寒顯頭疼之證者。用輕清藥。微其邪從上出。所謂表也。用搐鼻藥。搐去腦中黃水。所謂裏也。若熱已平復。當慮熱邪未盡。用下藥時。大黃必須酒浸。藉酒力以上達。所謂鳥巢高巔射而取之之法也。今世治大頭瘟一證。皆從身之軀殼分表裏。不從頭之軀殼分表裏。是以死亡莫救。誠知腦之自為一臟。而頑力以攻之。思過半矣。

辨黃長人傷寒疑難危證治驗并詳誨門人

黃長人犯房勞病。傷寒。守不服藥之戒。身熱已退。十餘日外。忽然昏沉。渾身戰慄。手足如冰。舉家忙亂。亟請余至。一醫已合就薑桂之藥矣。余適見而駁之。姑俟診畢。再三問其差誤。主家自疑陰證。言之不入。又不可以理服。只得與醫者約曰。此一病藥入口中。出生入死關係重大。吾與丈各立擔承。倘至用藥差誤。責有所歸。醫者曰。吾治傷寒三十餘年。不知甚麼擔承。余笑曰。吾有明眼在此。不忍見人活活就斃。吾亦不得已耳。如不擔承。待吾用藥。主家方纔心安。亟請用藥。余以調胃承氣湯。約重五錢。煎成熱服半盞。少頃又熱服半盞。其醫見厥漸退。人漸甦。知藥不誤。辭去。仍與前藥服至劑終。人事大清。忽然渾身壯熱。再與大柴胡一劑。熱退身安。門人問曰。病者云是陰證見厥。先生確認為實。是陽證。而用下藥。果應其理。安在答曰。其理頗微。吾從悟入。可得言也。凡傷寒病。初起發熱。煎熬津液。鼻乾口渴。便祕。漸至發厥者。不問而知為熱也。若陽證忽變陰厥者。萬中無一。從古至今無一也。蓋陰厥得之陰證。一起便直中陰經。唇青面白。遍體冷汗。便利不渴。身倦多睡。醒則人事了了。與傷寒傳經之熱邪。轉入轉深。人事昏惑者。萬萬不同。諸書類載陰陽二厥為一門。即明者猶為所混。况昧者乎。如此病先犯房室。後成傷寒。世醫無不為陰厥之名所惑。往往投以四逆等湯。促其暴亡。而誘之陰極。莫妙致冤鬼夜嘯。尚不知悟。總由傳脈未清耳。蓋犯房勞而病感者。其熱不過比常較重。如發熱則熱之極。惡寒則寒之極。頭痛則痛之極。所以然者。以陰虛陽往乘之。非陰來無陽之比。况病者始能無樂。

陰邪必輕。旬日漸發。尤非暴證。安得以厥陰之例為治耶。且仲景明言。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後復發熱三日與厥相應。則病旦暮愈。又云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明明以熱之日數定厥之痊期也。又云。厥多熱少。則病進。熱多厥少。則病退。厥愈而熱過久者。心使膾血發癰。厥應下而反汗之。必口傷爛赤。先厥後熱。利必自止。見厥復利。利止反汗出喉痛者。其喉為瘡。而能食。恐為陰中。厥止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類。無非熱深厥之旨。原未論及於陰厥也。至於陽分之病。而妄汗妄吐妄下。以至熱極如汗多亡陽。吐利煩躁。四肢逆冷者。皆因用藥差誤所致。非以四逆真武等湯挽之。則陽不能回。亦原不為陰證立方也。蓋傷寒纔一發。熱發渴定。然陰分先虧。以其誤治陽分。比陰分更虧。不得已從權。清理火熱。先救其陽。與純陰無陽。陰盛隔陽之證。相去天淵。後人不窺製方之意。見有成法。轉相效尤。不知治陰證以救陽為主治。傷寒以救陰為主。傷寒縱有陽虛當治。必看其人血肉充盛。陰分可受陽藥者。方可回陽。若面黧舌黑。身如枯柴。一團邪火內燔者。則陰已先盡。何陽可回耶。故見厥除熱。存津液元氣於什一。已失之晚。況敢除陽劫陰乎。證治方云。若證未辨陰陽。且與四順丸試之。直指方云。未辨疑似。且與理中丸試之。亦可見從前未透此關。縱有深心。無可奈何耳。因為子輩詳辨。并以告後之業醫者。胡白臣先生曰。性靈自啟。應是軒岐堂上再來。

治金鑑傷寒死證奇驗

金鑑春月病癟。誤治二旬。釀成極重死證。壯熱不退。讞語無倫。皮膚枯澇。胸膛板結。舌捲唇焦。身墮足冷。二便畧通半渴。不渴面上一團黑滯。從前諸醫所用之藥。大率不過汗下和溫之法。絕無一效。求救於余。余曰。此證與兩感傷寒無異。但兩感證日傳二經。三日傳經已盡。即死不死者。又三日再傳一週。定死矣。此春溫證。不傳經。故雖邪氣留連不退。亦必多延幾日。待元氣竭絕乃死。觀其陰證陽證。兩下混在一區。治陽則礙陰。治陰則礙陽。與兩感證之病情符合。仲景原謂死證不立治法。然曰。發表攻裏本自不同。又謂活法在人神而明之。未嘗教人執定勿藥也。吾有一法。即以仲景表裏二方為治。雖未經試驗。吾天機勃勃自動。忽生變化。若有鬼神相助。必可效也。於是。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兩解其在表陰陽之邪。果然皮間透汗。而熱全清。再行附子濁心湯。兩解其在裏陰陽之邪。果然胸前未活。人事明了。諸證俱退。次日即恩粥。以後竟不需藥。只此二劑。而起一生於九死。快哉。

辨徐國禎傷寒疑難急證治驗

徐國楨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索水到前復置不飲。異常大躁。將門牖洞啟。身卧地上。展轉不快。更求入井。一醫洵急。以承氣與服。余診其脈洪大無倫。重按有力。謂曰。此用人參附子乾薑服之。踰垣上屋矣。余曰。陽欲暴脫。外顯假熱。內有真寒。以薑附投之。尚恐不勝。回陽之任。况敢純陰之藥。重劫其陽乎。觀其得水不欲嚥。情已大露。豈水尚不欲嚥。而反可用大黃芒硝乎。天氣燠蒸。必有大雨。此證頃刻一身大汗。不可救矣。且既謂大熱為陽證。則下之心成結胸。更可慮也。惟用薑附。可謂補中有發。更可以散邪退熱。一舉兩得。至穩至當之法。何可致疑。吾在此久坐。如有差誤。吾任其咎。於是。以附子乾薑各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二錢。煎成冷服。服後寒戰。竝齒有聲。以重綿和頭覆之。縮手不肯與診。陽微之狀始著。再與前藥一劑。微汗。熱退而安。胡白臣先生曰。先生雄辨。可以當仁。

### 治錢仲昭傷寒發班危證奇驗

錢仲昭患時氣外感。三五日。身熱頭痛。服表汗藥。終止熱不清。口乾唇裂。因而下之。偏身紅癰。神昏譏語。食飲不入。大便復秘。小便熱赤。脈見緊小而急。謂曰。此證全因誤治陽明。胃經表裏不清。邪熱在內。如大燎原。津液盡耗。以故神昏譏語。若癥轉紫黑。即刻死矣。目今本是難救。但其面色不枯。聲音尚朗。乃平日足養腎水有餘。如旱田之側。有下泉未竭。故神雖昏亂。而小水仍通。乃陰氣未絕之徵。尚可治之。不用表裏。單單只一和法。取七方中小方。而氣味甘寒者。用之。惟如神曰虎湯一方。足以療此。蓋中州元氣已離。大劑急劑。複劑俱不敢用。而虛熱內熾。必甘寒氣味。方可和之耳。但方須宜小。而服藥則宜頻。如飢人本欲得食。不得不漸漸與之。必一晝夜。頻進五七劑。為浸灌之法。庶幾邪熱以漸而解。元氣以漸而生也。若小其劑。復曠其日。縱用藥得當。亦無及矣。如法治之。更一晝夜而病者。熱退神清。脈和食進。其癥自化。胡白臣先生曰。病與藥所以然之。故森森警發。

### 治傷寒壞證兩腰僵廢奇驗

張令施乃弟。傷寒壞證。兩腰僵廢。臥床徹夜痛呻。百治不效。求診於余。其脈亦平順無患。其病則比前大減。余曰。病非死證。但恐成廢人矣。此證之可以轉移處。全在痛如刀刺。尚有邪正互相爭象。若全然不痛。則邪正混為一家。相安於無事矣。今痛覺大減。寔有可慮。宜速治之。病者曰。此身既廢。命安從活。不如速死。余蹙額欲為救全。而無治法。謹思良。

謂熱邪深入兩腰血脉久閉不能復出只有攻散一法而邪入既久正氣全虛攻之必不應乃以桃仁承氣湯多加肉桂附子二大劑與服服後即能強起再做前意為丸服至旬餘全安此非昔人之已試乃一時之權宜也然有自來矣仲景於結胸證有附子瀉心湯一法原是附子與大黃同用但在上之證氣多故以此法瀉心寒則在下之證血多獨不可倣其意而合桃仁肉桂以散腰間之血結乎後江古生乃弟傷寒兩腰脅脛痛楚不勞思索徑用此法二劑而愈

胡國臣先生曰金針雖度要解鑄古鎔今始能下矣

### 辨黃起潛曙修時氣傷寒治各不同

黃曙修與乃翁起潛春月同時病溫乃翁年老而勢輕曙修年富而勢重勢重者以冬不藏精體虛不任病耳余見其頭重着枕身重着席不能轉側氣止一絲不能言語畏寒聲響於表汗藥中用人參七分供表姪施濟卿恐其家婦女得知不與進藥暗增人參入藥服後汗出勢減次日再於和解藥中增人參一錢與服服後即大便一次曙修頗覺清爽然疑下藥之早也遣人致問余告以此證表已解矣裏已和矣今後我謂即日向安不必再慮往診見老翁病尚未愈頭面甚紅謂曰望八老翁下元虛憊陽浮於上與在表之邪相合所謂戴陽之證也陽已戴於頭面不知者更行表散則孤陽飛越而危殆立至矣此證從古至今只有陶節菴立法甚妙用人參附子等藥收拾陽氣而加葱白透表以散外邪如法用之即愈萬不宜遲其家父子俱病無人敢主且駭為偏僻之謠旋即更醫投以表藥項刻陽氣升騰肌膚粟起又頃刻寒顫咬牙渾身凍裂而逝翁雖海濱一氓留心管晏富國之畧而費志以歿也良足悼矣其醫於曙修調理藥仍行起伐致元氣日削謝絕醫藥靜養六十餘日方起於床愈後凡遇戚友家見余用藥率多詫異設知當日解表和中俱用人參肯捨命從我乎是其所以得全者藉於濟卿之權巧矣

### 附傷寒戴陽證

石闢曉病傷風咳嗽未嘗發熱日覺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續求余診之余見其頭面赤紅躁擾不歇脈亦豁大而空謂曰此證頗奇全似傷寒戴陽證何以傷風小恙亦有之急宜用人參附子等藥溫補下元收回陽氣不然子丑時一身大汗脫陽而死矣渠不以為然及日落陽不用事愈慌亂不能少立忙服前藥服後稍定片刻又為床側涼同寢一人逼出其汗如雨再用一劑汗止身安咳嗽俱不作詢其所由云連服麻黃藥四劑遂爾燥急欲死然後知傷風亦有

戴陽證與傷寒無別總因其人平素下虛是以真陽易於上越耳。

胡白臣先生曰戴陽一證剖析精詳有功米學

辨王玉原傷寒後餘熱并永定善後要法

王玉原昔年感證治之不善。一身津液盡為邪熱所燬。究竟十年餘熱未盡去。右耳之竅常閉。今夏復病。感經綿五十多日。面足浮腫。卧寐不寧。耳間氣往外觸。蓋新熱與舊熱相合。狼狽為患。是以難於去體醫者不察其綢繆膠結之情。沿之茫不中竅。延至秋深。金寒水冷。病方自退。然淺者可退。深者莫由遞退也。面足浮腫者。肺金之氣為熱所逼失其清肅下行之權也。卧寐不寧者。胃中之津液乾枯。不能內榮其魂魄也。耳間大氣外出者。久閉之竅氣來不覺。今病體虛。羸中無阻隔。氣逆上冲。始知之也。外病雖愈。而飲食藥餌之內調者。尚居其半。特望二事大意。為凡病感者。明善後之法焉。蓋人當感後。身中之元氣已虛。身中之邪熱未淨於此。而補虛則熱不可除於此。而清熱則虛不能任。即一半補虛。一半清熱。終屬模糊。不得要領。然舍補虛清熱外。更無別法。當細辨之。補虛有二法。一補脾。一補胃。如瘧痢後脾氣衰弱。飲食不能運化。宜補其脾。如傷寒後。胃中津液久耗。新者未生。宜補其胃。二者有霄壤之殊也。清熱亦有二法。初病時之熱。為實熱。宜用苦寒藥清之。大病後之熱。為虛熱。宜用甘寒藥清之。二者亦霄壤之殊也。人身天真之氣。全在胃口。津液不足。即是虛生津液。即是補虛。故以生津之藥。合甘寒濁熱之藥。而治感後之虛熱。如麥門冬。生地黃。牡丹皮。人參。梨汁。竹瀝之屬。皆為法治。仲景每用天水散。以清虛熱。止取滑石。甘草。一甘一寒之義也。設誤投參耆苓丸。補脾之藥為補。寧不并邪熱而補之乎。至於飲食之補。但取其氣。不取其補。如五穀之氣。以養之。五菜之氣。以充之。每食之間。便覺津生汗透。將身中蘊蓄之邪熱。以漸運出於毛孔。何其快哉。人皆不知此理。急於用肥甘之味以補之。目下雖精采健旺可喜。不思油膩阻滯經絡。邪熱不能外出。久久充養完固。愈無出期矣。前哲有鑑於此。寧食淡茹蔬。使體暫虛。而邪易除。乃為貴耳。前藥中以浮腫屬脾。用苓木為治。以不寐責心。用棗仁茯神為治。總以補虛清熱之旨。未明。故詳及之。胡白臣先生曰。傷寒飲食藥餌二法。足開聲贖。

答門人問將中尊受病致死之因

門人問曰。崇明將中尊。病傷寒臨危。求肉汁淘飯半碗。食畢大呼一聲而逝。此何故也。答曰。今人外感病兼內傷者多。用藥全要分別。如七分外感。三分內傷。則治外感藥中。宜用緩劑小劑。及薑棗和中為引。庶無大動真氣。汗血等累。若

七分內傷三分外感則用藥全以內傷為主。但加入透表藥一味而熱服以助藥勢，則外感自散。蓋以內傷之人，纔有些微外感，即時發病，不似壯盛之人必所感深重。其病乃發也。蔣中尊者向曾見其滿面油光，已知其精神外用，非永壽之人也。人惟歟然不足，方有餘地可以應世。可以當病。若夫神采外揚，中之所存，寧復有幾耶？近聞其宜情與聲色，交濃霄征海面，冒蜃烟蛟霧之氣，尚犯比頑之戒，則其病純是內傷。而外感不過受霧露之氣耳。霧露之邪，其中人也。但入氣分清道原，不傳經，故非發表攻裏所能驅。培元氣，厚穀氣，則邪不驅而自出。設以其頭暈發熱，認為太陽之證，誤表其汗，則內傷必轉增。而危殆在所必致矣。且內傷之人，一飽一飢，早已生患。又誤以為傷寒而絕其食，已虛益虛，致腹中餒憊，求救於食，入大叫一聲者，腸斷而死也。此理甚明。如飢民仆地即死，氣從中斷，不相續也。又如膈病，展轉不能得食，臨危每多大叫而逝，以無外感之邪亂其神明。是以炯炯自知其絕也。果有外邪與正交爭，其人未死前，先已昏迷不省矣，安得精神若此耶？子以望聞問切之先，早清其鑑可矣。門人又問曰：每見人之神采外揚者，病發恒多汗而燥急不寧，何藥可以治之？答曰：上藥在以神治神。蓋神既外揚，必須內守，方可逆挽。老子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真對證之藥也。若夫草木之性，則取其氣下達而味沉重者用之。恒使勿缺，倣灌園之例，頻頻預沃之以水而防其枯竭可也。門人又問曰：臨危索飯之時，尚有藥可救否？曰：獨參湯可以救之。吾嘗治一孕婦，傷寒表汗，過後忽喚婢作伸冤之聲，知其擾動陽氣，急追無奈，令進參湯不可捷得。遂以白朮三兩，熬濃汁一碗，與服，即時安妥，況人參之力，百倍白朮也。

### 論內傷轉瘧宜防虛脫并治驗

袁繼明素有房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薑葱湯表活，因而發熱三日，變成瘧疾。余診其脈，豁大空虛，且寒不成寒，熱不成熱，氣急神揚，知為元陽衰脫之候。因謂其父曰：令郎光景，竊慮來日瘧至，大汗不止，難於救藥，倘信吾言，今夜急用人參二兩，煎濃汁，頻服，防危渠。父不以為意。次日五鼓時，病者精神便覺恍惚，扣門請救。及覓參至，瘧已先發矣。余甚彷徨，恐以人參補住瘧邪，雖救急無益也。只得姑俟瘧勢稍退，方與服之。服時已汗出沾濡，噴之果然大汗不止。督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藥難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大孔遺出。余喜曰：沫下行可無恐矣。但內虛腸滑，獨參不能勝任。急以附子理中湯，連進四小劑。人事方醒，能言，但對面談事不清。門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驚以為祟，余曰：此正神

魂之離舍耶。吾以獨參及附子理中駟馬之力追之，尚在半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與前藥一劑而安。

胡國臣先生曰：病情上看得委曲周全，大開生面。

推原陸中尊瘧患病機及善後法

陸六息先生體偉神健氣旺血充，從來無病。壯任以後，適值奇荒巨寇，憂勞百倍，因而病瘧，食飲減少，肌肉消其瘦，其形體因倦。口中時時噯氣，其候一日輕，一日重，纏綿三月，大為所苦。察脈證，因知先生之瘧乃飽餓勞佚之所感者也。受傷在陽明胃之一經。夫陽明受病，邪氣淺而易愈，乃至為所苦者，緣不識病之所在，藥與病邪不相值，反傷其正耳。誠知病邪專在胃，則胃為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之區，一調其胃，而瘧立止矣。故飲食減而大便轉覺艱滯者，胃病而運化之機遲也；肌肉消瘦者，胃主肌肉也；形體因倦者，胃病而約束之機關不利也。口中時時噯氣者，胃中不和而顯晦塞之象也。至於一日輕而一日重者，此人所不經見之證，病機之最當發明者。其候亦陽明胃經之候也。內經陽明脈解篇有曰：陽明之病，惡人與火。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及刺瘧篇又曰：陽明之證，喜見火。喜見日月光者，喜其助正也。若是則時日支干之衰旺，其與人身相關之故，可類推矣。蓋甲丙戊庚壬者，天時之陽也；乙丁己辛癸者，天時之陰也。瘧久食減，胃中之正已虛，而邪去未盡，是以值陽日助正而邪不能勝，則輕；值陰日助邪而正不能勝，則重也。夫人身之病，至於與天時相合，亦云亟矣。使當日稍知分經用藥，何至延綿若是哉？迄今喫累之處，全以培養中氣為主。蓋人雖一胃而有三脘之分。上脘象天，清氣居多；下脘象地，濁氣居多。而其能升清降濁者，全賴中脘為之運用。一如天地定位，必有人焉以參贊之也。先生下脘之濁氣本當下傳也，而傳入腸中，則艱不當上升也；而升至胸中，甚易者無他。中脘素受飲食之傷，不能阻下，膀胱濁氣上升，氣道耳。試觀天地間，有時地氣上升而為雲，必得天氣下降而為雨，則二氣合而晴爽立至。若一味地氣上升，天氣不降，則大空窒塞而成陰暗之象。人之胃中亦由是也。清濁偶有相干，頃當自定。設有升無降，則逼矣。故中脘之氣旺，則水穀之清氣上升於肺，而灌輸百脈；水穀之濁氣下降於大小腸，從便溺而消。胸中何窒塞之有哉？此所以培養中氣，為亟亟也。中氣旺，則濁氣不久停於下脘，而躋下丹田之真氣，方能上下無碍，可以呼之於根，吸之於蒂，深深其息矣。

所用六味地黃丸凝滯不行之藥大為胃病所不宜。況於濁氣上干。反以陰濁之屬。揚波助流。尤無所取。今訂理中湯一方。升清降濁為合法耳。胡西臣先生曰。說病機處。花雨繽紛。令觀者得未曾有。

力爭截瘻成脹臨危救安奇驗

劉泰來年三十二歲體豐面白。夏月慣用冰水灌汗。坐卧巷曲當風。新秋病瘻三五發後。用藥截住。遂覺胸腹間脹滿。日增不旬日。外腹大胸高。上氣喘急。二便全無。飲食不入。能坐不能卧。能俛不能仰。勢頗危急。雖延余至家。其專主者在他醫也。其醫以二便不通服下藥。不應。商用大黃二兩作一劑。病者曰。不如此不能救急。可連煎之。余駁曰。此何病也。而敢放膽殺人耶。醫曰。傷寒腸結下而不通。惟有大下一法。何謂於膽。余曰。世間有不發熱之傷寒乎。傷寒病因發熱。故津液枯槁。腸胃乾結。而可用下藥。以開其結。然有不轉失氣者。不可攻之。戒正恐誤治太陰經之腹脹也。此病因腹中之氣散亂不收。故津水隨氣橫決。四溢而作脹。全是太陰脾氣不能統攝所致。一散一結。相去天淵。再用大黃猛烈。大散其氣。若不脹死。須腹破易不留此一命。必欲殺之為快耶。醫唯唯曰。吾見不到姑已之出語。家人曰。吾去矣。此人書多口溜。不能與爭也。病家以余逐其醫而含怒。私謂醫雖去。藥則存。且服其藥。請來未遲。纔取藥進房。余從後追至櫛之溝中。病者殊錯愕。而婉其辭曰。藥之果不當服。亦未可知。但再有何法可以救我。其二弟之不平。則微色且發聲矣。余即以一束而辨數十條。而定理中湯一方於後。病者見之曰。議論反復精透。但參尤助脹。安敢輕用。大黃藥已喫過二劑。尚未見行。不若今日且不服藥。候至明日再看光景。亦無可奈何之辭也。余曰。何待明日。腹中真氣漸散。今晚子丑二時。陰陽交剝之際。必大汗暈眩難為力矣。病者曰。判好一劑。俟半夜果有此證。即刻服下。何如。不識此時尚可及否。余曰。既畏吾藥如虎。煎好備急亦通。余就客寢坐。待室中呼召絕無動靜。次早其子出云。昨晚果然出汗發暈。忙服尊劑。亦不見效。但畧睡片時。仍舊作脹。進診病者曰。服藥後喜疾勢不增。畧覺減可。且再服一劑。未必大害。余遂以三劑藥料作一劑。加人參至三錢。服過又進一大劑。少加黃連在內。病者扶身出廳。內脹大減。即不用大黃亦可。耐但連日未得食。必用大黃些此。畧通大便。吾即放心進食矣。余曰。如此爭辨。還認作傷寒病。不肯進食。其寢喫飯喫肉。亦無不可。是以老米煮清湯飲之。不敢吞粒。余許以次日一劑立通大便。病者始快。其二弟亦快云。定然必用大黃。但前後不同耳。次日戚友俱至。病者出廳問藥。余曰。腹中原是大黃推蕩之泄薑。其所以不出者。以膀胱脹大腹內

難容將大腸擰緊。任憑極力努掙。無隙可出。看吾以藥通膀胱之氣。不治大便。而大便自至。足為證驗。於是以五苓散本方與服。药纔入喉。病者即索穢桶。小便先出。大便隨之。頃刻泄下半桶。觀者動色競稱華陀再出。然亦非心服也。一月後小患傷風。取藥四劑。與葷酒雜投。及傷風未止。併謂治脹亦屬偶然。竟沒其功。然余但恨不能分身剖心。指引迷津耳。寔無居功之意也。胡國臣先生曰。世間不少血性男子。然肝腦無補者多矣。此段轉移。全在危疑關頭着力。所以為起。

詳述陸平叔傷寒危證治驗并釋門人之疑

陸平叔文學平素體虛氣怯。面色痿黃。藥宜溫補。不宜寒涼。固其常也。秋月猶患三瘡。孟冬復受外寒。雖逼寒熱一班。而未至大寒大熱。醫者以為瘧後虛邪。不知其為新受寔邪也。投以參丸補劑。轉致奄奄一息。遷延兩旬。間有從外感起見者。用入參白虎湯。略無寸效。昏昏默默。漫無主待。彌留之頃。昆弟子伍倉皇治木。召昌診視。以決行期之早暮。非求治療也。昌見其脈未大壞。腹未大滿。小水尚利。但筋脈牽制不停。因謂此病九分可治。祇恐手足痿廢。仲景有云。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今病已廿三日之久。血枯筋燥。從可識矣。吾今用法。治則兼治。當於仲景之外。另施手眼。以仲景雖有大柴胡湯。而解表裏之法。而無治痿之法。變用防風通聖散成方。減白朮以方中防風荆芥薄荷麻黃桔梗為表藥。大黃芒硝。黃芩連翹梔子石膏滑石為裏藥。原與大柴胡之制相倣。但內有當歸川芎芍藥。正可領諸藥深入血分。而通經脈。減白朮者。以前既用之貽誤。不可再誤耳。當晚連服二劑。第一劑殊若相安。第二劑大便始通。少頃睡去。體間津津有汗。次早再診。筋脈不為牽掣。但陽明胃脈洪大反加。隨用大劑白虎湯石膏知母每各兩許。次加柴胡花粉芩柏連翹梔子一派苦寒。連進十餘劑。神識始得漸清。粥飲始得漸加。經半月始起坐於床。經一月始散步於地。人見其康復之難。咸憂其虛抑且畧一過矣。即爾腹痛便泄。儼似虛證。昌全不反顧。但於行滯藥中。加用柴胡桂枝升散。餘邪不使下溜而變痢以取憊。然後改用葳蕤二冬。畧和胃氣。間用人參不過五分。前後用法一一不違矩矯。乃克起九死於一生也。門人不解。謂先生治此一病。藉有天幸。內經云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先生今但責其邪盛而不責其體虛。是明與內經相背也。余笑曰。吾非驚未忘本。此中奧義。吾不明言。金針不度。也緣平叔所受外邪。不在太陽而在陽明。故不但不惡寒。且並無傳經之壯熱。有時畧顯潮熱。又與內傷發熱相倣。誤用參朮補之。邪無出路。久久遂與元氣混。

合為一。如白銀中傾入鉛銅，則不能成銀色。所以神識昏惑，嘿而不知有人理耳。又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能束筋骨而利機關。陽明不治，故筋脈失養而動惕不寧耳。然經雖陽明，而治法迥出思議之表。仲景云：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又云：傷寒欲再傳經者，鍼足陽明使邪不傳則愈。凡此皆指已汗已下已傳經之邪為言。故中土可以消受，若夫未經汗下，未週六經，方盛之邪，中土果能消之否耶？所以仲景又云：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腸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過經二十餘日不解。悉同此例。第其腹未滿，小水尚利，則可治無疑。然治較此例倍難者，以非一表所能辨也。今為子輩暢發其義。夫天包地外，地處天中，以生以長，以收以藏，玄穹不尸其功，而功歸后土。故土膏一動，百草莫不善養；土氣一收，萬物莫不歸根。仲景之言中土，但言收藏而生長之義。至學者自會。設偏主收藏，則是天道有秋冬無春夏，能化物而不能造物矣。治病之機亦然。平叔之病舉外邪而錮諸中土，則其土為火燔之焦土，而非膏沐之沃土矣。其土為灰砂打和之燥土，而非冲純之柔土矣。焦土燥土全無生氣，而望其草木之生也得乎？吾乘一息生機，大用苦寒，引北方之水以潤澤其枯槁，連進十餘劑，其舌始不向唇外吮咂。所謂水到渠成，乃更甘寒一二劑。此後絕不置方者，知其飲食入胃，散精於脾。如霖雨霖霖，日復一日，優渥沾足，無藉人工灌溉，而中土可復稼穡之恒耳。必識此意，乃知吾前此濫用苦寒，正以培其生氣也。生氣回而虛者實矣，夫豈不知其素虛而反浚其生耶？

### 面議何茂倩令媛病革腹脹脾虛將絕之候

從來腫病，偏身頭面俱腫，尚易治。若只單單腹腫，則為難治。此其間有所以然之故，不可不辨也。蓋傳世諸方，皆是悍毒攻刲之法，耗傷元氣，虧損脾胃。可一不可再之藥，縱取效於一時，倘至復腫，則更無法可療。此其一也。且偏身俱腫者，五臟六腑各有見證，故瀉肝瀉肺瀉膀胱瀉大小腸之藥，間有取效之時。而單單腹腫，則中州之地，久窒其四運之軸，而清者不升，濁者不降，互相結聚，牢不可破。是因脾氣之衰微所致，而瀉脾之藥，尚敢漫用乎？此又其一也。且腫病之可瀉者，但可施之西北壯盛及田野農夫之流。豈膏粱老少之所能受？設謂腫病為大滿大寢，必從乎瀉，則病後腫與產後腫，將亦瀉之耶？此又其一也。且古方原載腫病五不治：啞黑、傷肝、缺盆、平傷心、臍出傷脾、背平傷肺、足底平滿。

傷腎此五者不可治矣。是其立方之意皆非為不可治之證而設。後人不察。概從攻瀉者何耶。惟理脾一法。雖五臟見不治之證而能治者尚多。此又其一也。張子和以汗吐下三法刮除百病。後人有謂子和之法非子和之筆。乃麻徵君之文者。誠為知言。如常仲明云。世人以補劑療病。宜乎不效。此則過信劉張之學。而不顧元氣之羸劣耳。所以凡用劫奪之藥者。其始非不遽消。其後攻之不消矣。其後再攻之如鐵石矣。不知者見之方謂何物邪。氣若此之盛。自明者觀之。不過為猛藥所攻。即以此身之元氣轉與此身為難者。寔有如驅良民為寇之比。所謂赤子盜兵。弄於潢池。亶然哉。明乎此。則有培養一法。補益元氣是也。則有招納一法。升舉陽氣是也。則有解散一法。開鬼門潔淨府是也。三法雖不言瀉。而瀉在其中。無餘蘊矣。胡白臣先生曰。脹滿必從乎瀉。然善言瀉者。補之中無非瀉也。觀者須識此意以為立言之旨。

### 辨痢疾種種受證不同隨證治驗

胡太夫人偶然肚腹不寧。瀉下數行。醫以痢疾藥治之。其利轉多。更引通因通用之法。用九蒸大黃丸三錢下之。遂擾動胃氣。脹痛全不思食。有似閉口痢狀。余診之。見六脈皆沉而伏。應指模糊。亟曰。此非痢疾之證。乃誤治之證也。今但安其胃。不必治痢。而痢自止。不必治脹痛。而脹痛自止。於是。以四君子湯為主治。少加薑蔻煖胃之藥。用之二劑。痢果不作。但苦胃中脹痛不安。本欲加入行氣之藥。以冀脹消痛止。而速得進食。余固爭曰。益可緩於食。不可急於藥。蓋以前因誤治。引動胃氣作楚。如治亂民。惟有安之之法。若再加行氣。則脹痛必無紀極。堅持前說。即用橘皮和中。亦須炒而又炒。絕不惹動其氣。凡五日未得大便。亦不惹動其便。聽其緩緩。痛止脹消。食進便利。共七日全安。渾不見藥之功。實為無功之功也。噫。今之隨主見而圖可喜之功者。即生出事端。亦謂病之所有。非醫之所造。誰懸明鏡而令絲毫莫遁耶。此所以成時醫之世界也。張仲儀初得痢疾。三五行即請余診。行動如常。然得內傷之脈。而夾少陰之邪。余診畢。即議云。此證仍宜一表一裏。但表藥中多用人參。裏藥中多用附子。方可無患。若用痢疾門諸藥。必危之道。仲儀以平日所深信。徑取前藥。不疑然疾勢尚未著也。及日西忽發大熱。身重如巨石頭在枕上。兩人始能扶動。人事沉困。舉家惶亂。忙服完表裏二劑。次早診時。即能起身出房。再與參附藥三劑。全安。若不辨證用藥。痢疾門中幾曾有此等治法乎。況於疾未著而早見乎。周信用七十三歲。平素體堅。不覺其老。秋月病痢久而不愈。至冬月成休息痢。一晝夜十

餘行。面目浮腫肌膚晦黑。求治於余。診其脈沉數有力。謂曰此陽邪陷入於陰之證也。吾當以法治之。尚可痊愈。明日吾自攜藥來面治。於是人參敗毒散本方煎好。用厚被圍椅上坐定。置火其下。更以布條捲成鵝蛋狀。置椅轆上。整定肛門使內氣不得下走。然後以前藥滾熱與服良久。入進前藥。遂覺皮間有津津微潤。再溉以滾湯。教令努力忍便。不得移身。如此約二時之久。皮間津潤總未乾。病者心燥畏熱。忍不可忍。始令連被卧於床上。是晚止下痢二次。已後改用補中益氣湯一服。夜止下三次。不旬日而全愈。蓋內陷之邪。欲提之轉從表出。不以急流挽舟之法施之。其趨下之勢何所底哉。聞王星宰世兄患久痢。諸藥不效。蘇秦老醫進以人參敗毒散。其勢差減大有生機。但少此一段斡旋之法。竟無成功。故凡遇陽邪陷入陰分。如久瘧久痢久熱等證。當識此意。使其緩緩久久透出表外。方為合法。若急而速。則恐纔出又入。徒傷其正耳。朱孔陽年二十五歲。形體清瘦。素享安佚。夏月因搆訟。奔走日中。暑濕合內鬱之火。而成痢疾。晝夜一二百次不能起床。以粗紙鋪於褥上。頻頻易置。但飲水而不進食。其痛甚厲。肛門如大焰揚手踢足。躁擾無奈。余診其脈弦緊勁急。不為指撓。謂曰此證一團毒火。蘊結在腸胃之內。其熱如焚。救焚須在項刻。若二三日。外腸胃朽腐矣。於是以大黃四兩。黃連甘草各二兩。入大砂鍋內煎。隨滾隨服。服下人事少。寢片刻。少頃仍前躁擾。一晝夜服至二十餘碗。大黃俱已煎化。黃連甘草俱煎至無汁。次日病者再求前藥。余診畢見脈勢稍柔。知病可愈。但用急法不用急藥。遂改用生地麥門冬各四兩。另研生汁。而以天花粉牡丹皮赤芍甘草各一兩。煎成和汁大碗。嚥之。以其來勢暴烈。一身津液隨之奔竭。待下痢止。然後生津養血。則枯槁一時難回。今脈勢既減。則大邪俱退。不治痢而痢自此止。豈可泥滯潤之藥而不急用乎。服此藥果然下痢盡止。但遺些少氣沫。至第三日。思食。豈腐漿。第四日畧進陳倉米。清汁緩緩調至旬餘。方能消穀。亦見胃氣之存留一線者。不可少此。焦頭爛額之客耳。陳汝明病痢發熱如蒸。昏沉不食。重不可言。至第三日。危急將絕。方請余診。其脈數大空虛。尺脈倍加洪盛。謂曰此兩證而湊於一時之證也。內有濕熱。與時令外熱相合。欲成痢證。尚不自覺。又犯房勞。而為驟寒所乘。以故發熱身重。不食昏沉。皆屬少陰腎經外感。少陰受邪。原要下痢清白。此因腸中濕熱已蒸成猪肝魚腦敗濁之形。故色雖變而下痢則同也。再用痢疾門藥一劑。即刻不殺矣。遂忙以麻黃附子細辛湯一劑。與之表散外邪。得汗後。熱即微減。再以附子理中湯連進二劑。熱退身輕。能食。改用黃連理中湯。丸服至旬日全安。葉茂卿幼男病痢。噤口發熱十餘日。嘔噦連聲不斷。診其關脈上湧。而

無根再診其足脈亦上湧而無根謂其父曰此非噤口痢之證乃胃氣將絕之證也噤口痢者虛熱在胃壅遏不宣故覺其飽而不思食治宜補虛清熱兩法此傷於苦寒之藥不能容食治惟有頗頗溫補一法而已於是以上理中湯連投二劑不一時痢下十餘行偏地俱污淺卿恐藥不對證求更方余曰吾意在先救胃氣之絕原不治痢即治痢人之大腸小腸盤疊腹中甚遠雖神丹不能遽變其真今藉藥力催之速下正為美事馬可疑之遂與前藥連服三日人事大轉思食不噉痢勢亦減四日後止便糟粕以補中益氣湯調理旬日全安此可見小兒之痢縱啖傷胃者多內中積熱者少尤不宜輕用痢疾門中通食治法也浦君藝病痢疾初起有表邪未散而誤用參苓固表使邪氣深入又誤服黃連涼解大黃推蕩治經月餘胃氣不運下痢一晝夜百餘行一夕嘔出從前黃連藥汁三五碗嘔至二三次後胃與腸遂打為一家內中幽門闊門洞開無阻不但粥飲隨出即人參濃膏纔吞入喉已汨汨從腸奔下危急之中諸昆王及內戚俱探余曰此證可無恐乎余曰在此用藥便有可恃吾豈不知病勢之危但無別人可任姑以靜鎮之而殫力以報知已耳於是以上大劑四君子湯煎調赤石脂禹餘糧二味連連與服服後其下奔之勢少衰但腹中痛不可忍君藝曰前此下痢雖多然尚不痛服此藥而痛增未可再服矣余曰此正所謂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之說也不痛則危痛則安何樂而不痛耶仍以前藥再進俟勢已大減續用四君子倍茯苓十餘劑全安胡國臣先生曰閉門造車出而合輒使鄙邑醫學中倣此議病先衡量所造高下然後用之則可矣

### 面議少司馬李萍槎先生誤治宜用急療之法

老先生玉體清瘦澹泊寧靜以御神病邪無從竊入雖食飲素約然三日始一更衣出孔比入孔尤約故精神有餘足以慮周當世而中外倚毗壯猷也偶因大便後寒熱發作有時頗似外感其是內傷非感也緣素艱大使努擗傷氣故便出則陰乘於陽而寒煩之稍定則陽復勝陰而熱也若果外感之寒熱何必大便後始然耶此時但宜以和平之劑治內傷補養元氣為上加入外感藥驅導兼行必致內傷轉增奈何先生方欲治腸中之燥醫家又欲除內蘊之濕不思腸燥為相安之恒可以不治即治之不過潤腸生血亦無不可若乃見為濕熱而用滑利之藥以驅導之則誤甚矣蓋瘻人身中以濕為寢有濕則潤無濕則燥今指燥為濕是指大為水也且膀胱者水道也大腸者穀道也以三日一大便之腸誤用滑藥轉致澼出無度猶不悔悟每一大遺輒矜於祛濕之力世間豈有濕從穀道而出之理哉不過因主人

暫快大腸之潤而謬飾其詞耳。詎知滄海不足以實漏卮而元氣日削乎。始之陰陽交盛者。漸至交離而陰從鴻傷。從汗傷兩寸脈浮而空。陽氣越於上。關尺脈微而細。陰氣越於下。不相維附。勢趣不返矣。然汗出尚有時。而下痢則無時。究竟陰陽之氣。內竭於下。便出急如箭。肛門熱如烙。此時尚以滑石木通。豬苓澤瀉等分利小水。以止泄。不知陰虛自致泉竭。小便從何得來。止令數十年大腸之積蓄漸空。仰給於胃脘食入。毋俟停留。已掣柄而挹之下注。久久胃不能給。遂將腸中自有之垢。暗行驅下。其臭甚腥。色白如膿。垢盡而腸氣亦不留。祇是周身元氣空虛。坐耗於空虛之府。非不服人參大補。然藥力入胃。則腸空入腸。則胃空。便出則腸胃俱空。由是下空則上壅。胸膈不舒。喉間頑痰窒塞。口燥咽乾。徹夜不寐。一切食物惟味薄質輕者。胃中始愛而受之。此時尚圖養血安神。調脾祛痰。曠日緩治。其不達時宜也甚矣。夫宣房瓠子之決。天子公卿咸輕擗金馬壁難奠之。以策羣力。而襄底定。請以朝廷破格之法。而通於醫藥可乎。草野罔識忌諱。或者可與圖功耳。

附藥議

方用人參白朮甘草山茱萸五味子宣木瓜白芍藥升麻赤石脂禹餘糧。人參白朮後芩甘草為四君子湯。理脾胃之正藥也。而不用茯苓者。以其淡滲恐傷陰也。而用山茱萸以收肝氣之散。五味子以收腎氣之散。宣木瓜以收胃氣之散。白芍藥以收脾氣及臟氣之散。合之參朮之補。甘草之緩。升麻之升。陰陽兩和。俾元氣上者下而下者上。圓取於中。不散。斯脈不至上盛。腹不至雷鳴。汗不至淋漓。肛不至大熱。食飲自加。便泄自止。是收氣之散為喫緊。關頭故取四味重複。藉其顯力。至於用滻以固脫。樂味多般不同。此用禹餘糧石脂者。取其顯固下焦之脫也。况腸胃之空。非二味不填。腸垢已去。非二味不復其粘着之性。所謂下焦有病人難會。須用禹餘糧赤石脂者。以是故也。又况誤以石之滑者傷之。必以石之澀者救之。尤有同氣相求之義耶。所以必用大劑藥料。煎濃膏調二味服下。恐藥力清薄。不遂其留戀。故以啜羹之法用之。取其久停。又以醻飲之法用之。取其緩入。非謂一飲盡劑。強以所難也。先生弗解其意。見藥劑過重。謂為難用。醫者見二味澀藥。從旁破為不可用。不知十劑中澀居其一。如七曜經天。何可少一曜耶。且石脂不過土之赤者也。餘糧不過土之外剛柔者也。中州主病而引土為治。尚謂不宜。則諸草木之根荄。更無取矣。東海西海。天下後世有明者出焉。理自相同。光自不掩。必求行其所知。則賤者售而病乃殆矣。謂之何哉。先生聞名而請。極其

敬重及見議病議方反多疑意不才即於方未慨嘆數語飄然而別次日先生語戚友云昨之論辨甚明但石脂餘糧生平未曾服過即婁中醫者亦未曾用過只得附末達不敢嘗之義華天御孝廉薦治陳彥質之病比先生更重幾倍石脂餘糧而收成功其案具存可覆閱也其後往郡迎醫用補劑稍效然不善於補轉致夜間健食脾氣泄露無餘肛門大烙陽氣下陷久而不升遂成腎癰竟付外科治療吁嗟先生獨何不身事視國也哉胡自臣先生曰萍槎司馬駁歷中外清剛曉練今之顯允方叔也從津門歸朝命再下倚任方殷司馬淹留抱疴竟至不起使用嘉言之言即以疆場死不猶愈易箦家臣之手耶。

### 面議陳彥質臨危之證有五可治

陳彥質患腸風下血近三十年體肥身健零星去血旋亦生長不為害也舊冬忽然下血數斗益謀慮憂懼過傷肝脾肝主血脾統血血無主統故出之暴耳彼時即宜大補急固延至春月則木旺土衰脾氣益加下溜矣肝木之風與腸風交煽血盡而下塵水水盡而去腸垢垢盡而吸取胃中所納之食汨汨下行總不停留變化直出如箭以致肛門脫出三五寸無氣可收每以熱湯浴之呻吟托人頃之去後其肛復脫一晝夜下痢二十餘行苦不可言面色浮腫天然不澤唇焦口乾鼻孔黑燥種種不治所共覩矣僕診其脈察其證因為借箸籌之得五可治焉若果陰血脫盡則目盲無所視今雙眸尚炯是所脫者下焦之陰而上焦之陰猶存也一也若果陽氣脫盡當即汗淋漓目前無非鬼像今汗出不過偶有而見鬼亦止二次是所脫者脾中之陽而他臟之陽猶存也二也胃中尚能容穀些少未顯嘔吐噦逆之證則相連臟腑未至交絕三也夜間雖難於睡然交睫時亦多更不見有發熱之時四也脈已虛軟無力而激之間亦鼓指是稟受原豐不易摧朽五也但脾臟大傷兼以失治曠日其氣去絕不遠耳經云陽氣者如天之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今陽氣陷入陰中大股熱氣從肛門泄出如火之焰不但失所已也所以猶存一縷生意者以他臟中未易動搖如輔車唇齒相為倚藉供其絕乏耳夫他臟何可恃也生死大關全於脾中之陽氣復與不復定之陽氣微復則飲食微化便泄微止肛門微收陽氣全復則飲食全化便泄全止肛門全收矣然陰陽兩竭之餘偏駁之藥既不可用所藉者必參尤之無腹復氣之中即寓生血始克有濟但人參力未易辦况纏入胃即從腸出不得不廣服以繼之此則存乎自裁耳於是以人參白朮赤石脂禹餘糧為丸服之全愈其後李萍槎

先生之病視此尚輕數倍。乃見石脂餘糧之藥駁而不用。奈之何哉。胡白臣先生曰。似此死裏求生。誰不樂從。其他拂情處不無太直。然明道之與行術則徑庭矣。

### 論黃湛侯吐血暴證治驗

黃湛侯素有失血病。一晨起至書房。嘔爆一日。傾血一盆。喉間氣湧。神思飄蕩。壯熱如蒸。頸筋龐動。診其脈尺中甚滿。曰。此昨晚太犯房勞。自不用命也。因出驗血。見色如太陽之紅。具僕云。此血如宰猪後半之血。其來甚遠。不識痴人有此確喻。再至寢室。謂曰。少陰之脈繫舌本。少陰者腎也。今腎中之血洶湧而出。舌本已硬。無法可以救急。因諦思良久。曰。只有一法不得已用丸藥一服。啖安元氣。若氣轉丹田。尚可緩圖。因煎人參濃湯下黑錫丹三十粒。喉閉汨汨有聲。漸下入腹。頃之舌柔能言。但聲不出。余急用潤下之劑。以繼前藥。遂與阿膠一味重兩許。溶化分三次熱服。溉以熱湯。半日服盡。身熱漸退。勁筋漸消。進粥與補腎藥連服五日。聲出喉清。人事向安。但每日尚出深紅之血。蓋許因時令大熱。遵內經熱淫血溢治以鹹寒之旨。於補腎藥中。多加秋石服之。逐愈。胡白臣先生曰。此等治法全在批鄰道寡處。用意未許向痴人說夢。

### 論聞君求血證兼瘧證治法

聞君求有失血疾時。一舉發其出頗多。咳嗽生瘡。上氣面青。少澤其脈厥陰肝部獨傷。原於忿怒之火無疑。合色脈諦詳。總是陰血不足也。但從前所用之藥。本以生血反滋其瘡。本以驅瘧轉耗其血。似是而非。誰其辨之。夫脈之充也。色之華也。皆氣與血為之也。以脫血故致令氣亦易脫。每每上升。胸膈喘促。脹悶不利。於語言行持雖舉發有時。然非細故矣。乃用行氣藥以取快。何異操刀使割耶。誠欲氣不上升。無過於血。日滋長暗。將浮游之氣攝入不息之途。乃為良治。然胸膈肺胃間。頑痰膠結。既阻循環。又難培養。似乎瘡不極治。別無生血之法矣。不知此證而欲治瘡。瘡未必除。氣已先盡。不得之數也。從來瘧藥入腹。其瘧不過暫開復閉。勞而無功。吾於每用乘機利導之法。先以微陽藥開其瘧矣。繼以純陰峻拔。如決水轉石。亟過瘧之關隘。迨至瘧之開者。復閉所用生血之藥。早已從天而下。日續一日。久久而血生。血生而氣返血室。如浪子歸家。轉能興家。所藉以驅膠結之瘧者。即此氣也。此際始加除瘧之藥。庶幾瘧去氣存。累年之疾。至是始得安痊耳。然飲食最宜致慎。不但肥甘生瘡。厚味傷陰。已也。人身自平旦至日中。行陽二十五度。飲食

易消故不成疾。自日中至合夜行陰二十五度，飲食不消，故易成疾。釋教以過午戒食，其大藥王護身之一則也。進之調攝尤為緊要。蓋賢人嘗以秋冬養陰，秋者於時為收，冬者於時為藏。法天地之收藏而藏茹勿吐，藏拒勿迎，藏早卧。母早興，蟄蟲尚知閉戶。豈君子可無居室之功耶？况乎欲血不再脈，尤貴退藏於密耶？又况乎厥陰肝木受病，其憔悴之色見於三時者，猶可諉之；病色至春月發榮之時，更何諉耶？然春月之榮不自春月始也。始於秋冬收藏之固，設冬月水臟所儲者少，春月木即欲發榮，其如泉竭不足以溉芭琅何？故失此不治，至春病危，始圖之則萬無及矣。胡臯臣先生曰：抑或而談可驚四座。

### 為顧枚先議失血證治并論病機

顧枚先年二十餘歲，身軀肥大，平素嗜酒，邇來雖居齋齋，土生孟夏，患失血證，每晚去血一二盞。至季夏時，去血無算，面色不見憔悴，肌肉不見消瘦，診其脈亦不見洪盛，晝夜亦不見寒熱，但苦上氣喘促，夜多咳嗽，喉間窒塞，胸前緊逼，背後刺脹，腹中悶痛，燥急多怒。醫以人參阿膠治失血成法用之，月餘逾增，其勢更醫多方，以圖用膏子之潤，上而氣時降也。用牛膝黃柏之導下，而血時息也。及服酒研三七少許，則血止而效亦不作。但未久，血復至，效復增，又以為龍雷之火所燄，思用八味丸中之些微附桂以引火歸原，總由未識病情也。請因是證而益廣病機焉。人身血為陰，男子不足於陰，故以血為實。是以失血之證，陰虛多致發熱，面色多致枯黑，肌肉多致消瘦。今病者不然，豈其有餘於血哉？以病為飲醻傷胃，胃為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二十餘年水穀充養之精華，以漸內虧，而外不覺也。胃脈從頭至足，本下行，心以嘔血之故，逆而上行，則呼吸之音必至喘急矣。胃之氣傳入大小腸膀胱等處，亦本下行也。以屢嘔之故，上逆而不下達，則腸腹之間必致痛悶矣。胃氣上奔，嘔逆橫決，則胸中之氣必亂。至於緊逼痛楚，則亂之甚矣。胸中之位，舍有限已亂之氣，無處可容。勢必攻入於背，以背為胸之府也。至於肩鵲骨空，鑽如刀刺，則入之深矣。故一胃耳，分為三腑，上腕氣多，下腕血多。中腕氣血俱多。今胃中既亂，氣血混矣。不但胃也，胃之上為膈，其心煩多怒者，正內經所謂血，并於膈之上，氣並於膈之下，自然血倒矣。所以內經又言血並於陽，氣並於陰，乃為熱中。又言癰成為消中，癰即熱也。消中者，善食多飢而肌肉暗減也。病者之嗜飲為熱，積胃中，其不病消中而病嘔血者何耶？內經又以胃脈本宜洪盛，反得沉細者，為胃氣已逆。若人迎脈盛，則熱取於胃而內生癰。今胃脈已見沉細，其不成胃癰而成嘔血者，又何耶？不

知病者嘔血之源與上二者同出異名耳。熱積於中即為消。血積於中即為癰。而隨積隨嘔則為此證。於其致此之由必以醉飽入房而得之。蓋人身氣動則血動。而構精時之氣有乾坤鼓鑄之象。其血大動精者血之所化也。灌輸原不止胃之一經。獨此一經所動之血為醉飽之餘所阻不能與他經之血緝續於不息之途。是以開此脫血一竇。今者竟成熟路矣。欲治此證不如此其分經辨證何從措手乎。豈惟經絡亦宜辨。胃之大絡貫膈絡肺不知其絡亦孰知膈間繫逆肺間氣脹痰膠為胃病之所傳哉。當此長夏土旺。不惟母病而子失養。抑且母邪盡傳於子。至三秋燥金司令。故嘔喘滿之患必增。不急治之則無及矣。今歲少陰司天。少陰之上熱氣主之。運氣熱也。夏月適當暑熱時令熱也。與胃中精熱合煽其虛。不治其熱血必不止。然不難血之止也。第患其止而聚也。聚於中為蠱為瘕。猶緩也。聚於上為喘為厥則驟也。惟遵內經熱淫血溢治以鹹寒之旨為主治。鹹能走血寒可勝熱。庶於消渴癰疽兩患可無妨礙。然必先除經病。務俾經脈下走。經氣下行。後方可除絡中之病。譬諸渠通而行潦始消也。未易言也。病者嘔血經久無法可止。父兄敦請僕往救治。告以必須議病不議藥方。能用子乃定是案。用玄明粉化水煮黃柏、秋石化水煮知母。以清解纏撲。而消瘀化痘。加甘草以調其苦。獨取鹹寒氣味。進四劑而血止。可謂神矣。醫者果然破藥性太寒。渠家果不終其用。延至八月。病者胸脇高腫數圓。肺內生癰。寒熱大作。喘欬不休。食飲不入。俯仰不敢動移。以致脊肉磨穿。危在呼吸。百計強余醫治。斷不應命。父兄因生仇恨。再求為其所難。以曲盡人情。只得極力治之。變證蓬躉。通計免於五死而得五生。病者不戒。兼啖生冷。肺復生癰。一夕嘔痰如猪膽狀者百十餘枚。一臟兩傷。竟至不起。僕焦勞百日。心力俱殫。第無如末流難挽何哉。胡白臣先生曰。向傳顧病治愈。競稱神儂。其後未免以成敗論矣。倘用鹹寒時遇有識者讚之。何至渴而掘井。闖而鑄兵耶。然此案堪自傳也。

### 面議顧李板乃室奇證治之奇驗

顧李板乃室。仲夏時。孕已五月。偶爾下血。醫以人參阿膠丸。固其胎。又經一月。身腫氣脹。血逆上奔。結聚於會厭。胸膈間。食飲纔入。觸之痛楚。轉下難。稍急即連粒嘔出。全如噎證。更醫數家。咸以為胎氣上逼脾虛。作腫而成膈噎也。用人參之補丘味之收。為治。延至白露節。計孕期已八月。而病造極。中之極。呼吸將絕。始請余診。竟不洩露病狀。其脈尺部微濶難推。獨肺部洪大無倫。其喘聲如曳鋸。其手臂青紫。腫亮若駿傷色。余駭曰。此是凶證。何不早商李板曰。昨聞

黃忌旭乃室有孕而胎噦得遇良治而愈是以請救但內子身腫氣急不識亦可療否余曰此證吾視若懸鑑不必明言以滋驚恐姑以善藥一二劑通其下閉上壅可也李拔必求病名余曰上壅者以肺脈之洪大合於會厭之結塞知其肺當生癰也下閉者以尺脈之微濇合於肉色之青腫知其胎已久壞也善藥者瀉白散加芩桔之苦以開之不用硝黃等厲藥也服一大劑腹即努痛如欲產狀李拔曰產乎余曰肺氣開而下行數時閉拒惡穢得出可也奚產之云再進一劑身腫稍退上氣稍平下白污如膿者數斗裏朽胎而出旬餘尚去白污並無點血相間可知胎朽腹中已近百日陰胎之血和胎俱化為膿也病者當時胸厭俱開連連進粥神思雖覺清爽朽胎雖已除去而穢氣充斥周身為青腫者未去也胸厭雖寬而肺氣壅遏為寒熱咳嗽者未除也余認真一以清肺為主旬餘果獲安痊顧生升恒曰先生議內子病余甚駭為不然及投劑如是開鑰其言果驗朽物既去忽大腫大喘可駭先生一以清肺藥批部導竊病邪旋即解散下二劑體復康平抑何神耶內子全而老母不至尸喪幼子不至啼飢此身不至隻影厚德固難為報耳因思譚醫如先生真為軒岐繼後世俗之知先生者即謂之謗先生可也然而百世之下猶當有聞風興起者矣崑崙晚學顧升恒李拔甫謹識於案末

### 面論姜宜人奇證與交腸不同治法迥異

姜宜人得奇證簡本草經疏治交腸用五苓散之說以為神祕余見之辨曰交腸一證大小二便易位而出若交腸然古用五苓治之專為通前陰而設也若此證閉在後陰二便俱從前陰而出擬之交腸誠有似是而非者况交腸乃暴病驟然而氣亂於中此證乃久病以漸而血枯於內有毫厘千里之別安得擬之原夫疾之所始始於憂思結而傷脾脾統血者也脾傷則不能統攝而錯出下行有崩漏之狀實名脫營脫營病宜大補急固乃誤認為崩漏以涼血清火為治則脫出轉多不思天癸已盡潮泛已絕萬無是病其年高氣弱無血以塞漏卮者毫不念也於是胞門子戶之血日漸消亡勢不得不借資不仰給矣借資於大腸轉將大腸之血運輸而滲入胞囊久之大腸之血亦盡而大腸之氣附血而行者孤而無主為拳為塊奔騰渙散與林木池魚之殃禍同矣又如救荒者剝鄰圃為立盡之墟所不顧矣猶未也仰給於胃脘轉將胃脘之血吸引而滲入胞囊久之胃脘之血亦盡下脫之血始無源自止夫胃脘之血所以榮週身而灌百脈者今乃暗歸烏有則苞根失潤而蒸離足憂血盡而止較之血存而脫又倍遠矣故血盡然後氣亂氣

亂然後水穀舍故趨新。舍寬趨隘。江漢兩渠併歸一路。身中為之大亂。勢心大腸之故道復通。乃可撥亂返治。與五苓一方全無干涉。又况水穀由胃入腸。另有幽門。心別清濁。今以滲血之故。釀為穀道。是幽門闢為坦徑矣。尚可用五苓再闢之乎。又況五苓之利陰為亡血家所深戒乎。今之見一病。輒有一藥橫於胸中。與夫執成方奉為靈秘者。大率皆誤人者也。若宜人之病。余三指纔下。便問曰。病中多哭泣否。婢嫗曰。時時泣下。乃知臟燥者多泣。大腸方廢而不用也。交腸云乎哉。今之大腸之脈。繫繫而現於指。可虞之時。其來春肅葉生乎。肅葉生而言果驗。胡白臣先生曰。此等證他人不能道。隻字似此。河漢無極。而更精切不可移易。為難能矣。

### 治陸令儀尊堂肺癰奇驗

陸令儀尊堂平日持齋。腸胃素枯。天癸已盡之後。經血猶不止。似有崩漏之意。余鑑姜宜人交腸之流弊。急為治之。久已痊可。值今歲秋月。燥金太過。濕蟲不生。無人不病咳嗽。而尊堂血虛津枯之體。受傷獨猛。胸脇緊脹。上氣喘急。卧寐不寧。咳嗽則大痛。痰中帶血。而腥食不易入。聲不易出。寒熱交作。而申酉二時。燥金用事。諸苦倍增。其脈時大時小。時半時伏。時弦緊。服清肺藥。如以勺水沃焦。無裨緩急。諸子傍徨無措。知為危候。余方明告以肺癰將成。高年難任。於是。以草薑大棗瀉肺湯。先通其肺氣之壅。即覺氣稍平。食稍入。痰稍易出。身稍易側。大有生機。余曰。未也。吾見來勢太急。不得已而取快於一時。究竟暫開者易至復閉。復閉則前法不可再用。迄今乘其暫開。多方以圖。必在六十日後。交冬至節方是愈期。蓋身中之燥。與時令之燥。膠結不解。必是燥金退氣。而肺金乃得太寧耳。令儀昆季極懼。專力治之。此六十日間。屢危屢安。大率皆用活法。幹旋緣肺病不可用補。而脾虛又不能生肺。肺燥喜於用潤。而脾滯又難運食。今日脾虛之極。食飲不思。則於清肺藥中。少加參术以補脾。明日肺燥之極。熱盛於煩。則於清肺藥中。少加阿膠。以潤燥。日續一日。扶至立冬之午刻。病者忽然云。內中光景大覺清爽。可得生矣。奇哉天時之燥去。而肺金之燥遂下。傳於大腸五六日。不一大便。畧一潤腸旋即解散。正以客邪易去耳。至小雪康健。加飧倍於曩昔。胃中空虛已久。勢必加飧。復其水穀容受之常。方為全愈也。令儀昆季咸錄微功。而余於此證有退思焉。語云。寧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乃今寧醫十婦人。不醫一男子矣。胡白臣先生曰。還丹不過九轉。舉世模之。不就陳詮可製活法。固難通也。

### 議郭台尹將成血鹽逆證

郭台尹年來似有勞怯意。胸腹不舒治之罔效。茫不識病之所存也。間僕治病先議後藥。姑請診焉。見其精神言動俱如平人。但面色癟黃。有齶黑紋路。而得五虛脈應之。因竊疑而詰之曰。足下多怒乎。善忘乎。口燥乎。便祕乎。胸繫乎。脇痛乎。腹疼乎。渠曰。種種皆然。此何病也。余曰。外證尚未顯。然內形已具。將來血蠱之候也。曰。何以知之。曰。合色與脈而知之也。夫血之充周於身也。榮華先見於面。今色黯不華。既無舊恙。又匪新疴。其所以憔悴不榮者。何在。且壯盛之年。而脈見細損。宜一損皮毛。二損肌肉。三損筋骨。不起於床矣。乃皮毛肌肉步履如故。其所以微弱不健者。又何居。是敢直斷為血蠱。腹雖未大。而腹大之情形已著。如爪鉗然。其日趨於長也。易易耳。明哲可不見機於早耶。曰。血蠱乃婦人之病。男子亦有之乎。曰。男子病此者甚多。而東方沿海一帶。比他處更多。醫不識所由來。漫用治氣治水之法。嘗試枉不可勝計。總緣不完病情耳。所以然者。以東海擅魚鹽之饒。魚者甘美之味。多食使人熱中。鹽者鹹苦之味。其性偏於走血。血為陰象。初與熱合。不覺其病。日久月增。中焦冲和之氣亦漸積而化為熱矣。氣熱則結。而血始不流矣。於是氣居血中。血裏氣外。一似婦女受孕者然。至彌月時。腹如抱甕矣。但孕系於胞中。如熟果自落。蟲盤於腹內。如負贅難療。又不可同語也。究而論之。豈有東方之水土致然。凡五方之因膏粱厚味。椒薑桂櫞。成熟中者。除癰疽消渴等症。不常見外。至脈滿一症。人人無不有之。但微則旋消。甚則脈久不消。而成蟲耳。倘能見微知著。寧至相尋於覆轍耶。要知人之有身。執中央以運四旁者也。今中央反竭四旁。以奉其餽。尚有精華發見於色脈間乎。此所以脈細皮寒。少食多汗。越羸之狀不一而足也。余言當不謬。請自揆之。月餘病成。竟不能用半載而逝。胡卣臣先生曰。議病開此一法門。後有學者不可及矣。

### 答門人問州守錢希聲先生治法

問人問曰。州尊暴病。嘔血數升。指尖微冷。喉間窒塞。聲不易出。安危之機。關於醫藥。有用溫補人參阿膠之屬者。有用涼血生地玄參之屬者。有用降大黃柏知母之屬者。漫難從。請吾師確言其理。以開瞽瞖。答曰。古今失血之證。論者皆混在瘓火一門。是以言之不中肯綮。吾試為子詳之。夫血病有新久微甚。無不本之於火。然火有陰陽。不同治法。因之。迺遠州尊雖舊嘔失血。不過傷損之類。其原頗輕。今入春以來。忽爾嘔血數盃。則出之暴矣。經云暴病非陽則其為火也。即非陽大甚。明陽火者五行之火。天地間經常可久之物。何暴之有。設其暴也。復可以五行之水折之。不能暴矣。

惟夫龍雷之火潛伏陰中。方其未動不知其為大也。及其一發。暴不可禦。以故載陰血而上溢。蓋龍雷之性必陰。雲四合。然後遂其升騰之勢。若天青日朗。則退藏不動矣。故凡用清火利水之藥者。皆以水制火之常法。施之於陰火。未有不轉助其虐者也。大法惟宜溫補。而溫補中之微細曲折。要在講明有素。經曰少陰之脈繁舌本。謂腎脈繁繞於舌根之間也。又曰咯血者屬腎。明於陰火發於陰中。其咯血之成塊而出。不比咳嗽勞症。痰中帶血為陽火也。此義從前未有發明。惟漢代張仲景為醫中之聖。於傷寒症中垂戒。一欵云誤發少陰汗。動其經血者。下竭上厥為難治。後人隨文讀去。至下竭上厥之理總置不講。不知下竭者陰血竭於下也。上厥者陰氣逆於上也。蓋氣與血兩相維附。氣不得血。則散而無統。血不得氣。則凝而不流。故陰火動而陰氣不得不上奔。陰氣上奔而陰血不得不從之上溢。陰血上溢。則下竭矣。血既上溢。其隨血之氣散於胸中。不能復返本位。則上厥矣。陰氣上逆。不過至頸而止。不能越高巔。清陽之位。是以喉間窒塞。心忡耳鳴。胸膈不舒也。然豈但窒塞不舒已哉。陰氣久居於上。勢必龍雷之火應之於下。血不盡。竭不上。心氣不盡。厥亦不止也。仲景所以斷為難治者。其以是乎。但止曰難治。非謂不治也。仲景不立治法者。以另有卒病論一十六卷。後世散逸無傳耳。吾為子大開其局。則以健脾中陽氣為第一義。健脾之陽一舉有三善也。一者。脾中之陽氣一旺。如天青日朗。而龍雷潛伏也。二者。脾中之陽氣旺。而胸中窒塞之陰氣如太空不留纖翳也。三者。脾中之陽氣旺。而飲食運化精微。復生其不竭之血也。况乎地氣必先蒸土為濕。然後上升為雲。若土燥而不濕。地氣於中隔絕。免人氣不當清乎。今方書皆治陽火之法。至龍雷之火。徒有其名。而無其治。反妄引久嗽成癆。痰中帶血之陽症。不敢用健脾增咳為例。不思咯血即有咳嗽。不過氣逆上厥之喫氣下。則不欬矣。況於原無咳嗽者乎。古方治龍雷之火。每用桂附引水歸原之法。然施於暴血之症。可暫不可常。蓋已虧之血。恐不能制其悍。而未動之火。恐不可滋之擾耳。究而論之。治龍雷之火。全以收藏為主。以秋冬則龍潛雷伏也。用收藏藥。不効畧用燥烈為鄉導。以示同氣相求之義。則可。既以收藏。豈敢漫用燥烈乎。先生宿有損傷失血之病。值此上下交匱。功令森嚴。人心不逞。惴惴其不免。是勞傷又益以憂恐。恐則傷腎。而少陰之血無端溢出。與仲景所謂誤發少陰汗動其血者。初無少異矣。又况肝主謀慮。性喜疎泄。冬間腎氣不藏。久已洪肝木之挹取。今春令將行。而肝木居青龍之位。震雷之司。乘權用事。是以天時之龍雷未動。身中之龍雷先動。其血已暴湧而出。不識後此春夏十二氣龍雷大發之時。將何血以奉之耶。夫大病須用大藥。大藥

者天時春暮而吾心寂然秋冬是也。昔人逃禪二字甚妙。夫禪而名之曰逃，其心境為何如哉。子後遇此病必以崇土為先。土厚則陰濁不升，而血必止。萬物以上為根，元氣以土為宅，不可不血講矣。胡白臣先生曰：今世失血一證甚多，前後四案發明無窮真義，垂誨殷殷。此篇詳論陰火原委尤補千古闕失。

李思萱乃室膈氣分症治驗附葉氏婦治驗

李思萱，臺人。有孕冬日感寒，至春而發，初不覺也。連食雞麵雞子，遂成夾食傷寒。一月纔愈，又傷食物，吐瀉交作。前後七十日，共反五次，遂成膈症，滴飲不入。延診時，其脈上湧而亂，重按全無，嘔噦連綿，不絕聲細如蟲鳴。久之方大嘔一聲。余曰：病者胃中全無水穀，已翻空向外，此不可救之症也。思萱必求良治，以免餘憾。余籌畫良久，因曰：萬不得已，必多用人參，但纏入胃中，即從腸出。有日費斗金，不拘西風一浪之譬。奈何？渠曰：儘在十日之內，尚可勉備。余曰：足矣。乃煎人參湯，調赤石脂末以墜安其翻出之胃。病者氣若稍回，少頃大便氣即脫去。凡三日，服過人參五兩，赤石脂末一劑，俱從大便濁出，得食仍嘔，但不嘔藥耳。因思必以藥之渣滓，如衆粥之類與服方可。望其少停胃中，頃之傳下，又可望其少停腸中。是以人參、陳橘皮二味煎如芥子大，和粟米同煎作粥與服半盞，不嘔良久，又與半盞。如是再三日，始得胃舍稍安。但大腸之空尚未填實，復以赤石脂末為丸，每用人參湯吞兩許。如是再三日，大便亦稀。此三日，參橘粥內已加入陳倉米，每進一盞，日進十餘次，人事遂大安矣。仍用四君子湯丸調理通，共去人參丸兩全愈。然此亦因其脂尚未墮，有一縫生氣可續，故為此法以續其生耳。不然者，用參雖多，安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哉？後生一子，小其緣母疾百日，失陰之故。葉氏婦亦傷寒，將發誤食雞麵雞子，大熱喘張，余憐其貧甚，病正傳陽，明胃經日間與彼雜處去邪。夜間即日酒大黃立明粉連下三次，大便凡十六行，胎仍不動，次早即輕安。薄粥將養數日全愈。此蓋乘其暴驟病，元氣大虛，盡驅宿物以免纏綿也。設泥有孕而用四物藥和合下之，則滯藥反為食積，樹黨矣。胡白臣先生曰：前治神矣，後治復不減，蓋前治明，後治暗也。行所明以持危扶顛，藉有天幸者多矣。此嘉言所以昭述其事，亦曰不得已歟。

辨黃尺旭乃室膈氣危證用緩治法而愈

味痰沫上湧。奄奄待盡無法以處。邑庠有施姓者。善決生死。謂其脉已離根。頃刻當壞。余曰不然。脉經明有開活一欵。云。上部有脉下部無脉。其人當吐不吐者死。是吐則未必死也。但得天氣下降。則地道自通。故此症倍宜治中。以氣高不返。中無開闔。因成危候。待吾以法緩緩治之。自然逐日見效。於是始獨任以觀驗否。乃遂變旋覆代赭成法。而用其意。不用其方。緣女病至尺脈全無。則莫可驗其受孕。萬一有而不求以赭石乾薑輩傷之。呼吸立斷矣。姑闕疑以赤石脂易赭石。煨薑易乾薑。用六君子湯加旋覆花煎調服下。嘔即稍定。其岳父見用人參以為劫病而致憊。余曰無恐也。治此不愈。願以三十金為罰。如愈一文不取。乃全神照應。藥必親調。始與服之。三日後漸漸不嘔。又三日後粥飲漸加。舉家稱快。但病者全不大便。至是已月餘矣。一則憂病之未除。再則憂食之不運。刻刻以通利為囑。余曰腸氣久結。食飲入胃。每日止能透下腸中一二節。食飲積之既久。臟氣自然通透。原議緩治。何得急圖耶。舉家僉以余為不情。每進診脈。輒聞病者翼息之揚。但未至發聲相呴耳。蓋余以歸地潤腸之藥。恐滯膈而作嘔。硝石大黃通腸之藥。恐傷胎而殒命。姑拂其請。堅持三五日。果氣下腸通。而病全瘳矣。病瘳而其家竊議曰。一便且不能通。曷貴於醫耶。月餘腹中之孕果漸形者。又議曰。一孕且不能知。安所稱高耶。吁嗟余之設誠而行。以全人夫妻子母。而反以得謗也。豈有他哉。惟余得謗。當世之所謂醫者。然後乃得名耳。胡白臣先生曰。議病入理之深。自然入俗之淺。如中無開闔之語。及臟氣逐日漸通之語。豈堪向尋常索解耶。

### 面議倪慶雲危症再生治驗

倪慶雲病膈氣十四日。粒米不入咽。始吐青水。次吐綠水。次吐黑水。次吐臭水。呼吸將絕。醫已歇手。余適診之。許以可救。渠家不信。余曰。儘今一晝夜先服理中湯六劑。不令其絕。來早轉方。一劑全安。渠家曰。病已至此。滴水不能入喉。安能服藥。六劑乎。余曰。但得此等甘溫入口。必喜而再服。不須過慮。渠諸子或庠或弁。亦知理折。僉曰。既有妙方。何不即投見效。必先與理中。然後乃用此。何意耶。余曰。金匱有云。病人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吾於此病分別言之。者有二道。一者以黑水為胃底之水。真水為腸中之水。此水見出。則胃中之津液久已不存。不敢用半夏以燥其胃也。一者以將絕之氣。止存一絲。以代赭墮之。恐其立斷。必先以理中分理陰陽。俾氣易於降下。然後代赭得以建奇奏績。一時之深心。即同千古之已誠。何必更疑。及簡仲景方。見方中用煨薑。而不用乾薑。又謂乾薑比半夏性更燥。而不敢

用。余曰尊人所噫者下焦之氣也。所嘔者腸中之水也。陰乘陽位。加以日久不食。諸多蛔蟲。必上居膈間。非乾薑之臻。則蛔蟲不下轉。而上氣亦必不下轉。妙處正在此。君曷可泥哉。諸子私謂言却大而非誇者。此公頗似姑進是藥顧其驗否。進後果再索藥。三劑後病者能言云。內氣方接。但恐太急矣。天明再服後。且轉方為妥。至次早未及服藥。復請前醫參酌。眾醫交口詐謗。渠家并後三劑不肯服矣。余持前藥一盞。勉令服之。曰。吾即於眾醫前立地。轉方頃刻見效。再有何說。乃用旋覆花一味煎湯調代赭石末二茶。是與之纔一入口。病者曰。好藥。吾氣已轉入丹田矣。但恐此藥難得。余曰易耳。病者十四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憊甚。因圖脫衣安寢。冷氣一觸。復嘔。與前藥立止。思粥令食半盞。渠飢甚。竟食二盞。少頃已食六盞。復嘔。與前藥立止。又因動怒以物擊婢。復嘔。與前藥立止。已後不復嘔。但困倦之極。股補藥二十劑丸。藥一斤。將息二月。始能遠出。方悔從前少服理中之劑耳。胡白臣先生曰。旋覆代赭一方。案中屢建奇績。二十劑丸。藥一斤。將息二月。始能遠出。方悔從前少服理中之劑耳。胡白臣先生曰。旋覆代赭一方。案中屢建奇績。

### 但醫家未肯信用。熟讀前後諸案。自了無疑惑矣。

### 論吳叔寶無病而得死脈

吳叔寶先生因治長公聖符之暇日。無病索為立案。豈求隔壘早見。而撤土先防乎。僕未悉翁平素之脈。因嘗藥而吐。漏交作。始為診之。見脈躁而不靜。勁而不柔。疑所傷甚大。乃翁漫不介意。無非恃體之堅固耳。及其道平昔始知稟受元陽甚旺。從前所患皆為熱中之病。蓋膏梁厚味之熱。陽氣載以俱升。勢必發為癰疽疔毒及膿瘍斗許。毒盡而陽不乏。夫非得於天者厚耶。然屢費不貲。久從暗耗。况人身候轉不常。始傳熱中。今傳寒中矣。熱中則一身之疾俱變為熱。痰熱則走故發為瘡瘍。寒中則一身之疾俱變為寒。寒則凝故結塞於胸膈。不易開散。一由陽氣高亢。一由陽氣卑微耳。今見脉中或三至一轉。或五至一轉。不與指相值。自為區別。雖名三五不調。其寔陽氣孤危已甚。翁弗病則已。萬一病出。必非舒徐緩。試即以久時為壁。寔威凜冽。陰霾盡見。天日無光。或有之矣。能無慮乎。據所稟之厚。宜百年可健。乃今亦覺少衰。扶身藥餌。有斷不可缺者。服藥而得復返其原。緝續因閑。尚可臻古稀之列。蓋所稟之豐。如有國者。祖功宗德之隆。即當衰季。復有中興一段光彩耳。

翁見案不擇。至冬月果患胸腹累痛。腹悶不堪。以滾酒熱鹽內澆外熨。不止服附子理中十數劑始安。次年四月臨喪。過哀嘔血。升餘服潤滯藥過多。飲食入胃。先痛後嘔。大便粘滯而不堅燥。欲成瘻隔。在郡更醫十餘手。雜投罔效。

歸用土醫服觀音對坐草而胃氣搜削殆盡。最後飲水惡熱乃胃中久失設養津液盡枯。一團真火內熾。凡病此症者無不皆然。醫者不審。痰膈與膈熱異治尚以牛黃狗寶漫圖僥倖。僕以未病先識不敢染指投劑亦由時輩媢嫉欲借翁為刀俎也。先以去年所用之藥為謫端。是以即有旋覆代赭成法可施承賞不下耳可勝悼哉。胡自臣先生曰。輿謗易興易息。出於公耳獨墮簾中之鬼蜮。造端微而貽禍遠。可慨可慨。

### 附與門人論飲滾酒過多成膈症之故

過飲滾酒多成膈症人皆知之而所以然之理不達也。蓋膈有二種一者上脘之難於納一者下脘之難於出耳。然入之胃中全是一團冲和之氣所以上脘清陽居多不覺其熱。下脘濁陰居多不覺其寒。即時令大熱而胃中之氣不變為熱時令大寒而胃中之氣不變為寒氣惟冲和故但能容物不能化物。必藉脾中之陽氣入胃而運化之機始顯。此身中自然之造化也。麴蘖之性極能升騰。日飲沸酒不輒勢必將下脘之氣轉升於中上二脘而幽門之口閉而不通者有之且滾酒從喉而入已將上脘炮灼漸有腐肉之象而生氣不存。窄隘有加止能咽水不能納穀有之此其所以多成膈證也。若夫熱藥之性其傷人也必借以火曰炎上也。寒藥之性其傷人也必濫以水曰潤下也不借不濫而獨傷中焦冲和之氣者必無之理也。設果服附子能成膈患去年勸勿飲熱酒時何不早言。而治錢州尊失血大劑借用又何自及耶。赤土不容硃砂巧於用譖此方之不戒穀者豈偶哉。

### 面論大司馬王岵翁公祖耳鳴用方大奇

人身有九竅。陽竅七眼耳口鼻是也。陰竅二前後二陰是也。陽氣走上竅而下入於陰位則有溺泄腹鳴之候。陰氣走下竅而上入於陽位則有窒塞耳鳴之候。故人當五十以外。腎氣漸衰於下。每每從陽上逆而腎之竅開於耳。耳之聰司於腎。腎主閉藏。不欲外泄。因肝木為子。疏泄母氣而散於外。是以謀慮鬱怒之火一動。陰氣從之上逆。耳竅窒塞不清。故能聽之近不礙而聽遠不無少礙。高年之體大率類然。較之聾病一天一淵聾病者。竅中另有一膜。遮蔽外氣不得內入。故以開竅為主。而方書所用石菖蒲麝香等藥及外填內攻等法者。皆為此而設。至於高年。陰氣不自收攝。越出上竅。此理從無一人會及。反以治少壯耳聾藥及發表散氣藥兼帶陰虛為治。是以百無一效。不知陰氣至上竅亦隔一膜。不能越出竅外。止於竅中。汨汨有聲。如蛙鼓蚊雷鼓吹不已。以故外入之聲為其內聲所混。聽之不清。若氣

稍不逆上則聽稍清。氣全不逆上則聽全清矣。不肖悟明此理。凡治高年逆上之氣。屢有奇效。方中大意。全以磁石為主。以其重能達下。性主下吸。又能制肝木之上吸故也。而用地黃龜膠群陰之藥輔之。更用五味子山茱萸之酸。以收之。令陰氣自旺於本宮。不上觸於陽竅。由是空曠無礙。耳之於聲似谷之受響。萬籟之音尚可細聆。豈更與人聲相拒。難於遠聽耶。此寔至理所在。但醫術淺薄之輩。不能知之。試觀人之收視而視愈明。反聽而聽愈聰者。然後知昌之斯言非臆說也。謹論。

附答岵翁公祖書

捧讀祖臺鈞論。耳中根原甚悉。且考究方書。揣察仲景。即深於醫旨者。不能道隻字。不肖昌竦然於金石之音。從茲佑加深入矣。慶幸慶幸。昨方論中。明知左耳有一膜遮蔽。姑置未論。但論右耳。所以時清時混之故。在於陰氣上觸耳。蓋人兩腎之竅。雖開於耳。而腎氣上入耳際。亦為膈膜所蔽。不能越於耳外。止於耳根下。少則微鳴。多則大鳴。甚則將繚耳之筋觸之。跳動直似撞穿耳輪之象者。然寔必不可出也。設陰氣能出耳外。而走陽竅。則陰陽相混。非三才之理矣。故耳之用。妙在虛而能受也。外入之氣隨大隨小。至耳無碍。惟內觸之氣。咷咷有聲。所以外入之氣僅通其半。若鬱怒之火動。內氣轉增。則外入之氣轉混。必內氣漸走下竅。上竅復其虛而能受之體。然後清清朗朗。聲入即通。無壅碍也。方書指為少陽膽厥陰肝。一經熱多所致。是說左耳分部。然少陽之氣能走上竅。其穴皆絡於腦顛。無觸筋中耳之理。不當與厥陰混同立語。其通聖散一方。汗下兼用。乃治壯火之法。丹溪所取。亦無確見。惟滾痰丸一方。少壯用之。多有功效者。則以大黃黃芩沉香之苦。最能下氣而礞石之重墮。大約與磁石之用相似也。不肖昌所以不用此方者。以其大損脾胃。且耗胸中氤氳之氣耳。至於腎虛耳鳴。指作膀胱相火上升。則陽大必能透出上竅。不為鳴也。尤見丹溪無據之談。易言水中有火。原說真火。故坎中之一點真陽。即真火也。年高之人。腎水已竭。真火易露。故胃中之氣易出難收。況有厥陰之水。為之挹取乎。然則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如蓋中添油。而燭焰自小。誠為良治。乃云作陰虛治不效者。知其泛論世人。不為老人立法也。夫收攝腎氣。原為老人之先務。豈丹溪明哲而為此等議論乎。不肖昌昨方論中。欲返祖臺右耳十餘年之聰。以仰答帝鑒慰藉蒼生耳。非為左耳數十年之銅論也。草野不恭。統惟原宥。連復 胡白臣先生曰。耳鳴之故。從來無人說透。此案方大開法門。

直敍王岵翁公祖病中垂危復安始末

岵翁公祖自春月論耳鳴後見昌執理不阿知為可用至冬初以脾約便難再召診視進從容胡麻山藥首烏等四劑則潤益緣腸中少血多風與藥適宜故效敏耳自是益加信悅時沐枉駕就問彼衷相示冬盡偶因飽食當風忽然一吐傾囊而出胃氣大傷隨召診間體中微似發熱左關之脈甚大自云始先中脘不舒今覺氣反攻左始用梨汁不投今因蔗漿稍定不知此何症也昌因斷曰此虛風之候也以胃中所受之水穀出盡無留空虛若谷而風自內生兼腸中久蓄之風乘機上入是以胃中不安然風入於胃必左投肝木而從其類是以氣反攻左而左脈即為之大且勁內經云風淫於內治以甘寒梨汁蔗漿俱甘寒對症之物而一效一不效者又可知胃中氣虛已極不耐梨性之達下而喜蔗性之和中也於是以甘寒一派之藥足方人參竹瀝麥門冬生地黃之屬眾議除參不用服後腹中呴呴有聲嘔出黃痰少許胸中遂快次早大便亦通症似向安然有可怪者本是胃經受病而胃脈反不見其病祇是上下兩傍心腎肝肺之脈時時另起一頭不安其常因為剖心爭論謂此非上下兩傍之見病端也乃中央氣弱不能四達如母病而四子失乳故現飢餓之象耳觀公祖自云口中之味極淡又云水到喉管即注住不肯下行明明是胃中之氣不轉宿水留住喉間不能更吞新水耳宜急用四君子湯以理胃氣則中央之樞軸轉而四畔之機關盡利喉管之水氣不逆而口中之淡味亦除矣如不見信速請明者商之不便在此羈時候事也然而言過激烈反怪為故意驚駭改召二醫有謂中風者有謂傷寒者見各不同至於人參之不可用則同聲和之謂症之輕而易療則同力擔之微用發表之藥即汗出沾濡又同口譖之曾不顧已竭之胃氣追之寔難反閉關而縱之去於是氣高神湯呃逆不休矣再僥倖而授黃連一劑將絕之彖加極苦以速其絕二醫措手不及復召昌至則脈已大亂如沸如羹頻轉頗歇神昏不醒身強莫移年壽間一團黑滯其氣出則順而入必噦通計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卽得一萬三千五百噦矣二醫卸褐謂昌前所議四君子湯今始可用吁嗟呼吸存亡尚圖雍容樽俎乎據理答之曰氣已出而不入再加參朮之膩阻立斷矣惟有仲景旋覆代赭石一方可收神效於百一進一劑而噦勢稍減二劑加代赭石至五錢噦遂大減連進粥神清色亮脉復體輕再用參朮麥冬木瓜甘草平調二日遂康復如初此皆祖翁少時純樸不凋故松柏之姿老而彌勁非盡藥之功能也即論藥亦非參之力乃代赭引參下行之力也祖翁病劇問昌何為不至及病間見昌曰進藥即鼓勇欣

嘗抑何見知之深耶。而昌亦得藉湯藥以行菽水之奉。快矣快矣。胡白臣先生曰。左氏春秋無與於兵而名將以為兵法之至精。見理不到。則一心之運用不出也。噫難與俗人言耳。

直推岵翁公祖病後再誤貽患

岵翁公祖深知醫理。投劑咸中肯綮。所以長年久世。然苦耳鳴不樂對客。其左右侍從誰能究心醫藥之事。前病獲安。競以為人參之力。而却禍者反得居功。謂其意原欲用參。但不敢專主。姑進不肖商確。以示詳慎耳。於是善後之宜。一以諉之。曾不顧夫一誤再誤也。吁嗟善後之圖。結果易謀乎哉。前所論虛風一症。昌纔用甘寒藥一劑。稍效。俄馬更騷。誤以傷寒為治。而致危殆。昌雖用旋覆代赭二劑回天。然前此虛風本症。尚無暇於驅除。而主家及醫。其時方競誇人參之力。謂調理更宜倍用。無俟參酌。曾不思虛風醞釀日深。他日再求良治。不能及矣。此際欲造庭力爭。是謂生端。即上書陳說。又恐中格。惟有撫膺展轉太息而已。吁嗟時事之不可為。大都若此矣。然雖不得借箸前籌。未可不列眉而論也。內經云。風者善行而數變。言風之為病無定體也。又曰病成而變。此則專言胃風所傳之病變症最多也。變症有五。一曰風成為寒熱。以風氣通肝。則木盛而侮脾胃。故生寒熱也。祖翁前病時。左關之脈。獨大。自云氣反攻左。而每多寒熱之候。致醫輩視為外感者。是其徵也。一曰厥成為癲疾。厥者逆也。謂胃氣逆而上升。成巔頂之疾。如眩暈之類也。祖翁前病時。逆不休。時覺昏暈者。是其徵也。一曰瘡成為消中。瘡者熱也。熱積胃中。善食而易飢大之害也。祖翁胃中素有積熱。而多欲得食者。是其徵也。一曰脹風成為病。言胃中之風醞釀。飧已即泄。不留停也。祖翁平素三四日。始一大便。今當無故泄下數行。是其徵也。一曰久風為飧泄。言胃中風熾。飧已即泄。不留停也。祖翁平素三四日。始一大便。今當無故泄下數行。是其徵也。一曰久風為瘡瘍。浸淫為害者。是其徵也。此五者總為胃風之病。祖翁俱已見端。又喜飧羊肉。河豚以召致之。然亦不自由也。蓋風煽胃中。如轉丸之搥食。入易消。不得不借資於厚味。而不知胃中元氣久從暗耗。設虛風止熄。即清薄之味。尚不易化。況於肥甘乎。今之醫者。全不究病前病後消息。明明語以虛風之證。竟不知虛風為何物。余何言醫耶。祭何言調攝耶。昌於此殆不勝古今家國之感矣。案雖足。而狂瞽之言未便呈覽。兼值昌有津液乾枯。真火內燔。宜用知母一兩。人參甘草各一錢。日進二劑。自安。眾議方中用參太少。且無補藥佐之。全無取

義竟置不用。連進參尤大劑不効。越三日，剉中人參竟加一兩服。後頃刻氣高不返而仙逝。八旬元老勲勒鼎彝子姓森森遠隔三匝。夫復何憾。獨昌親承械樸之化。於報稱之心。有所未慊也。哀哉。

直敍立刻救甦劉筠枝不終其用之故

筠枝先生創業維艱。大率得之節嗇者多。然七旬御女不輟。此先天元陽固密。非人力之所為也。若能良賈深藏。可以百年用之不竭。余何以御女之故。而數擾其陽耶。夫陽者親上而衛外。易出而難收者也。在根基淺露之軀。毫不敢肆情縱慾。幸而根深蒂固。不易動搖。乃以房中之術。自伐其根。而重加裁接。致大命危於頃刻。豈誤以節嗇之方。而例施之御女子。夏月陽氣在外。陰氣在內。此時調攝之藥。全以扶陽抑陰為主。翁偶不快。於飲食起居如常。醫者以壯年傷暑之藥。查需黃柏石膏。知母滑石車前木通。投之即刻不支。卧於床櫈。次早余見時。則身僵頸硬。舌強喉啞。無生理矣。余診畢云。此身雖危。然因誤藥所致。甫隔一晚。尚可以藥速追。急以大附子乾薑人參白朮各五錢。甘草三錢。煎服。可以解此厄。萬不宜遲。渠諸子不能決。余忙取藥自煎。更議姑以前方煎四分之一服。之安貼。再煎未遲。只得從之。藥成送進。通前醫再至。遂入診良久。阻藥不用。余面辱其醫。進房親督灌藥。寸已之久。翁大嘔一聲。醒而能言。但聲雌而細。呼諸子乳名云。適纔見州官回。詢其所由。開目視之。不語。轉問醫者何人。曰江西喻遂。抬手一拱。又云。被縫有風來塞。塞余甚快。忙出煎所存三分之藥。以再進。維時姻族雜至。商以肩輿送余歸寓。余斷欲進藥。數勸云。且暫回寓。或者明日再請。其意中必懼吾之面折醫輩。及他醫進藥。啞暗如前。越二日而逝。余為之嘆惜不已焉。七旬御女不輟。斧斤於內。而假庸醫以權。長子次子繼。斧斤於外。而閑姻族以畔。氣機久動。尚自謂百年無患也。於人乎何尤。胡苟臣先生曰。誠玉而遭刑。認為頑石也。投珠而按劍。認為不祥也。至剖石得玉。轉災為祥。尚然不識。則何見耶。醫事固烈。亦所遇通窮耳。

### 論徐嶽生將成瘡殫之證

徐嶽生軀盛氣充。昔年因食指微傷。見血以冷水濯之。遂至氣凝不散。腫脹出膿血數升。小筋脫出。三節指廢不伸。邇來兩足間。纔至秋月。便覺畏冷。重綿蔽之外。拊仍熱。內揣獨覺其寒。近日從踵至膝。後筋痛不便遠行。雲間老醫令服八味丸。深中其意。及僕診自云。平素脉難以摸索。乃肝肺二部。反見洪大。大為病進。况在冬月。木落金寒時。尤為不宜。

方來之勢將有不可嚮避者。八味丸之桂附，未可輕服也。何也？筋者，肝之合也。附筋之血既經食指之挹取，存留無幾，不能營養筋脈。加以忿怒數動，肝大傳熱於筋，足跗之大筋得熱而短，是以牽強不便於行也。然肝之所主者惟肺。木性畏金，稟令權威若君主然。故心肺氣先清，過身氣乃下行。今肺脈大則肺氣又為心主所傷，壅窒不清，是以陽氣不能下達，而足寒也。然則所患雖微，已犯三逆。平素脈細而今脈大一逆也；肝脈大而熱下傳二逆也；肺脈大而氣上壅三逆也。設誤以桂附治之，熱者愈熱，壅者愈壅，即日便成痿瘪矣。此際用藥，淵乎微乎，有尋常不能測識者。蓋筋脉短勁，肝氣內鋼，須血講於金伐木榮之道，以金代木而木反榮，筋反舒，脈深通立造者，其孰能知之？然非金氣自壅，則木且奉令不暇，何敢內拒？惟金失其剛，轉而為柔，是以木失其柔，轉而為剛。故治此患，先以清金為第一義也。然清金又先以清胃為第一義。不清其胃，則熱酒一飲而熱氣輸於肺矣；厚味一食而濁氣輸於肺矣；藥力幾何，能勝清金之任哉？金不清如大敵在前，主將懦弱已不能望其成功，况舍清金而更加以助火燦金，倒行逆施以為治耶？必不得之數矣。翁見藥石之言漫無忌諱，反疑為張大其說而莫之信，竟服八味丸。一月後，痿瘪之情悉著。不幸所言果驗，乃臥床一載，必不令僕一見聞。最後陽道盡縮，水全無，乃肺金之氣先絕於上，所以致此。明明言之而竟蹈之，余何奈何？胡固臣先生曰：此治療痿瘪證之妙法，蓮華經也不當作文字裹視。

### 論江冲寰先生足患治法

庚辰冬，於鼎翁公祖園中識先生半面，竊見身體重著，復步艱難，面色滯晦，語言遲緩，以為若虛風卒中之候也。因為過慮，辛巳秋召診間，細察脾脈緩急，不調；肺脈動大，然肝木尚平，陽氣尚旺，是八風之邪，未可易中，而筋脈掣痛，不能安寢者，大率風而加之以濕，交煽其虐所致。以斯知尚可引年而施治也。何也？風者，肝之病，天之氣也；濕者，脾之病，地之氣也。天氣迅疾，故發之暴，益以地氣之迂緩，反有所牽制而不能暴矣。然氣別則病殊，而氣交則病合，有不可不明辨者。病殊者，在天氣則風為百病之長，其來微，隨則相赴為傳次，必徧五臟而始烈，其來甚，則不由傳次而直中。唯體虛之人，患始不測，馬在地氣則濕為下體之患，其來微，則足跗腫大，然得所勝，亦旋消。其來甚，則害及皮肉筋脈，以漸而上攻，亦惟陽虛之人，勢始騰越焉。兩者一本之天，一本之地，病各懸殊，治亦異法者也。病合者，天之氣入於筋脈，地之氣亦入於筋脈，時乎天氣勝，則筋脈張而勁焉；時乎地氣勝，則筋脈蟬而緩焉。兩者其源雖異，其流則同，交相蘊結，

蔓而難圖者也。先生房中之風始雖不可知，然而所感則微也。至若濕之一字，既以醇酒厚味而釀之於內，又為炎蒸嵐瘴而襲之於外，是以足患日熾，雖周身筋脈舒展亦不自如，究竟不若足間晝夜掣痛瘡瘍腫潰，漫淫無已也。夫春時之風也，夏時之濕與熱也，秋時之燥也，三時之氣皆為先生一身之患者也。而一身之患又惟一隅獨當之亦良苦矣。設內之風濕熱燥不釀，是患者有寧宇乎？所可嘉者，惟冬月寒水司令，勢稍未減，而醫者不識此意，每投壯筋骨之藥酒以驅其濕，不知此乃治寒濕之法，惟冬月病增者方宜。豈以風濕熱濕而倒行逆施，寧不重其因耶？况乎先生肺脈勁大，三四日始一大便，雖五月亦喜形寒飲冷而不欲近火，何所見其為寒濕也哉？所以孫真人入小竹懸等方，風濕熱燥寒五治之藥俱備，儻統厖雜，後人全不知用。若識此義為去取則神而明之之事矣，然則不辨證而用方，幾何而不誤耶？胡國臣先生曰：辨證縱橫無礙，劍光煜煜逼人。

論錢太封翁足患不宜熱藥再誤

錢叔翁太老先生，形體清瘦，平素多火少痰。邇年內蘊之熱蒸濕為疾。辛巳夏秋間，濕熱交勝時，忽患右足麻木，冷如冰石，蓋熱似寒，如暑月反雨水電之類。醫者以其足跗之冷也，不細察其為熱極似寒誤以木瓜防已加皮羌獨牛膝之屬溫之也，甚且認為下元虛憊，誤用附桂河車之屬補之，以大濟火，以熱益熱。由是腫潰出膿水，浸淫數月，踝骨以下，足背指腫廢而不用，總為誤治，而至此極耳。其理甚明，無難於辨。若果寒疫下降，不過堅凝不散止耳，甚者不過瘡瘻不仁止耳。何至腫而且潰，黃水淋漓，腐肉穿筋耶？太翁不知為醫藥所誤，乃委咎於方隅神煞所致，豈其然哉？此與傷寒壞證熱邪深入經絡而為流注無少異也。所用參膏，但可顯理元氣，而無清解濕熱之藥以佐之，是以未顯厥勁，以元老之宦，不可以理煩劇設與竹懸同事。人參固其經，竹懸通其絡，則甘寒氣味相得益彰矣。徐太掖先生服人參以治虛風，誤佐以附子之熱，迄今筋脈短縮不便，行持亦由不識甘寒可通經絡也。且太翁用參膏後，脾氣亦既大旺，健運有加矣。此時倘能撙節飲食，俾脾中所生之陽氣得顯力以驅痰驅熱，則痰熱不留行，而足患並可結局，乃日食而外，加以夜食，雖脾氣之旺，不為食所傷，然以參力所生之脾氣不用之以運痰，運熱止用之以運食，誠可惜也。今者食入亦不易運以助長，而反得衰，乃至痰飲膠結於胸中，為飽為悶為煩，而痰不應，總為脾失其健，不為胃行津液，而飲食反以生痰，漸漬充滿肺竅，故不易出。雖以治痰為急，然治痰之藥，大率耗氣動虛，恐痰未出而風先入，也要惟

是以甘寒之藥杜風消熱潤燥補虛豁痰乃為合法。至於辛熱之藥斷不可再誤矣。醫者明見此輒用桂附無算想心因膿水易乾認為平熱之功而極力以催之結局耳可勝誅哉。胡白臣先生曰：濕熱傷足自上而下也。足寒傷心自下而上也。自上下者先清其上自下上者先溫其下。觀此而民病傷國可知治先在民矣。

### 論蒲君藝喘病證治之法

人身難治之病有百證喘病其最也。喘病無不本之於肺然隨所傷而互開漸以造於其極惟兼三陰之證者為最劇。三陰者少陰腎太陰脾厥陰肝也。而三陰又以少陰腎為最劇。經云腎病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此喘病兼腎病之形也。又云勞風發在肺下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當咳出青黃濃濁之痰如彈子大者不出者傷肺傷肺者死也。此喘病兼腎病之情也。故有此證者首重在節慾收攝腎氣不使上攻可也。其次則太陰脾厥陰肝之兼證亦重勿以飲食忿怒之故重傷肝脾可也。若君藝之喘證得之於髫幼非有忿怒之傷止是形寒飲冷傷其肺耳。然從幼稚生瘡癰瘍癰之後復生牙癰脾中之濕熱素多。胃中之壯火素盛是肺經所以受傷之原又不止於形寒飲冷也。脾之濕熱胃之壯火交煽而互蒸結為濁痰溢入上竅久不散透出肺膜結為窠囊清氣入之渾然不覺濁氣入之頃刻與濁痰狼狽相依合為黨援窒塞關隘不容呼吸出入而呼吸正氣轉觸其疾鼾齁有聲頭重耳響胸背骨間有如刀刺涎涕交作鼻額酸辛若傷風狀正內經所謂心肺有病而呼吸為之不利也必俟肺中所受之濁氣解散下行從前後二陰而去然後肺中之濃痰咯之始得易出而漸可相安。及夫濁氣復上則窠囊之痰復動窒塞仍前復舉乃至寒之亦發熱之亦發傷酒傷食亦發動氣亦發所以然者總由動其濁氣耳。濁氣本居下體不易於犯入清道每隨火勢而上騰所謂火動則氣之升者濁氣升也。腎火動則寒氣升。脾火動則風氣升也。故以治火為先也。然濁氣既隨火而升亦可隨火而降也。乃凝神入氣所以靜調之火降而氣不降者何耶則以濁氣雖居於下而肺中之窠囊寔其新造之區可僞寓其中轉使清氣逼處不安亦若為亂者然如寇賊依山傍險蟠據一方也。此方之民勢必擾亂而從寇也故雖以治火為先然治火而不治痰無益也。治痰而不治窠囊之痰雖治與不治等也。治痰之法曰驅曰導曰滌曰化曰涌曰理脾曰降火曰行氣前人之法不為不詳。至於窠囊之痰如蜂子之穴於房中如蓮子之嵌於蓬內生長則易剝落則難由其外空中竈任行驅導涌滌之藥徒傷他臟此寔明拒而不納耳究而言

之。豈但巢囊之中。痰不易除。即肺葉之外。膜原之間。頑痰膠結。多年如樹之有蘿。如屋之有遊。如石之有苔。附托相安。倉卒有難於剗伐者。古今之為醫者。夥矣。從無有為此渺論者。僕生平治此症最多。皆以活法而奏全績。蓋肺中濁痰。為祟。若牛渚怪物。莫逃吾燃犀之焰者。因是曠觀病機。異哉。肺金以脾土為母。而肺中之濁痰亦以脾中之濕為母。脾性本喜燥惡濕。迨夫濕熱久綱。遂致化剛為柔。居間用事。飲食入胃。既以精華輸我週身。又以敗濁填彼竈隧。始尚交相為養。最後拖被注此顯為外邪。示豈弟。致使憑城憑社。輩得以久遂其奸。如附近流寇之地。益以巨家大族。暗為輪導。其滋蔓難圖也。有由然矣。治法必靜以馭氣。使三陰之火不上升。以默杜外擾。又必嚴以馭脾。使太陰之權有獨伸。而不假敵愾。我寔彼虛。我堅彼瑕。批瑕搗虛。迅不掩耳。不崇朝而掃清穢濁。乃廣服大藥。以安和五臟。培養肺氣。肺金之氣一清。則週身之氣翕然從之下降。前此上升濁邪。冗絕其源。百年之間。常保清明在躬矣。此蓋行所當然。不得不然之法。夫豈塗飾聽聞之贅詞耶。君藝敷請顯治。果獲全瘳。益見僕言非謬矣。胡南臣先生曰。岐黃論道以後。從不見有此精細快徹之談。應是醫門靈寶。又曰。君藝童年銼疾。非所易瘳。今疾愈而且得子矣。先議後藥。功不大顯。論吳吉長乃室及王氏婦誤藥之治驗。

吉長乃室。新秋病癲。浙惡寒。已發熱。漸至欬嗽。然病未甚。也服表散藥不愈。體日瘦羸。延至初冬。飲以參丸補劑。轉覺厭厭。欲絕。食飲不思。有欬無聲。瀉痢不止。危在旦暮。醫者議以人參五錢。附子三錢。加入薑桂白朮之屬。作一劑。服以止瀉補虛。而收腎水之捷。吉長傍惶無措。延余診畢。未及交語。前醫自外血至。見僕在坐。即令疏方。僕飄然而出。蓋以渠見既訛。難與語。至理耶。吉長辭去。前醫堅請用藥。僕因謂曰。是病總由誤藥所致。始先皮毛間。迺惡寒發熱。肺金為時令之燥所傷也。用表散已為非法。至用參朮補之。則肺氣閉綱。而咳嗽之聲不揚。胸腹飽脹。不思飲食。肺中之熱無處可宣。急奔大腸。食入則不待運化。而直出。食不入。則腸中之垢污。亦隨氣奔而出。是以瀉利無休也。今以潤肺之藥。兼潤其腸。則源流俱清。寒熱咳嗽泄瀉一齊俱止矣。但取藥四劑。服之必安。不足慮也。方用黃芩。地骨皮。甘草。杏仁。阿膠。初進一劑。瀉即少止。四劑畢。而寒熱俱除。再數劑而欬嗽俱全愈矣。設當日與時輩商之。彼方執參附為是能從我乎。又鄉中王氏婦。秋月亦病寒熱。服參朮後。亦厭厭一息。但無欬嗽。十餘日不進粒米。亦無大便。時時暈去。不省人事。其夫參處中詳述其症。求發補劑四服。余以大黃芒硝。石膏。甘草四味為粗末。與之。彼不能辨歸而煎服。其妻云。

此藥甚鹹夫喜曰鹹果補藥遂將二劑連服頃之腹中弩痛下結糞數塊絕而復甦進粥二盞前病已如失矣鄉人致謝悅始知之凡此素有定見於中故不為臨歧所炫也姑存是案為治病者廣其識焉胡白臣先生曰毫釐有差千里懸絕案中治法似乎與症相反究竟不爽大難大難

### 論鼎翁公祖頤養天和宜用之藥

舊憲治公祖江鼎寧先生望之之齡精神健旺脉氣堅實聲音洪亮普接不厭其繁紛紛尚能兼理不羨洛社耆英行見熙朝元老矣偶有胸膈弗爽肺氣不清鼻多濁涕小恙召診曰兼患齒痛謹餽以天冬熟地石斛丹皮枸杞五味等收攝腎氣藥四劑入桂些少為引經服之齒痛頓止鼻氣亦清第因喉中作乾未肯多服門下醫者素達主見治標變不治本虛特為辨曰祖翁所稟先天陽氣甚厚冬月尚仍早興晚寢飲蕉啖梨是以服藥多喜清畏補然補有陰陽之不同陽氣虛旺於上陰氣未必旺於下髡髮則黑步履則遲其一徵也運臂則輕舉腰則重其一徵也陽道易興精液難固其一徵當能多受胎弗久留其一徵也下本不虛下之精華暗輸於上是以虛也上本不實清陽之分為陰所凌似乎實也故陰凌於上而閑竅於目則為淚閑竅於鼻則為涕閑竅於口則為涎為唾經云五十始衰謂陰氣至是始衰也陰氣衰故不能自主而從陽上行其屑越者皆身中之至寶向非收攝歸元將何底極是以事親養老諸方皆以溫補下元為務誠有見於老少不同治少年人惟恐有火高年人惟恐無火無火則運化難而易衰有火則精神健而難老有火者老人性命之根未可以水輕折也昔賢治喉乾謂八味丸為聖藥譬之釜底加薪則釜中津氣上騰理則然矣可見下虛者不但真陰虛竟真陽亦虛何也陽氣以潛藏為貴潛則弗亢潛則可久易道也蓋中加油則燈愈明爐中覆灰則火不燃與其孤陽上浮為熱渴若一併收歸於下則鼻中之濁涕不作口中之津液常生雖日進桂附尚不覺其為熱矧清利潤下之劑而反致疑是為辨胡白臣先生曰吾鄉諸老卒有遐齡者最多鼎寧廉訪年來絕慾忘機怡情悅性大藥不藉草木之偏上壽更無涯涘可測此案第借為高年立法理自不誣

### 論受先先生漏症善後之宜

舊鄰治父母張受先先生久患穿腸痔漏氣血大為所耗有薦吾鄉黃先生善敷割者先生神其術一切內治之藥並取決焉不肖昌雅重先生文章道德之見居瀛海時曾令門下往候脉息私商善後之策大意謂先生久困漏痔一旦

成平精氣內榮。自可百年無患。然新造之區尚未堅固。則有浸淫之虞。臟氣久虛。腸蓄易澼。則有轉注之虞。清氣久陷。既服甘溫升舉矣。然漏下已多。陰血暗耗。恐毗於陽水。設易混。既用養臟厚腸矣。然泄劑過多。脾氣易溜。恐毗於陰。且漏孔原通精孔。稍溢出。勢必旁流。則養精一如養虎。厚味最足濡脾。味稍不節。勢必走泄。則生陰無取傷陰。蓋人身脾氣每喜燥而惡濕。先生漏孔已完。而敗濁下行者。無路可出。必轉滲於脾。濕固倚之是宜補脾之陽。勿傷脾之陰。以復健運之常。而收和平之功云云。及至裏中。應召往診。指下輕取。鼓動有力。重按若覺微細。是陽未見不足。陰則大傷矣。先生每進補陰之藥。則夜卧甚寧。腸澼亦稀。以故瘡醫妄引槐角地榆治腸風之法。治之下血。亦不覺其誤。其實漏病乃精竅之病。益攢精時。氣留則精止。氣動則精泄。大凡强力入房者。氣每衝激而出。故精隨之橫決四射。不盡由孔道而注精溢於精管之外。久久漸成漏管。今漏管雖去。而肉中之空隙則存。填竅補隧。非此等藥力所能勝也。不肖始不言其非。但於其方中去槐角地榆等。而加鹿角霜一味。所謂惟有斑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缺者。是也。况群陰之藥。最能潤下。不有以破之。則腸中之水更滯聚可虞耶。然此特微露一斑耳。瘡醫不解。已阻為不可用。因思吾鄉之治療者。潰管生腫外。更有二神方。先以丸藥半助服之。令人陽道復興。雖宜於少。未必宜於老。然用意亦大奇矣。不肖續欲填滿竅隧。而黃生阻之。豈未聞此人此法乎。胡白臣先生曰。漏管果通精竅。敷治易而填補難。案中所說。確乎有見。

詳胡太封翁疝病治法。并及運會之理。勸寇之事。

養中胡太老先生精神內守。百凡悉處謙退。年登古稀。面貌若童子。蓋得於天全。而不受人損也。從來但苦脾氣不壯。食飲厚自撙節。邁年少腹有疝形。如雞卵數發。以後其形漸大而長。從少腹墜入罩囊。甚易近位。甚難下體。稍受微寒。則發發時必俟塊中冷氣漸轉煖熱。始得軟溜而縮入。不然則鼓張於隘口。不能入也。近來其塊益大。發時如卧酒瓶。於胯上半在少腹。半在罩囊。其勢堅緊如石。其氣逆行前後腰臍。各道筋中。同時俱脹。由是上攻入胃。大嘔大吐。由是上攻顛頂。戰慄畏寒。安危正關呼吸。去冬偶見暴發光景。知為地氣上攻。亟以大劑參附薑桂投之一劑而愈。以後但遇舉發。悉用桂附速効。今五月末旬。值昌他往。其證連日為累。服十全大補湯。亂十餘劑。其效甚遲。然疑證重。不疑證輕也。直年家俞老先生督飴浙中。進議此證。亦謂十全大補用到百劑。自効乃決意服至仲秋。其證復發。發時昌仍用薑桂參附投之。令郎諫議白翁老先生兩疑而莫所從也。昌請繼談其理焉。夫人陽不足。則用四君。陰不足。則用四物。

陰陽兩不足則合四君四物。加味為十全大補。此中正和平之道也。若夫濁陰之氣結聚少腹而成有形。則陰盛極矣。安得以陰虛之法治之。助邪而滋疾乎。何以言之。婦女有娠者之病傷寒。不得已而用麻桂硝黃等傷胎之藥。但加入四物。則屬藥即不能入胞而傷胎。豈欲除塊中之邪。反可用四物護之乎。此一徵也。凡生癥瘕痞塊者。馴全身羸血枯百計除之不減。一用四物。則其勢立增。夫四物不能生血活血。而徒以增患。此又一徵也。人身之血脉全賴飲食為充長。四物之滯脾。原非男子所貴。既以濁陰極盛時。至橫引陰筋直冲陽絡。則地氣之上陵者。大有可慮。何得以半陰半陽之藥。夢而圖之。四物之不當用無疑矣。即四君亦元老之官。不可以理煩治劇。必加以薑桂附子之猛烈。克勝病何也。陰邪為患。不發則已。其發必暴。試觀天氣下降。則清明。地氣上升則晦冥。而人身大畧可睹。然人但見地氣之靜。而未見地氣之動也。方書但言陰氣之衰。而未言陰邪之盛也。醫者每遇直中陰經之病。尚不知所措手。況雜證乎。請縱談天地之道。以明之。天地之道。元會運世。一書論之精矣。至於戊亥。所以混茫之理。則置之不講。以為其時天與地混而為一。無可講耳。殊不知天不混於地。而地則混於天也。蓋地氣小動。尚有山崩川湧。陵谷變之應。況於地氣大動。其雷礮迅擊之威。百十萬億遍震虛空。橫冲逆撞。以上加於天。寧不至混天為一耶。必至子而天開。地氣稍下。而高覆之體始露。必至丑而地闢。地氣始返於地。而大空之體始廓也。其時人物尚不能生者。則以地氣自天而下。未至淨盡。其青黃赤紫紅白碧之九氣而外。更有諸般悍疾之氣。從空注下者。動輒綿亘千百丈。如水石之直墜。如箭弩之橫流。人物非不萌生其中。但為諸多暴氣所摧殘。而不能長育耳。心至寅而駁劣之氣始返冲和。然後人物得遂其生。以漸趨於蕃衍耳。陰氣之慘酷暴烈。一至於此。千古無人論及。何從知之耶。大藏經中佛說世界。成毀致詳。而無此等論說者。蓋其已括於地水大風之内。不必更言也。夫地水大風有一而非陰邪也哉。群陰之邪。釀成劫運。昌之所謂地氣之混於天者。非臆說矣。堪輿家尚知趨天干之吉。而避地支之凶。奈何醫之為道。遇地氣上奔之證。曾不思避其凶禍耶。漢代張仲景特著平病論十六卷。祿山兵火以後。遂湮沒不傳。後人無由獲見。昌因悟明地氣混天之理。凡見陰邪上冲。孤陽擾亂之證。陡進純陽之藥。急驅陰氣。呱呱有聲。從大孔而出。以闢乾坤而揭日月。功效亦既彰彰。如太翁之證。屢用薑附奏績者。母謂一時之權宜。實乃萬世經常之法也。但悍烈之性似非居恒所宜服。即舉發時服。仍未免有口乾舌苦之過。其不敢輕用者。就不知之而不得不用也。即如兵者。毒天下之物。而善用之。則民從。不善用之。

則民叛今討寇之師監而又監制而又制强悍之氣化而為軟戾不得不與寇為和同至所過之地搶刦一空荆棘生而山年北盡驅良民而為寇矣。廟堂之上罷兵不能用兵無策大畧頗昌請與醫藥之法互相籌酌大堅塊遠在少腹漫無平期而毒藥從喉入胃從胃入腸始得下完舊病未除新病必起矣於是而用治法先以薑附肉桂為小丸曝令乾堅然後以參朮厚為外廓俾喉胃間知有參朮不知其有薑桂附子遞送達於積塊之所猛烈始露庶幾堅者削而窠囊可盡空也今監督之旄充滿行間壯士金錢飽他人腹性命懸他人手其不能辨寇固也而其大病在於兵護監督不以監督護兵所以迄無成功耳誠令我兵四面與寇相當而令監督於附近賊界堅壁清野與土著之民習且耕且戰之法以厚為我兵之外廓則不至於繁騎驥而縛孟貢我兵可以賣勇而前或擊其首尾或搗其中堅或晝息夜奮以亂其鳥合而廓清之功自致矣況有監督以護之於外諸凡外入之兵不敢越伍而譁庶幾民不化為寇而寇可返為民耳山澤之吏何知當世然聊舉醫法之一端若有可通者因并及之卣臣先生問曰外廓一說於理甚長何以古法不見用耶答曰古法用此者頗多如用硃砂為衣者取義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可以護送諸藥而達於心也如用青黛為衣者取義南方赤色入通於心可以護送諸藥而達於心也厚罨而吞入取其不傷喉膈而直達瘡所也即煎劑亦有此法如用大劑附桂藥煎好再投生黃連二三分一滾即取起俟冷服之則熱者下行而生者上行外行自非外廓之意耶仲景治陰證傷寒用整兩附子煎熟而入生猪膽汁幾滴和之可見聖神用藥悉有法度也卣臣先生曰善胡卣臣先生曰家大人德全道備生平無病年六十以冬月觸寒乃有疝疾今更十年每當病發嘔吐畏寒發後即康好如舊今遇嘉言救濟病且漸除曰安一日家大人樂未央皆先生賜矣

詳辨諫議胡老先生痰飲小恙并答明問

尚翁老先生脉盛體堅神采百倍從無病邪敢犯但每早浴面必嘔痰水幾口胸前慣自摩挲乳下宗氣其動應衣若夜睡盆水道清則胸中爽然其候似病非病徧考方書廣詢明醫不得其解昌謂是痰飲結於胸膈小有窠囊緣其氣之壯盛隨聚隨嘔是以痰飲不致為害而膻中之氣因嘔而傷矣夫膻中者與上焦同位胸膈經云上焦如霧言其氣之氤氳如霧也又曰膻中者臣使之官言其能分布胸中之氣而下傳也今以福之故而數動其氣則氣變為急迫

上奔。然稍定則仍下布。亦不為害也。大率痰為標。氣為本。治標易而治本難。非治本之第。往哲微未言其治法。而後人不知所治耳。昌試論之。治氣之源有三。一曰肺氣。肺氣清則周身之氣肅然下行。先生之肺氣則素清也。一曰胃氣。胃氣和則胸中之氣亦易下行。先生之胃氣則素和也。一曰膀胱之氣。膀胱之氣旺則能吸引胸中之氣下行。先生青年善養膀胱之氣則素旺也。其體中之氣亂而即治擾而即恬者。賴此三氣。暗為輸運。是以不覺其累。即謂之無病也。若三氣反於胸膈之中。其為累為脹可勝道哉。故未形之病可以不言。而屢動之氣不可不亟反於氣虛。先生但覺為疾。飲所苦。盡日常鼓呼吸之氣觸出胸膈之痰。而未知疾不可出。徒傷氣也。蓋夜卧則痰聚於胃。晨起自能嘔出。日間胃之津液四達於臟腑。即激之出不出耳。然而痰消則氣自順。是必以治痰為急。而體盛痰不易除。又必以健脾為先。脾健則新痰不生。其宿痰之在窠囊者漸漬於胃。而上下分消。於是無痰則不嘔。不嘔則氣不亂。氣不亂則自返於氣虛矣。雖然尚有一吃緊關頭。當並講也。人身胸中空曠如太虛地。氣上則為雲。必天氣降而為雨。地氣始收藏。不動。誠會上焦如霧。中焦如漬。下焦如瀆之意。則知雲行雨施而後薄瀆皆盈。水道通決。乾坤有一番新景象矣。此義首重在膀胱。一經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如人之飲酒無算而不醉者。皆從膀胱之氣化而出也。蓋體中位於膈內。膀胱位於腹內。膀胱之氣化則空洞善容。而體中之氣得以下運。若膀胱不化。則腹已先脹。則其體中之氣安能下達耶。然欲膀胱之氣化。其權尤在於腎。腎以膀胱為府者也。腎氣動必先注於膀胱。屢動不已。膀胱滿脹。勢必逆奔於胸膈。其窒塞之狀不可名言。譬氣不動。則收藏愈固。膀胱得以清淨無為。而體中之氣注之不盈矣。體中之氣下走既捷。則不為牽引所亂。而胸中曠若太空。高更曰。氣順則痰不留。即不治痰而痰自運矣。謹論胡白臣先生問曰。痰在膈中。去喉不遠。每早必痛嘔。始出者何耶。曰。道不同也。胸膈之間。重重隔膜。遮蔽渾無空隙。痰從何出。所出者。胃中之痰耳。曰。然則膈中之痰不出耶。曰。安得不出。但出之曲耳。蓋體中之氣。四布於十二經。布於手足六陽經。則其氣從喉吻而上出。布於手足六陰經。則其氣從前後二陰而下出。然從下出者無碍。從上出者亦必先下。注陽明。始得上越。是以難也。曰。若是。則所論膀胱氣化一悞。淵乎微矣。但吸引之機權。從不見於經典。豈有所自乎。曰。內經有巨陽引精之義。緣無註解。人不能會。巨陽者。太陽膀胱經也。謂膀胱能吸引胸中之氣下行。而胸中之脹自消。此足證也。曰。胸中窠囊之說。確然無疑。不知始於何因。結於何處。消於何時也。曰。人身之氣經盛。則注於絡絡。盛則注。

於經橐囊之來始於瘡聚胃口嘔時數動胃氣胃氣動則半從上出於喉半從內入於絡胃之絡貫膈者也其氣奔入之急則冲透膈膜而痰得以居之痰入既久則阻碍氣道而氣之得入者復結一橐如蜂子之營穴日增一日故治之甚難必先去胃中之痰而不嘔不觸俾胃中之氣不急奔於絡轉虛其胃以聽絡中之氣返還於胃逐漸以藥開導其橐而涤去其痰則自愈矣此昌獨得之見屢試之法也曰所言身內病情消息如寶鑑列眉令人欽服生平讀醫書於五臟位置不能無疑請并明之人身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居中宮則心南腎北肝東肺西乃定位也乃腎不居正北而分隸東西北者何耶曰腎有兩故分隸兩傍而虛其在中之位以為用所謂兩腎中間一點明正北方水中之真火而為藏精宅神之本其體雖分左右而用寔在中故心腎交媾之所各該三寸六分設從兩腎歧行而上其去中央不太遠乎凡內觀五臟當觀其用也曰肺為一身之華蓋如蓮花舒葉於心之上位正乎中何以定其位於西南耶誠如兩腎之例則西南可位豈東南獨不可位乎曰肺居心上其募不與左連但從右達其用亦在西也曰其不與左連者何也曰地不滿東南其位常空隙不用設肺募得與左連地無缺陷矣曰然則天不滿西北何以右腎居之耶曰兩腎之用在中此不過其空位耳惟右腎為空位故與三焦之有名無形者相配而三焦則決瀆之官水道由之而出正以天不滿西北也曰然則脾胃居右其用亦在右耶曰胃居中脾居右胃中所容之水穀全賴脾以運行而注其氣以輸週身其用即在中也其用在中故西方可容肺脾二藏若脾之用在右則置肺之用於何所乎曰然則肝之用何在耶曰肝木居於正東東南為地之空位其氣既無主東北為左腎之本位其用又不在故肝之氣得以微上微下全運於東方其為用也大矣曰然則心之用何在耶曰心之外有包絡包絡之外曰膻中心者君主之官膻中者臣使之官是膻中為心之用也曰心之神明其用何在耶曰神明之用無方無體難言也道經云太玄無邊際妙哉大洞經曰太玄曰無邊際曰妙哉形容殆盡矣禪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旨哉斯言惟無位乃稱真人設有位則仍為赤肉團矣欲窺其微惟在感而遂通之界先生曰吾淺言之人能常存敬畏便可識神明之所起曰亮競舜業允執厥中即此義也昌多言反晦先生一言退出誠為布鼓過雷門矣因併記之胡白臣先生曰每與嘉言接譚如見劉顥川兄弟使人神思清發或體氣偶有未佳則陳琳一檄枚比之發少陵五言詩輞川幾筆畫無不備矣觀此論至明至正至精至微愧無馬遷筆為作倉公傳也

論顧鳴仲痞塊錮疾根源及治

顧鳴仲有腹病近三十年。朝寢暮急。每一大發。腹脹十餘日方減。食濕麵及房勞。其應如響。腹左隱隱微高鼓。呼吸觸之汨汨有聲。以痞塊法治之。內攻外貼。究莫能療。余為懸內鑑之照。先與明之後乃治。之人身五精六聚之證。心肝脾肺腎之邪結於腹之上下左右。及當臍之中者。皆高如覆盂者也。胆胃大小腸膀胱命門之邪。各結於其本位。不甚形見者也。此證乃腎藏之陰氣聚於膀胱之陽經。有似於痞塊耳。何以知之。腎有兩竅。左腎之竅從前通膀胱。右腎之竅從後通命門。邪結於腹之左畔。即左腎與膀胱為之府也。六腑惟胆無輸瀉。其五腑受五臟濁氣傳入不能久留。即為輸瀉者也。今腎邪傳於膀胱。膀胱溺其虛邪之職。舊邪未行。新邪踵至。勢必以漸透入膜原。如羊囊裹物者然。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然則腎氣久聚不出。豈非膀胱之失其運化乎。夫人一團之腹。大小腸膀胱俱居其中。而胞又居膀胱之中。惟其不久留輸瀉。是以寬乎。若有餘地。今腎之氣不自收攝。悉輸膀胱。膀胱蓄而不瀉。有同膀胱之清淨無為。其能理乎。宜其脹也。有與生俱焉者矣。經曰。腎病者善脹。夙以代踵。脊以代頭。倘膀胱能司其輸瀉。何致若此之極耶。又曰。巨陽引精者三。曰太陽膀胱經。吸引精氣者。其脹止於三日。此之為脹。且數十年之久。其吸引之權安在哉。治法補腎水而致充足。則精氣深藏。而膀胱之脹自消。補膀胱而令氣旺。則腎藏不蓄。而輸化之機自裕。所以然者。以腎不補。不能藏。膀胱不補。不能瀉。然補水易。而補膀胱則難。以本草諸藥多瀉少補也。經於膀胱之子不足者。斷以死期。後人莫解其故。吾試揣之。豈非以膀胱愈不足。則愈脹。脹極勢必逆傳於腎。腎脹不蓄。而輸化之機小腸。小腸脹極勢必逆傳於脾。乃至通身之氣散漫。而無統耶。醫者於未傳之先。蚤見而預圖之。能事殫矣。胡白臣先生曰。言腹中事。如張炬而游洞天。愈深愈朗。

袁聚東痞塊危證治驗

袁聚東年二十歲。生痞塊。卧床數月。無醫不投。日進化堅削痞之藥。漸至枯瘠。肉脫面黧。髮落殆無。生理買舟載往郡中就醫。因慮不能生還而止。然尚醫。正曰。費。余至則家計已罄。姑請一診。以決生死。遠近馬無他望也。余診時。先視其塊。自少腹至臍傍。分為三歧。皆堅硬如石。以手拊之。痛不可忍。其脉止。兩尺洪盛。餘微細。謂曰。是病由見塊。醫塊不究其源而誤治也。初起之時。塊必不堅。以峻猛藥攻之。至真氣內亂。轉護邪氣為害。如人廝打扭結。一團傍無解散。故連

繫不放其實全空氣聚成非如女子衝任血海之地其月經凝而不行即成血塊之比觀兩尺脈洪盛明是少陰腎經之氣傳於膀胱膀胱之氣本可傳於前後二便而出誤以破血之藥兼破其氣其氣遂不能轉運而結為石塊以手摩觸則愈痛情狀大露若是血塊得手則何痛之有此病本一劑可瘳但數月誤治從上至下無病之地亦先受傷姑用補中藥一劑以通中下之氣然後用大劑藥內收腎氣外散膀胱之氣以解其相虧相結約計三劑可痊愈也於是先以理中湯少加附子五分服一劑塊已減十之三再用桂附藥一大劑腹中氣響甚喧噴之大塊一時頓沒戚友共駭為神再服一劑果然全愈調攝月餘肌肉復生面轉明潤堆雲之髮纏剩數莖而已每遇天氣陰寒必用重裯厚被蓋覆不敢起身余謂病根尚在蓋以腎氣之收藏未固膀胱之氣化未旺兼之年少新婚倘犯房室其塊復作仍為後日之累更用補腎藥加入桂附而多用河車為丸取其以胞補胞而助膀胱之化源也服之竟不畏寒腰圓亦大而體加充盛年餘又得子感前思而思建祠肖像以報以達值歲凶姑尸祝於家庭焉亦厚之道矣胡白臣先生曰辨證十分明徹故未用藥先早知其功效矣又早善其後得心應手之妙一一傳之紙上大有可觀

### 論楊李衡風廢之證并答門人四問

李衡翁稟豐軀僕望七之齡神采不衰近得半身不遂之證已二年矣病發左半口往右喝昏厥遺溺始用參朮頗當為點醫箋以左半屬血不宜補氣之說幾致大壞雲間施笠澤以參附療之稍得向安然概從溫補未盡病情也診得脈體軟滑中時帶勁疾蓋痰與風雜合之證痰為主風為標也又熱與寒雜合之證熱為主寒為標也平時手冷如冰故痰動易至於厥然厥已復甦甦已嘔去其痰眠食自若雖冬月亦能耐寒無取重裯複絮可知寒為外顯之假寒而熱為內蘊之真熱既有內蘊之熱自蒸脾濕為寒久阻塞竅隧而衛氣不週外風易入加以房幃不節精氣內虛與風相合是以雜合而成是證耳及今大理右半脾胃之氣以運出左半之熱痰虛風此其間有微細曲折非只溫補一端所能盡者何也治雜合之病必須用雜合之藥而隨時令以盡無窮之變即如冬月嚴寒用事身內之熱為外寒所束不得從皮膚外泄勢必深入筋骨為害矣故用薑附以暫撤外寒而內熱反得宣洩若時令之熱與內蘊之熱相合復助以薑附三熱交煽有灼筋腐肉而凸孰是用藥之權衡可以一端盡耶或者曰左半風廢而察脈辨證指為兼疾兼熱似矣疾者脾濕所生寄居石畔是則先宜中在而何以反中左耶既已中左明係左半受病而何以反治右耶不

知此正病機之最要者。但為丹溪等方書說病在左血多。病在右氣多。教人如此認證。因而起後人之偏執。至內經無此說也。內經但言左右者陰陽之道路。夫左右既為陰陽往還之道路。何嘗可偏執哉。况左半雖血為主。非氣以統之。則不流。右半雖氣為主。非血以麗之。則易散。故肝膽居左。其氣常行於右。脾胃居右。其氣常行於左。往來灌注。是以生生不息也。肝木主風。脾濕為痰。而風與痰之中。人原不分於左右。但翁恃其體之健。過損精血。是以八八天癸已盡之後。左半先虧。而右半飲食所生之痰。與皮毛所入之風。以漸積於空虛之府。而驟發始覺也。風脉勁疾。痰脉軟滑。惟動疾。故病則大筋短縮。即舌筋亦短而蹇於言。小筋弛長。故從左而喝於右。從左喝右。即可知左畔之小筋弛而不張也。若小筋能張。則左喝矣。凡治一偏之病法。宜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從左引右。從右引左。蓋觀樹木之偏枯者。將溉其枯者乎。抑溉其未枯者。使榮茂而因以條暢其枯者乎。治法以參尤為君臣。以附子乾薑為佐使。寒月可恃無恐。以參尤為君臣。以羚羊角柴胡知母石膏為佐使。而春夏秋三時可無熱病之累。然宜刺手足四末。以泄榮血而通氣。恐熱痰虛風久而成癟也。門人問曰。經云左右者陰陽之道路。詳解以運氣之司。天在泉而有右間。左間為訓。遂令觀者茫然。今先生示以往還二字。與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天地生成之數。春秋自然之運。適相符契矣。但不知往於何始。還於何終。可得聞乎。答曰。微哉問也。天地之道。春氣始於左而終於右。秋氣始於右而終於左。夏氣始於上而終於下。冬氣始於下而終於上。人身亦然。經云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母者五臟之母也。其氣相承。又曰五臟以生。起而互乘。如右肺金往左而生腎水。左之心火往右而生脾土。左肺金之類。其往還交織無端。然始於金者。生則終於土。起則終於火。始於火者。生則終於水。起則終於水。此則交織中之次第也。推之十二經。如子時注少陽膽。丑時注厥陰肝之類。亦交織中之次第也。誠建其母。推其類。而始終大畧。睹矣。又問曰。病機之左右上下。其往還亦有次第乎。答曰。病機往還之次第。不過逆傳順傳。兩端順傳者。傳其所生。乃天地自然之運。如春傳夏。夏傳長夏。長夏傳秋。秋傳冬。冬復傳春。原不為病。即病亦輕。逆傳者。傳其所剋。病輕者死矣。如春傳長夏。長夏傳冬。冬傳夏。夏傳秋。秋傳春。非天地自然之運。故為病也。曰。經言間傳者。生七傳者死。則間傳為順傳。七傳為逆傳。無疑。曰。非也。註難經者。言間傳是順行。隔一位而傳誤認病機。但從右旋左。不從左旋右。皆由不知左右往還之理。而以訛傳訛。試詰以腎水間一位傳心火為逆傳之賊邪。則無可置喙矣。故間傳七傳俱於逆傳中分生死耳。間傳者。心病

當逆傳肺乃不傳肺而傳肺所逆傳之肝。肺病當傳肝乃不傳肝而傳肝所逆傳之脾推之肝病脾病腎病皆然此則臟腑不受寇賊故可生也。七傳者前六傳已逆週五臟第七傳重復逆行。如心臟初受病二傳於肺則肝臟傷三不兩傷是以死也不比傷寒傳經之邪。經盡再傳反無害也。鍼經云善鍼者以左治右以右治左。夫人身之空左右同也乃必互換為治。推之上下莫不皆然於往還之機益明矣。又問曰半身不遂之病原有左右之分豈左右分屬之後病遂一往不返乎。而治之迄無成效者何也答曰風與疾之中人各隨所造初無定體病成之後亦非一往不返也。蓋有往有復者天運人事病機無不皆然如風者四時八方之氣從鼻而入乃天之氣也。疾者五穀百物之味從口而入脾胃之濕所結乃地之氣也。勢本相遠亦當相兼全似內傷之與外感每夾雜而易炫故風勝者先治其風。痰勝者先治其痰。相等則治風兼治痰。此定法也。內經云風之中人也先從皮毛而入次傳肌肉。次傳筋脈次傳骨骼故善治者先治皮毛其次治肌肉。由此觀之乃從右而漸入於左也。皮毛者右肺主之。肌肉者右胃主之。筋脈者左肝主之。骨骼者左腎主之。從外入者轉入轉深故治皮毛治肌肉不使其深入也。又曰濕之中人也先從足始。此則自下而之上無分左右者也。但內風素勝之人偏與外風相召內濕素勝之人偏與外濕相召。內風之人大塊之噫氣未動而身已先傷內濕之人室中之礲碌未潤而身已先重是以治病必從其類也。從外入者以漸而驅之於外從下上者以漸而驅之於下若任其一往不返安貴其為治乎。又問曰從外入者驅而之外從下上者驅而之下驅間令人爽然不識古法亦有合歟答曰此正古人已試之法俱未望出則不得作者之意耳如治風大小續命湯方中桂附苓朮麻防等藥表裏虛雜令人見為難用不知用附桂者驅在裏之邪也用苓朮者驅在中之邪也而用麻防等藥獨多者正欲使內邪從外而出也。至於病久體虛風入已深又有一氣微汗之法。一旬微利之法平調半月十日又微微驅散古人原有規則也至于治療之規則不見於方書。如在上者用瓜蒂散梔豉湯等方。在左者用龍薑丸在右者用滾痰丸以及虛人用竹瀝達痰丸。況寒鋼冷用三建湯之類全無與義豈得心應手之妙。未可傳之紙上耶。吾今為子輩傳之。蓋五味入口而藏於胃胃為水穀之海五臟六腑之總司人之食飲太過而結為痰涎者每隨脾之健運而滲灌於經隧其間往返之機如海潮然脾氣行則潮去脾氣止則潮回所以治沉鋼之法但

取辛熱微動寒疾已後止而不用恐疾得熱而妄行。為害不淺也。不但疾得熱而妄行，即脾得熱而亦過動不息。如潮之有去無回。其疾病之決裂可勝道哉。從來服峻補之藥者，深夜亦欲得食，皆不知其故。反以能食為慶，曾不思愛惜脾氣。令其晝運夜息，乃可有常。況人身之疾，既由胃以流於經隧，則經隧之疾，亦必返之於胃。然後可從口而上越，從腸而下達。此惟脾氣靜息之時，其疾可返。故人有疾症者，早食午食而外，但宜休養，脾氣不動。使經隧之疾，得以返之於胃。而從胃之氣上下，不從脾之氣四逆，乃為善也。試觀人疾病輕者，夜間安卧，次早即能嘔出泄出。疾病重者，皆迷復醒，反能嘔出泄出者，豈非未曾得食，脾氣靜息而子疾以出路耶？世之喜用熱藥峻攻者，能知此乎？噫！天下之服辛熱而轉能夜食者多矣，肯因俚言而三思否？胡白臣先生曰：知之深，故言之詳。然皆根據內經，而非叔說，又自有神悟。而非襲說。予向者極嘆服王宇泰、繆仲渴，真是哲人知管晏耳。

治葉茂卿小男奇症效驗，并詳誨門人

葉茂卿乃郎出痘未大成漿，其殼甚薄。兩月後尚有著肉不脫者。一夕腹痛大叫而絕，余取梨汁入溫湯灌之少甦。項復痛，急灌之，復甦。遂以黃芩二兩煎湯加梨汁與服，痛止。今製膏子藥，頻服不聽。其後忽肚大無倫。一夕痛叫。小腸突出，臍外五寸。交紐各二寸半。如竹節壺頸狀。並物絞摺長八九寸。明亮如燈籠外症。從來未經聞見。余以知之素審，仍為治之。以黃芩阿膠二味日進十餘劑。三日後始得小水。五日後水道清利，臍收腫縮而愈。門人駭而問曰：此等治法，頑鈍一毫莫解。乞明示用藥大意。答曰：夫人一身之氣全關於肺。肺清則氣行，肺濁則氣壅。肺主皮毛，症不成漿。肺熱而津不行，也凝着於肉。名曰甲錯。甲錯者，多生肺癰癰者壅也。豈非肺氣壅而然，與腹痛叫絕者壅之甚也？壅甚則并水道亦閉。是以其氣橫行腹之中，而小腸且為突出，至於外腎弛長，又其剩事矣。吾以黃芩阿膠清肺之熱，潤肺之燥，治其源也。氣行而壅自通，源清斯流清矣。緣病已極中之極，惟單味多用，可以下行取效，故立方甚平。而奏功甚捷耳。試以格物之學為子廣之凡禽畜之類，有肺者有尿，無肺者無尿，故水道不利而成腫滿。以清肺為急。此義前人闡發不到。後之以五芩五皮八正等方治水者，總之未悟此旨。至於車水放塘，種種奴聳膀胱之劑，則殺人之事矣。可不辨之早歟！趙我完孝廉次郎，秋月肺氣不能下行，兩足腫潰而小水全無，臍中之痛不可名狀。以手揉左則痛攻於右，揉右則痛攻於左。當臍揉慰，則滿臍俱痛，叫喊不絕。利水之藥服數十劑，不効。用敷臍法，及單服琥珀末至兩許，亦不

故昌見時彌留已極。無可救藥矣。傷哉。胡白臣先生曰。凡求同理者。必不求同俗。嘉言之韜光匿采。益甘訕謗。曾不令人窺識者。無意求之而得。聞之而有不心折者耶。

### 議沈若茲乃郎腸澼危症并治驗

沈若茲乃郎。因痘後食物不節。病瀉。久脾虛。病瀉遂爾。腹痛脹滿。三年來服消導藥無算。腹脹及瀉利總不愈。去歲迎醫服參苓白朮稍效。醫去仍復如故。病本腹脹。更兼腸澼。腸澼者。大腸之氣空洞易走。胃中傳下之物。總不停留。澼出無度。腥水不臭。十中五死。五生之症也。今則病勢轉深。又兼四逆矣。暮熱朝涼一逆也。大渴引湯。救急二逆也。氣喘不能仰睡。三逆也。多汗煩躁不寐。四逆也。無病人。腹中之氣。運轉收攝。是以身體輕快。大便省約。今為久瀉。遂至氣散。不收。腹之脹滿之鳴。便出之不自知。皆此故也。氣既散而不收。又服用氣利水之藥。不愈。增其散乎。無病人。身中營衛。兩無偏勝。故陽勝則發熱。陰勝則惡寒。病瘧之時。熱交作。猶是陰陽互戰。迨瀉久亡陰。整夜發熱。一錢之陰。為陽所乘。求其相戰。不可得矣。內水虧竭。燎原之火自焚。不得不引外水以濟。忽然有形之心。不足以制無形之火。徒增脹瀉。而重傷其陰氣耳。醫不清其源。以香燥之藥助火劫陰。如官桂肉荳蔻等類。用之誤矣。夫男子氣海在於臍下。乃元氣之舍。性命之根也。久瀉則真氣亦散。勢必上干清道。而下不行。鼻中鼾鼾有聲。不能仰卧。是其徵也。夫此已散之氣。必不能復歸其處。但冀未散之氣。不致盡散。則可耳。屢服木香檳榔蘇子。腹皮厚朴等降氣之藥。尤誤之誤矣。至於汗出。煩躁。則陰氣虛盪。孤陽亦不能久留之兆也。總如歲運有溫熱無寒涼。有生長無收藏。人物能免夭亡。疵癘乎。於此而圖旋轉之功。亦難之難矣。若見茲案。轉託戚友。強懇用藥。因以清燥潤肺為主。阿膠。地黃。門冬等類。同蜜熬膏。三動渠男。三年為藥。所苦得此甘味。稱為糖也。口爭十餘次。服之半月。藥盡。遂至大效。身安氣平。不渴不煩。不瀉。諸症俱退。另製補脾藥。未善後全愈。胡白臣先生曰。久瀉而用潤藥。與燥相反。而究竟相宜。議病時先闢三種治法之誤。已隱隱見大意矣。與吳古長乃室治驗參看。自明。

### 辨治楊季登二女奇證奇驗

楊季登二女俱及笄。將字長女。病經年餘。發熱食少。肌削多汗。而成瘡怯。醫見汗多。誤為虛也。投以參朮。其血愈。鋼余診時。見汗出如蒸龍氣水。謂曰。此症可療處。全在有汗。蓋經血內閉止。有從皮毛間透出一路。以汗亦血也。設無汗。

而血不流則皮毛乾槁而死矣。宜用極苦之藥以斂其血入內而下通於衝脈則熱退經行而汗自止。非補藥所能效也。於是以外龍會九日進三次月餘忽覺經血畧至汗熱稍輕始減前九只日進一次又一月經血大至淋漓五日而諸病全瘳矣。第二女亦病多汗食減肌削。診時手間筋掣肉顫身倦氣怯。余曰此大驚大虛之候宜從溫補者也。遂於補劑中多加茯神棗仁。投十餘劑全不對病。余為徘徊治法因自計曰。非外感也。非內傷也。非雜症也。虛汗振掉不寧能受補藥而病無增減。且閨中處子素無家難。其精神漸似喪敗之餘此曷故也。忽而悟曰。此必邪祟之病也。何為其父不言。甚有可疑。往診間見其面色蒼時亦時黃。余曰此症確有邪祟附入臟腑。吾有神樂可以驅之。李登纔曰。此女母晚睡去口流白沫。戰慄而絕。以薑湯灌至良久方蘇。挑燈侍寢。防之亦不能止。因見所用安神藥甚富。兼恐壻家傳聞。故不敢明告也。余曰何不蚤言。余一劑可愈。乃以犀角羚羊角龍齒虎威骨牡蠣粉鹿角霜人參黃耆等藥合末。令以羊肉半劙煎取濃汁三盞。盡調其未一次服之。果得安寢。竟不再發。相傳以為神異。余益以崇附於身。與人之神氣交持。亦逼處不安。無隙可出。故用諸多靈物之遺形引以羊肉之羶俾邪祟轉附骨肉。移從大便而出。倣上古遺精變氣祝繇遺事。充其義耳。吾鄉熊仲紓先生其幼男去疾。髫齡患一奇症。食飲如常。但脉細神呆。氣奪色夭。仲翁曰。此何病也。余曰病名淹膜。左傳所謂近女室晦。即是此病。彼因近女。又遭室晦。故不可為。令郎受室晦之邪。而未近女。是可為也。即前方少加牛黃丸服旬日而安。今士午去疾已舉孝廉矣。胡西臣先生曰。辨症用藥。通於神明。究莫測其涯涘。

### 直敘顧謐明二郎三郎佈痘為宵小所誤

顧謐明公郎種痘。即請往看。其痘苗淡紅磊落中含水色明潤可愛。且顆粒稀疎如晨星之麗。天門下醫者。先已誇為狀元痘。昌未知也。躊躇良久。明告曰。此症熟尚未退。頭重頸軟。神躁心煩。便泄青白。全是一團時氣外感。兼帶內虛。若用痘門通套藥。必危之道也。謐明毫不動念。適值二戶請同挨戶查賑。飢民出街。親董其事。余忙造其塾。戚家謂曰。我觀謐明公郎在家佈痘。而精神全用於賑飢。雖仁人長者之事。然此等處他人可代。乃自任不辭。明明言之。絕不回顧。此必有醫者誇美獻諛而信之篤耳。不然豈有倒行逆施之理哉。此痘必得一二劑藥。先退其外感。則痘不治自痊。若遲二三日。緩無及矣。相煩速往朝陽門內外追尋。直達鄙意。其戚聞言即往。余亦回寓修書授之。其辭激切。不避嫌疑。傍晚一僕攜回書至。擲於几上。忿然而去。余以為謐明之見責也。折視則云。尊翁大人。必欲得方。始肯服藥。余即定一

方。併詳論方中大意令僮輩資送。僮輩竊謂余之不智也。一日三四次奔走大人之門。是自忘其恥辱矣。吁嗟。余豈不自愛。但當羣小蒙蔽時。倘得一撥立轉所全頗鉅。於是親送其方至門。則內戶已扃。閭人收之。次早送進。余暗地獨行往返六里。以圖心安。次日再託其戚促之進藥。則云既是狀元痘。何必服藥耶。此後即欲一造其庭。未由矣。吁嗟。朝廷之上任者。議者。不妨互用。使余得與其側。此兒即不服藥。亦必無死法。蓋感症在身。而以蝦魚雞筍發痘之物雜投。誤上加誤。適所以促其亡耳。纔至六日而壞。正應感症壞期。若痘出既美。即有意外變症。亦在半月一月矣。越二日。三公郎即發熱。佈痘仍夾時氣外感。仍用前醫。仍六日而壞。旬日間兩兒為一醫所殺。説明引為己奉。設局施藥於城隍廟。余偶見之。感然曰。盛德之人。恐懼修省。皇天明神。豈無嘿庇。然賞善自應罰惡。而殺兒之醫。寧無速奪其算耶。一夕此醫暴亡。余深為悚惕。然尚有未暢者。左右之宵人。未嘗顯誅也。胡卣臣先生曰。讒謠蔽明邪。曲害正今古一轍。而幽情所至。真足以動鬼神之吉凶。

### 論劉筠枝長郎失血之症

筠枝長郎病失血。歲二三發。其後所出漸多。欬嗽發熱。食減肌削。屢至小康。不以為意。夏秋間偶發寒熱如瘧狀。每夜達曙。微汗始解。嗣後寒熱稍減。病轉下利。醫謂其虛也。進以參杞。胸膈迷悶。喉音窒塞。服茯苓山藥。預收紅鉛末。下血黑塊數升。胸喉頓舒。而容亦轉。筠翁神之以為得竹破竹補之法也。加用桂附二劑。於是下利一晝夜十餘行。飲食難入。神識不清。病增況劇。僕診其脾脈大而空。腎脈小而亂。肺脉沉而伏。筠翁自謂知醫。令僕疏方并問。此為何症。僕曰。此症患在亡陰。况所用峻撃之藥。如權臣悍帥。不至犯上無等不已。行期在立冬後三日。以今計之。不過信宿。無以方為也。何以言之。經云。暴病非陽。久病非陰。則數年失血。其為陽盛陰虛無疑。況食減而血不生。漸至肌削而血日槁。虛者益虛。盛者益盛。勢必陰大。大熾上炎。而傷肺金。欬嗽生痰。清肅下行之令盡壅。由是腎水無母氣以生。不足以蔭養百骸。紫枯瘦損。每申酉時。洒溼惡寒。轉而熱至天明。微汗始退。正如夏日炎蒸。非雨不解。身中之象。明明有春夏。無秋冬。用藥方法。不亟使金寒水冷以殺其勢。一往不返矣。乃因下利誤用參杞補劑。不知肺熱已極止。有從皮毛透出一路。今補而不宣。勢必移於大腸。傳為腸澼者是也。至用紅鉛末下黑血者。蓋陽分之血隨清氣行者久已。嘔出其陰分之血。隨濁氣行至胸中。為膜原所蔽。久瘀脇間者。得經水陰分下出之血引之。而走下竅。聲應氣求之妙也。久積頓寬。

面色稍轉言笑稍適者得其下之之力。非得其補之之力也。乃平日預蓄此藥必為方士所惑見為真陽大藥遂放胆加用桂附燥熱以盡刲其陰惜此時未得止之。今則兩尺脈亂火燔而泉竭脾胃脈浮下多陰亡陽無所附肺脈沉伏金氣縮斂不行神識不清而魄已先喪矣。昔醫云亂世溷濁有同化夫以水濟火董曹乘權用事漢數焉得不終耶。

胡白臣先生曰論症論藥俱從卓識中流出大有關係之作。

### 論錢小魯嗜酒積之症

錢小魯奕秋之徒也兼善飲每奕心飲飲必醉歲無虛日。卒已秋浩飲晚歸嘔吐寒熱交作骨節煩疼。醫以時行感冒表散樂治之不愈。更醫知為酒毒於寒涼藥中用熟藥為鄉導治之亦不愈。卧床二十餘日始請余診其脉洪大促急身腰着席不能動展左腿痛如刀刺。鼻燥從病起至是總不大便此癰疽之候也。歸語兩門人王生欣然有得曰迄今燥金司令酒客素傷濕熱至此而發。金盛則木衰是以筋骨疼痛而不能起於床。臟燥而腑亦燥是以津液乾枯而大腸失其潤以清金潤燥治之可矣。吳生曰不然酒毒大發腸胃如焚能俟掘井取水乎。是以大下為急也。余曰下法果勝但酒客胃氣素為多嘔所傷藥入胃中必致上壅不能下達即敷臍導腸等法無所用之掘井固難開渠亦不易奈何奈何。吾為子輩更開一竇。夫酒者清冽之物不隨濁物下行惟喜滲入居也滲入之區先從胃入膽膽為清淨之府同氣相交故也。然膽之收攝無幾其次從胃入腸膀胱滲之化溺為獨多焉迨至化溺則所有者酒之餘質其烈性實惟膽獨當之。每見善飲者必慢斟緩酌以俟腹中之滲若連飛數觥有傾囊而出耳是以酒至半酣雖懦夫有揮拳罵座之膽雖寡人有千金一擲之膽雖狷士有鑽穴踰牆之膽甚至兇人有撫劍殺人之膽以及放浪形骸之流且有無輸濁膽之熱他人可移於腦濁涕從鼻竅源源而出亦少殺其勢若小魯則陽分之陽過旺陽分之陰甚衰髮鬚全無直似南方不毛之地熱也極矣。肯受膽之移熱乎。幸其頭間多汗腦熱暗洩不為大患乃膽熱既無可宣又繼以酒之熱時之燥熱淫內熾脉見促急幾何不致極憊耶。故膽之熱汁滿而溢出於外以漸滲於經絡則身目俱黃為酒癥此穴所苦也受傷已久氣離血散熱邪瀉滿留連服藥縱多有拒而不納耳。何能取效即欲針之此久傷之穴有難於

抉濁者。設遇良工如古人輩。將何法以處此乎。然吾更有慮焉。有身以後全賴穀氣充養。穀氣即元氣也。穀入素少之人。又即藉酒為元氣。今以病而廢飲。何所恃為久世之資耶。吾諦思一法。先搗腦中黃水出鼻。次針膽穴之絡。腦間者數處。務期膽中之熱移從腦裏而出。庶乎環跳穴中結邪漸退。而腸胃之枯槁漸回。然後以瀉膽熱之藥入酒中。每日仍痛飲一醉。飲法同而酒性異。始得陰行而妙其用。蓋以其生平之偏造為堅疊。必藉酒為鄉導。乃克有濟也。豈清金潤燥與下奪之法能了其局乎。兩生踴躍曰。蒙誨治法令人心地開朗。請筆之以誌一堂授受之快錄。此付渠子。令送商顧幼疏孝廉求援。小魯竟阻之。或以余言為不然耶。胡白臣先生曰。先寫全神後論治法。大是奇觀。

### 面論李繼江疾病奇症

李繼江三二年來嘗苦咳嗽生瘻。胸膈不寬。今夏秋間臥床不起。瀕死者再。其人以白手致素封。因無子自危。將家事分撥安心服死。忽覺稍安。亦心死。則身康之一徵也。未幾仍與家事。其病復作。然時作時止。疑為不死之病也。間余善議病。託戚友領之就診。見其兩頤旁有小小壘塊數十高出。即已知其病之所在。因詰之曰。爾為何病。曰。欬嗽。曰。欬中情狀試詳述之。曰。內中之事。愚者不知。是以求明耳。余為哂曰。爾寒暑飢渴悉不自知耶。觀爾脉盛筋強。必多好色而喜任。舍本病宜發癰瘍。所以得免者。以未享膏粱之奉。且大纔一動。便從精孔洩出耳。然雖不病癰。而病之所造。今更深矣。爾胸背肩髃間。峻若如亂石插天。櫛花如新笋出土。嵌空如蜂蓮之房。芒銳如棘栗之刺。每當大動氣升。痰壅緊逼之時。百苦交煎。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比朽楊之罪人。十倍過之。尚不自知耶。渠變容頓足而泣曰。果實如此。但吾說不出。亦無人說到耳。昔年背生癰瘍。幸未至大害。然自癰愈。咳嗽至今。想因誤治所成。亦未可知。余曰。不然。由爾好耐。是以病至太甚。尚自無患。不然者。久已打破崑崙關矣。爾宜歸家安心息神。如同死去。俾大不妄動。則痰氣不為助虐。如胸背之堅疊。始有隙可入。吾急備藥為爾覆築搘穴。可得痊也。渠駭然以為遇仙托主。僧請以五金購藥。十金為酬而去。次日復思。病未即死。且往鄉徵租。旬日裏事。搗藥未遲。至則因勞陡發。暴不可言。痰出如泉聲響如鋸。面大舌脣喉硬目突。二日而卒於鄉。真所謂打破崑崙關也。其人遇而不遇。亦顧家不顧身之炯戒矣。治法詳陰病論。胡白

先生曰論病從外灼內因流識源精鑒全非影響。

吳添官乃母厥癲疾及自病真火脫出治驗

吳添官生母時多暴怒以致經行復止入秋以來漸覺氣逆上厥如畏舟船之狀動輒暈去久久卧於床中時若天翻地覆不能強起百般醫治不效因用人參三五分畧寢片刻最後服至五錢一劑日費數金意圖旦夕苟安以視椎子究竟家產盡費病轉凶危大熱引飲腦間有如刀劈食少瀉多已治未無他望矣間余返婁延診遇許以可救因委命以聽焉余謂怒甚則血菀於上而氣不返於下者名曰厥癲疾厥者逆也癲者高也氣與血俱逆於高顛故動輒暈也又以上盛下虛者過在少陽少陽者足少陽胆也膽之穴皆絡於腦鬱怒之火上攻於腦得補而熾其痛如劈同為厥顛之疾也風火相煽故振搖而熱蒸土木相凌故難食而多瀉也於是會內經鐵落鎮降之意以代赭石龍胆草蘆薈黃連之屬降其上逆之氣以蜀漆丹皮赤芍之屬行其上菀之血以牡蠣龍骨五味之屬斂其浮游之神最要在每劑藥中生入猪胆汁二枚蓋以少陽熱熾胆汁必乾亟以同類之物濟之資其持危扶顛之用病者藥一入口便若神返其舍忘其苦口連進十餘劑服猪胆二十餘枚熱退身涼飲食有加便瀉自止遂能起床行動數步然尚覺身如葉不能久立僕恐藥味太苦不宜多服減去猪胆及蘆龍等藥加入當歸一錢人參三分薑裏為引平調數日而全愈母病愈而添官即得腹痛之病徹夜叫喊不絕小水全無以茱連湯加玄胡索投之痛始安又因傷食復發病至二十餘日肌肉瘦削眼胞下陷纔得畧寧適遭家難症變壯熱目紅腮腫全似外感有餘之候余知其為激動真火上焚令服六味地黃加知柏三十餘劑其火始退退後偏身瘡痍黃腫腹中急欲得食不能少待片頃整日哭煩余為勉慰其母曰旬日後腹稍充氣稍固即不哭煩矣服二冬膏而全瘳此母子二人皆極難辨治之症竟得相保不大快耶胡由臣先生曰二病最多此案深足嘉惠來學

論體盛絕孕治法

一友繼室夫人身體肥盛經候雖調從未孕育今僕定方而施轉移化機之藥雖從古醫書所未載然可得言也蓋山之不可葬者五童斷過石獨縱有明師無所施其剪裁以故女之不可孕如方書所誌生稟之殊非人力所能改移者可不更論若夫生稟不殊但為形軀所累而嗣孕終不乏者古今來不知凡幾第夫婦之愚天然湊合之妙雖聖神有

不能傳者所以方書缺焉未備耳。僕試言之地之體本重厚然得天氣以包舉之則生機不息若重陰汎寒之區天日之光不顯則物生寔罕人之體中肌肉豐盛乃血之榮旺極為美事但血旺易至氣衰久而彌覺其偏也夫氣與血兩相維附何以偏衰偏旺耶蓋氣為主則血流血為主則氣反不流非真氣之衰也氣不流有似於衰耶所以一切補氣之藥皆不可用而耗氣之藥反有可施緣氣得補則愈綱不若耗之以助其流動之勢久而久之血仍歸其統握之中耳湖陽公主體肥受孕然不能產也進諸御醫商之得明者定一傷胎之方服數十劑而臨產始得順利母子俱無災害蓋肥滿之軀胎處其中全無空隙以故傷胎之藥止能耗其外之血肉而不能耗其內之真元也此用藥之妙也僕倣此意而製方預為受胎之地夫豈無術而杜撰乎然而精誠之感貫於金石女之宜男者先平其心心和則氣和氣和則易於流動充滿也其次在節食仙府清飴恒存辟穀宮中細腰得之忍飢壹志動氣何事不成耶而且為齋心積德以神道之教補藥餌之不逮有不天人叫應者乎僕於合浦求珠藍田種玉之舉而樂道之胡白臣先生曰觀此一論不必問方而已得其意之所存破盡尋常冤血矣奇創奇創

### 華太夫人餌水方論

天御孝廉太夫人宿有胸膈氣脹小恙近臻勿藥矣孝廉膝下承寵不以三公易一日者今而後喜可知也然以太夫人福體凝重惟恐日增一日轉為暮年之累欲僕訂方及早圖之僕不覺悚然而動於衷曰孝廉未嘗習醫乃恩治未病消未萌何其深於醫旨若此以知子道之貫徹者無微不入矣經曰陰精所奉者其人壽太夫人陰血有餘即年過百歲而形不衰此可不問而知者然形盛須充之以氣而氣者漸衰漸耗之物必欲兩得其平所藉於藥方不少耶況氣復有陰陽之別身半已上陽主之身半已下陰主之也氣過盛而乘陽位則胸膈脹悶不舒所謂地氣上為雲者是也雲生而天地之寥闊貢刻室塞矣故陰氣不可盛也陰氣盛勢不得不耗散之藥氣日耗則體日重又不能秉理之術也湖陽公主以體盛難產御醫為製枳壳厚朴等耗氣之藥名曰慶胎散亦以當其壯年耳若夫年高氣弱之時而可堪其耗散乎我儀圖之至人服天氣而通神明只此一語足為太夫人用藥之準矣蓋天食人以五氣者也地食人以五味者也以地之味養陰不若以天之氣養陽藥力既久天氣運而不積挈地氣以周旋所謂載草樹而不重者天氣舉之之謂也方用茅山蒼朮一味取其氣之雄烈可驅陰邪而通天氣本草列之為上品仙經號為山精者誠重

之也。每歲修事五七斤，每早百沸湯吞下三錢。秋月止服一錢，另用天門冬一錢煎湯吞下。初服一兩月，微覺其燥，至百日後，覺一日不可缺此。兵服至一年，身體輕健，步履如飛。黑夜目中有光，可燭幽隱。所謂服天氣而通神明者，其不誣如此。食物諸無忌。但能稍遠肥甘，白飯香蔬，苦茗種種，清勝尤妙。僕餌尤以後身健無病。今服三十餘斤矣。

胡白臣先生曰：此成方也。用之通天氣以苞舉乎地，覺製方之人未必辨此。

### 陸子堅調攝方

子堅五體清和，從來無病。逐因外感之餘，益以飢飽內傷，遂至胸膈不快。胃中隱隱作痛，有時得食則已。有時得食反加大便甚難。小水不暢，右關之脈乍弦乍遲，不相調適，有似錮疾之象。用藥得當，驅之無難。若歲久日增，後來必為大患。大意人身胃中之脈，從頭前走於足者也。胃中之氣，一從小腸而達於膀胱，一從小腸而達於大腸者也。夫下行之氣濁，氣逆以失調之故，而令濁氣亂於胸中。干其清道，因是窒塞不舒。其始本於病時，胃中津液為邪火所燼，至令津液未充，火勢內蘊，易於上燒。所以得食以壓其火，則安然。邪火熾則正氣消。若飲食稍過，則氣不能運轉，其食而痛亦增。火不除，則氣不復。氣不復，則胃中清濁混亂，不肯下行。而痛終不免也。病屬胃之下脘，而所以然之故，全在胃之中脘。蓋中者，上下四傍之樞機。中脘之氣旺盛，有餘必驅，下脘之氣入於大小腸。從前後二陰而出，惟其不足，所以反受下脘之濁氣而撓指也。夫至人之息，以踵呼之於根，吸之於蒂者也。以濁氣上干之，故究竟吸入之氣艱於歸根。且以痛之故，而令週身之氣凝滯不行，亦非細故也。為訂降火生津下氣止痛一方，以為常用之藥。尚有進者，在先收攝腎氣，不使外出。然後濁氣之源清，而膀胱得吸引，上中二焦之氣以下行。想明哲知所務矣。胡白臣先生曰：言一病即知其處，既知其處矣，又知其上下正反之因，猶珠玉之光積而成照，非有意映重淵，連赤極矣。

### 與黃我兼世兄書

尊夫人驚瘧堵塞，竊隨肝肺心包絡間無處不有。三部脈虛軟無力，邪盛正衰，不易開散。有欲用涌劑稍吐十分之三，誠為快事。弟細籌之，此法殆不可行。蓋涌法正如兵家劫營之法，安危反掌。原屬險道，况痰迷不過片晌，耳設以涌藥投之，痰纔一動，人即暈去，探之指不得入，咽之氣不能下。藥勢與病勢相抗，轉致連口不甦，將若之何。無已，如丹溪所云，懼吐者，宜消息下之乎。不知竊隧之痰，即導之下行，萬不能導。徒傷脾氣，疫愈室塞。此法亦不可用也。為今之計，確

以理脾為先。脾氣者，身健運之陽氣如天之有日也。陰凝四塞者，日失其所，痰迷不省者，脾失其權耳。理脾則如烈日當空，片雲纖翳能掩之乎？其次莫如清肺，肺為將帥之官，氣清則嚴肅下行，氣下行則痰之藉為堅城固壘者，方示以暇而可用其攻擊之力。所謂攻堅則堅者亦堅，攻暇則堅者亦堅。攻堅則堅者亦堅是也。今四末腫麻氣壅已甚，尤不可不亟亟矣！其理脾之法，須藥餌與食飲相參。白飯香蔬苦杏，便為佳珍。不但滑膩當禁，即粥亦不宜食。以粥飲之，結為痰飲易易耳。不但雜食當禁，即飯食亦宜少減。以脾氣不用以消穀轉用之消痰，較藥力萬萬耳。其辛辣酒脯及煎燉日爆之物俱能傷肺，並不宜食。至於用藥，自有節次，矩矱日漸輕安。來春方奏全愈也。緣此病人不識治，前賢亦未見高出子眼。弟思之累日，竊以為要領在是，所以必欲持久者，與金城方畧意同。且先除脅從後殲渠魁，自勢所不易捷得之事。惟台兄裁酌進教，母謂小恙過矜，迂遠不切，幸甚幸甚。驚瘧之來，始于肝膽，冬月水氣歸根，不敢攻治，故但以理脾藥平調，必至春月木旺，纔用四君子湯加龍胆草、蘆薈代赭石、黃連青黛等藥為丸服之，痰迷之證果獲全瘳。此後不發。胡卣臣先生曰：情形方畧指畫無遺，古名將求其人，不可多得也。

### 辨黃鴻軒臂生癰癤之證

黃鴻軒手臂忽生癰癤，蔓腫無頭，痛極莫耐。外科醫者咸謂熱毒所致，揆之平素淡泊明志，寧靜居心，絕無生熱致毒之因。究莫識其所起也。尊公我兼謂昌善議病，盍舍樽俎而一代庖人乎？昌曰：吾議此證，請先為致質。後乃言之。瘡瘍之起，莫不有因。外因者，天行不正之時毒也。起居傳染之穢毒也。內因者，酗酒厚味之熱毒也；鬱怒橫決之火毒也。治火毒與治諸毒原自天淵。蓋火與元氣勢不兩立，以寒涼折之，則元氣轉漓矣。鴻軒於四者總無其因，不明知為胎毒，夾雜慾火於形骸所賴者，惟在痘瘡一舉，暗將所藏慾火運出軀外。復其粹精之恒體，如鑛金相似，必經紅爐煅煉而渣滓與精瑩始分之為兩。吾常以此法觀出痘者之眸子，七八日後，眼開之時，黑白分明者，精金也；赤筋紅膜包裹者，混金也。至於瞳人模糊，神光不現，則金非金矣。鴻軒幼時出痘，太多，元氣不能充灌，又為雜證所妨，臟腑中之火毒雖盡，而軀壳間之留滯猶存，所以痘癰之發，必於手足之委中曲池者，則以零星小毒無處可容，而潛伏於呼吸難到之處耳。今之癰癤，正當委中之穴，其為痘毒何疑？毒伏肘腋之下，原無所害，但粹精之體微有夾雜，是亦寶鑑之纖塵白

壁之微瑕也。日者太和元氣充滿周身，將十五年前之餘滓，故盡化為膿血而出。他人見之為毒害，早已卜其為興者機矣。豈有暢於四肢而不發於事業者哉？治法外用馬齒莧熬膏攻之，速破內用保元湯托之，盡出仍以痘癰門藥為治，即日自當痊愈，必不似瘡毒之曠日持久，但不識證而以治瘡毒寒涼濕火諸藥投之，適以增焚賂患耳。孰謂外科小恙可無樽俎折衝之人哉？如法治之，潰出膿水甚多，果不用生肌長肉而自愈。胡由臣先生曰：以慧心辨證，竟出恒理而降衷，所以不齊受衷，所以相遠之故，盡追毫端治大一法，鑄金一喻，駭目一訣，種種指示，俱足令人開神爽。

### 論士大夫喜服種子壯陽熱藥之誤

人生有性分之樂，有勢分之樂，有形體康健之樂，性分之樂，四時皆春，萬物同體，雖環堵蕭然而樂在也，雖五官弗備而樂在也。雖夷狄患難而樂亦在也。谿山風月，有我便是主人，木石禽魚，相親悉為好友，何取溺情枕席，肆志淫佚也哉？即造物小兒，無所施其播弄矣。至於勢分之樂，與康健難老之樂，惟福厚者始兼有之。蓋得貴之與得壽，其源若有一分合兩途。少年純樸不凋，此壽基也；而嫌其精采不露，鬚齡機神流動，此貴徵也。而嫌其渾敦太鑿，此其間半予天半予人，而後天奉若之功，不知費幾許小心？然後可凝休而永命。故在得志以後，既知此身為上天託畀之身，自應像精晉神，以答天眷。若乃女愛畢席，男歡畢輸，竭身中之自有，而借資於藥餌，責効於眉睫，致宵小無知之輩，得陰操其禍人之術，以冀捷獲，雖前代之覆轍，皆然。而今則益烈矣。蓋今者雍熙之象，變為繁促，世運已從大化，復以躁急之藥，幾何不喪亡接踵乎？此道惟岐黃言之甚悉，但仕宦家不肯細心究討，即其云凡陰陽之道，陽密乃固，兩者不知，如春無秋，如冬無夏，是故因而同之，是謂聖處。此段經文，被從前註解埋沒，不知乃是明言。聖人於男女之際，其交會之法度，不過使陽氣祕密，乃得堅固不洩耳。然而陰陽貴相和，有春無秋是無陰也，有冬無夏是無陽也。所以聖人但調其偏以歸和同，為交會之法度而已。夫聖人太和元氣生機，自握我觀夫調琴弄瑟，考鐘伐鼓，雖閨闥之性情，克諧而況於也。身之血氣，禮樂淑仁，漸義摩。雖民物之殷阜，坐致而况於一人之嗣能，所以凡為廣嗣之計者，其用藥之準，但取純正以召和，無取雜霸以兆戾也。而經文又云：陰平陽祕四字，尤足互暢其義。蓋陰得其平，而無過不及，然後陽得其祕而不走洩也。此可見陽之祕密，乃神聖交會所首重。然陽之欲秘密，即不得不予其權於陰，正以陽根於陰，培陰所以培陽之基也。今人以峻烈之藥，劫盡其陰，以為培陽，益以房憤重耗，漸至髓消肉減，神昏氣奪，毛瘁色夭，尚不知

為藥所誤可勝道哉。向見一浙醫宋姓者，在京師製成大顆彈丸，遍送仕宦，託名臍帶胎髮。其實用燥過硫黃在內，服之令人陽道驟堅可喜。未幾燥病百出，吾鄉諸大老受其禍者，歷歷可指。游鹿城聞張鴻一孝廉以進紅鉛傷腦，而中濁涕汎落板壁者深，黃之色透入木中，划刷不除。詢之亦由服種子熱藥所致。後以傷風小恙竟至不起，噫嘻。腦熱已極，蒸涕為黃，出鼻之熱尚能透木，曾不省悟。至熱極生風，尚治外而不治內也。復何言哉。吾鄉劉石閣先生服熟藥而病消渴，醫者鄧橘存堅令服六味地黃湯千劑，蓋得於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之旨也。高郵袁體仁種子經驗方，皆用陰陽兩平之藥，皆得於陰平陽秘之旨也。此老於醫而審於藥者，因并表之。又方士取黑鉛之水，名神水金丹以惑人，凡瘓火之病，初得其下行之力，亦甚覺稍爽，而不知鉛性至燥，轉致刲陰為害反大。又有用蒸臍之藥，名彭祖接命之法者，夫臍為人之命根，以麝香硫黃附子等大熱散氣之藥加艾大而蒸灼，幸而不中，真氣尚無大害。若蒸動真氣，散越不收，擾亂不寧，有速斃耳。聞裏中老醫穆雲谷常誨人曰：蒸臍一法，有損無益，斷不可行。言哉言矣，亦并表之。胡國臣先生曰：艱嗣之故有五，一曰性偏刻，好發人陰私；一曰好潔遇物多不適意處；一曰慳吝，持金錢不使漏；一曰喜變童非其所用；一曰肝筋急傷。一曰多服熱藥，燐真陰而盡之。嘉言此論，曲暢經旨，以闡方士之謬，而破輕信之惑，真救世之藥石也。

### 論治傷寒藥中宜用人參之法以解世俗之惑

傷寒病有宜用人參入藥者，其辨不可不明。蓋人受外感之邪，必先發汗以驅之。其發汗時，惟元氣大旺者，外邪始乘藥勢而出。若元氣素弱之人，藥雖外行，氣從中餒，輕者半出不出，留連為困。重者隨元氣縮入，發熱無休，去生遠矣。所以虛弱之體，必用人參三五七分，入表藥中，少助元氣以為虛邪之主，使邪氣得藥一湧而去。全非補養虛邪之意也。肯聽命和解耶？故和解中之用人參，不過藉之以得其平，亦非偏補一邊之意也。而不知者，方謂傷寒無補法，邪得補彌熾，斷不敢用。豈但傷寒一證，即痘疹初發，不敢用。中風中瘻中寒中暑，及癰疽產後時，概不敢用。而虛人之遇重病，一切可生之機，悉置之不理矣。古今諸方表汗用五積散參蘇飲敗毒散和解用小柴胡湯、白虎湯、竹葉石膏湯等方。

都用人參皆藉人參之力領出在外之邪不使久留乃得速愈為快余何世俗不察耶獨不見感入體虛之人大熱呻吟數日間爛盡津液身如枯柴初非不汗之汗之熱不退後非不和之下之和之下之熱亦不退醫者技窮委身而去不思內經所言汗出不為汙衰者凡三下而不應者凡正謂病人元氣已漓而藥不應手耳夫人得感之初元氣未漓也惟壯熱不退灼乾津液元氣始漓愚哉墨哉倘起先藥中用人參三五七分領藥深入驅邪即刻熱退神清何致汗下不應耶況夫古今時勢不同膏粱藜藿異體李東垣治內傷兼外感者用補中益氣加表藥一二味熱服而散外邪有功千古姑置不論止論傷寒專科從仲景以至於今明賢方書充棟無不用人參在內何為今日醫家單單除去人參不用以阿諛求容全失一脉相傳宗旨其治體虛病感之人百無一活俟闔君對簿日知之悔無及矣乃布井不知醫者又交口勸病人不宜服參目覩男女親族死亡曾不悟旁操鄙見害之耶謹剖心瀝血相告且誓之曰今後有以發表和中藥內不宜用人參之言誤人者死入犁耕地獄蓋不當用人參而用之殺人者皆是與黃耆白朮當歸乾薑肉桂大附子等藥同行溫補之誤所致不與羌獨柴前芍枯芷芩石膏半等藥同行汗和之法所致也汗和藥中兼用人參從古至今不曾傷人性命安得視為砒鳩刃力固執不用耶最可恨者千百種藥中獨罪人參君主之藥世道人心日趨於疾事長上其醞釀皆始於此昌安敢與亂同裏而不一亟辨之乎

附人參敗毒散註驗 嘉靖己未五六七月間江南淮北等處患時行瘟熱病沿門闔壤傳染相似用本方倍人參去前胡獨活服者盡効全無過失萬曆戊子己丑年時疫盛行凡服本方發作者無不全活又云飢餓兵荒之餘飲柴胡即不用前胡用羌活即不用獨活者以體虛之人不敢用複藥表汗也飢餓兵荒之餘人已內虛久困非得人參之力以驅邪邪必不去所以服此方者無不全活今崇禎辛巳壬午時疫盛行道路相藉各處醫者發汗和中藥內惟用人參者多以活人更有發班一證最毒惟用人參入消斑藥內全活者多此人人所共見共聞者而庸愚之人泥執不破誠可哀也又有富貴人平素全賴參氣補助及遇感發尚不知而誤用譬之賊已至家閉門攻之反遭凶禍者有如此則誤用人參為溫補不得借之為口實也 胡南臣先生曰將傷寒所以用人參之理反覆辨論即婦人孺子聞之無不醒豁此立言之善法也

論吳聖符單腹脹治法

聖符病單腹脹。腹大如箕。緊硬如石。胃中時生酸水。吞吐皆然。經年罔効。蓋由醫輩用孟浪成法。不察病之所起。與病成而變之理。增其勢耳。昨見雲間老醫煎方庵。雜全無取義。惟腎氣丸一方。猶是前人已試之法。但此病用之。壁道燕而南其指也。夫腎氣丸為腫脹之聖藥者。以能收攝腎氣。使水不泛溢耳。今小水一晝夜六七行。溝渠順導。水無泛溢之虞也。且謂益火之源。以消陰翳耳。今酸味皆從火化。尚可更益其火乎。又有指腹脹為食積。用局方峻攻尤屬可駭。僕不得不疏明其旨。夫聖符之疾。起於脾氣不宣。鬱而成火。使當時用火鬱發之之法。升陽散火。病已豁然解矣。惟其愈鬱愈漸至脹滿。則身中之氣。一如天地不交。而成否塞。病成而變矣。證似無火。全以火為之根。不究其根。但治其脹。如檳榔厚朴茱服子之類。皆能耗氣助火。於是病轉入胃。日漸一日。煎熬津液。變成酸汁。胃口有如醋甕。胃中之熱。有如廻蘖。蒸穀飲食一入。頃刻釀成酢味矣。有時新穀方嚥。舊穀即為迸出。若互換者。緣新穀芳甘未變。胃愛而受之。其酸腐之餘。自不能留也。夫人身天真之氣。全在胃口。今暗從火化。津液升騰。屑越己非細故。況上曰稼穡作甘者也。木曰曲直。作酸者也。甘反作酸。木來侮土。至春月木旺時。必為難治。及今可治。又治其脹。不治其酸。曾不思酸水入腹。脹必愈。增不塞源。而遏流其勢。有止極耶。試言其概。治火無過虛補實瀉兩法。內鬱雖宜從補。然甘溫除熱瀉大之法。施於作酸日。其酸轉增。用必無功。故驅其酸而反其甘。惟有用剛藥一法。剛藥者。氣味俱雄之藥。能變胃而不受胃變者也。參伍以協其平。但可用剛中之柔。如六味丸加桂附。柔中之剛也。於六味作酸藥中。入二味止酸藥。當乎不當乎。剛中之柔。如連理湯是也。剛非過剛。更有柔以濟其剛。可收去酸之績矣。酸去而後治脹。破竹之势已成。迎刃可解。鉢疾頓蠲。脾君復辟。保合太和。常有天命矣。謂用藥者。先後銖兩間。可無審乎。善後多年。間用黃柏知母之屬。始得全效。更奇。剛柔諸藥。為丸服之。胸中如天地交而成泰。爽不可言。脹病遂不勞餘力而愈。

論善後之法

門人請曰。吾師治病。每議先於藥。究竟桴鼓相應。纖毫不爽。今果酸止脹消。膚收腹小。奏全績矣。不識意外。尚有何患。懇將善後之法。究極言之。余答曰。奇乎哉。問也。內經病機。劉河間闡發頗該。至於微茫要渺。不能言下盡傳。吾為子益廣其義。夫病有逆傳順傳。種種不同。所謂病成之機。則然。至於病去之機。從來無人道及。前論聖符之病。乃自脾入傳。

於胃。今酸去脹消亦自胃復退於脾。故善後之法以理脾為急而胃則次之。其機可得言也。設胃氣和必不能驅疾。惟胃和方酸減穀增漸復平。人容蓄之常。然胃善容蓄。脾未喜健運。倦怠多睡。惟樂按摩者有之。受食一盞。身若加重。受食三盞。身若加重一鈞者有之。步履雖如常候。然登高涉險則覺上重下輕。舉足無力者有之。脾陽弗旺。食後喜渴。沸湯借資於有形之熱者有之。其病之餘。夏熱為癰。秋涼為瘡。燥勝脾約。濕勝脾泄者有之。故理脾則百病不生。不理脾則諸疾續起。久之乃入於胃也。至若將息失宜。飲食房勞所犯。脾先受之。猶未害也。設忿怒之火一動。則挾木邪直侵胃土。原病陡發不可言也。設以一朝之忿亡身及親為惑。垂戒深矣。又其始焉酸脹。胃中必另創一膜囊。如贊尻者。乃肝火沖入透開胃膜。故所聚之水暗從木化變酸。久久漸滿。膜囊垂大。其腹之脹以此為根。觀其新穀入口。酸物逆出。而芳穀不出。及每飮食糖。如汲筒入喉。酸水隨即湧出。皆可徵也。若非另一窠臼。則其嘔時宜新腐俱出。如膈氣之類。何得分別甚清耶。昨遊玉峯。渠家請授他醫調攝之旨。及語以另闢膜囊。其醫不覺大笑曰。若是。則先生真見隔垣矣。吁嗟。下士間道固若此乎。訂方用六君子湯煎調赤石脂末。其醫不解。豈知吾意中因其膜囊既空。而以是填之。俾不為異日患乎。吾昔治廣陵一血蠱。服藥百日後。大腹全消。左脇始露病根。一長條如小枕然。以法治之。嘔出黑汚斗許。餘從大便泄去始消。每患蠭脹。不論氣血水痰。總必自闢一字。如寇賊蟠據必依山傍險。方可久聚。內經論五臟之積。皆有宅所。獨於六腑之聚。久為患。如鼓脹等類者。遂謂漫無根柢區界乎。是亦可補病機之未逮。

附窠囊證據 許叔微本事方曰。微患飲澼三十年。始因少年夜坐寫文。左向伏几。是飲食多墮左邊也。中夜必飲酒數杯。又向左卧。壯時不覺。三五年後。覺酒止從左下有聲。腸痛食減。嘈雜飲酒半盞即止。十數日必嘔酸水數升。暑日止右邊有汗。左邊絕無遍訪名醫。及海上方。間或中病。止得月餘。復作其溫。如天雄附子砲石。利如牽牛。大戟甘遂備嘗之矣。自揣必有游穴。如水之有科臼。不盈科不行。但清者自行。而濁者停止無路。以決之。故積至五七日必嘔而去。脾土惡濕。而水則流濕。莫若燥脾以去濕。崇土以填科臼。乃製養食丸。服三月而疾除。由此觀之。疾飲小患尚有科臼。豈脹滿大病反無科臼乎。但許公酸水積至數升。必盡嘔去。故不下滲於腹。若聖符則積之經年。腹中已容數斗。喉間連殼上湧者。不過數口而已。向非吾先治。胃中酸水腹內再可加一年之積乎。然腹中之事。言之反涉於誕。其以為功也。宜矣。昔賢自病三十年。始悟今之醫輩視人猶己者。有幾。況己病亦不知所由乎。其更數手

而不能為善後計者。總之未透此一關耳。

胡白臣先生曰：

認病機處。溯流窮源。若河漢莫可紀極。然寔鑿鑿有據。

不涉影響。覺十年讀書。三次折肱者。未必具此手眼。

### 詳論趙三公令室傷寒危症始末并傳誨門人

趙景翁太史聞昌來虞譚醫求則先之以駟馬。昌心儀其賢。欲敬事而效樂籠之用久矣。孟冬趙三公之令室患傷寒醫藥無功。漸至危篤。先日進白虎湯。其熱稍緩。次日進人參白虎湯。其勢轉重。皇皇求醫。因而召診。昌聞其咳聲窘迫。診其脈數無力。壯熱不退。肌膚枯澀。沉困不食。語景翁先生曰。此病大難為。惟不肖尚可悉心圖成。以報知己疏方用仲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四味。先生頗疑麻黃僭汗。因問錢宗伯公。即服西河柳犀角而疾瘳。今可用乎。昌曰。論太陽陽明兩經合病。其症頗似。但彼病秋熱。此病冬寒。安得比而同治。况病中委曲多端。西河柳犀角原非正法。惟仲景麻黃甘石一湯。父為此病天造地設。有一無二之良法。先生題之其房中女伴。以不省其話。兼未悉昌之生平。爭用本地經驗名家廻至服河柳而表終不解。服犀角而裏終不解。且熱邪引之。直攻心臟。其顛悖無倫。較胃實讞語更增十倍。醫者始辭心偏。不可救藥。吁嗟人心位正中央。皇建有極。而何以忽偏耶。傷寒膀胱蓄血。有如狂一證。其最劇者。聞一發狂旋復自定。即心臟最虛。元神飛越者。間有驚狂卧起不安一證。未聞有心偏之說也。而病者何以得此乎。未幾陽反獨留形如烟薰。髮直頭搖。竟成心絕之候。此段疑案。直若千古不決。就有如麻杏甘石為持危扶顛之大藥也哉。而門人請曰。麻杏甘石湯。不過一發表藥耳。何以見其能起危困。萬一用之罔效。又何以起後學之信從耶。余曰。此淵源一脉。仲景創法於前。吾闢揚於後。如錐入木。如範鎔金。所以稱為天造地設。有一無二之法。用則必效。確無疑也。蓋傷寒一證。雖云傳足不傳手。其實足經而兼手經者恒多。醫者每遇足經六傳之病。尚爾分證模糊。至遇兼手十二經之證。鮮不五色無主矣。足經譬西北也。手經譬東南也。道里之近遠不同。勢自不能以飛渡。然乘辟召邪。阻險割據。豈曰無之。今病家為足太陽膀胱。足陽明胃兩經合病。既已難伍。更加兩經之邪。襲入手太陰肺經。所以其重莫克。手太陰肺者。主統一身之氣者也。氣通則汗出。氣閉則汗壅。從前發汗而不得汗。馴至肌膚枯澀。豈非肺主皮毛。肺氣壅閉。津液不通。漫無潤澤耶。任用柴胡葛根。河柳辛涼解肌。如以水投石。有拒無納。職是故耳。病者為通邑闕府。王澄川先生之女孝敬鳳。成皎然與女曜爭光。澄川先生嘗患酒毒。查鼻諸女稟之。咸苦肺氣不清。鼻間窒塞。所以之易湊入。纔病外

感便當蚤為足經傳手之慮。通其肺氣之壅，俾得汗出邪去，始稱明哲。此病為足太陽膀胱足陽明太陽之邪，由背而貫胸，足陽明之邪由胸而徹背。肺為華蓋，覆於胸背之上。如錢季廉素無肺患者，於時尚且咳嗽緊逼，豈常肺氣不清之體可堪？兩經之邪交射乎？其用白虎湯為取，令清肅之藥，肺金所喜，故病在可持。繼加人參五分，即轉沉重，豈非肺熱反傷之左券乎？至於犀角乃手少陰心經之藥，夏月心火大甚，間有可用。冬月水盛大寒，斷非所宜。又況手少陰心經與手太陰肺經膜屬相聯，以手經而傳手經，其事最便，所以纔一用之，隨領注肺之邪。直攻心臟，正如足太陽誤用葛根，即領其邪，傳入陽明之例耳。不然者，傷寒之邪遇經不解，蘊崇日久，不過襲入厥陰心胞絡已耳，豈有直攻心臟之理哉？吾用麻黃伐肺邪，杏仁下肺氣，石膏清肺熱，甘草緩肺急，蓋深識仲景製方之妙。顧主足太陽者，復可治於手經太陰用之一舉而解手足兩經之危游刃太虛，恢恢有餘，寧致手復傳手，而蹈兜禍乎？乃知肺臟連心，正如三輔接壤，王畿誤用屏角，領邪攻心，無異獻門迎賊。天之所棄，聖君賢友，抑何慘耶！余非乏才無具者，而袖手旁觀，不禁言之，親切有如子規之啼血而已矣。